# 没落英雄

第一章塞外寻宝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边关城外的『豪侠饮‘酒肆年复一年的接待过往的行人，老板阮胖子是这地界上消息最灵通的人物，几经风浪，

八面玲珑。此刻他正坐在柜台里，遥望着远处的尘烟，又有客人来了。很快，一匹棕色骏马急弛而来，马上一名汉

子，身穿皮革外衣，风尘仆仆，显是经了很远的路程。坐骑来到近前勒住缰绳，汉子下马抖抖身上的尘土，迈步走

进酒肆。

小二急忙迎上前去，这汉子挑了靠墙一张空桌坐下，点了酒菜，又吩咐备了马料。阮胖子一眼就判断出这是个

从中原而来的江湖人物，这里每天都有二三十个这样的人物往来，他并没在意。

这汉子叫楚雄，在中原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武师。偶然机会在深山中遇到一位练功走火的无名老人，老人请求相

助，并许诺有宝物相赠。楚雄贪念一起，竟下手将老人杀害。收寻中，在老人身上意外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武林至宝

——蚕丝软甲和一张神秘的藏宝图。楚雄惊喜过望，准备一番，即刻到塞外寻找宝藏。

楚雄正自饮酒，店外铃声作响，两个商人模样的人已走进酒肆，楚雄看到店外两匹骆驼载满了货物。

一个商人巡视一下店内状况，面带笑容道：「店家！准备些吃喝，我们带在路上吃。」

小二忙上前：「客官不在这打尖吗？」

商人道：「我们急着赶路呢！」小二急忙张罗准备。楚雄眼见商人手上戴了一块罕见的祖母绿，不觉砰然心动，

低头寻思。

少顷，小二已准备停当。两个商人付了赏钱，蹬上驼背向南而去。楚雄招呼结帐，走出店外跨上座骑。正欲前

行，远处又一骑飞驰而来，转眼到了近处，楚雄不禁一呆。马上是一位姑娘，虽然头戴遮帽，面罩纱巾，但俊秀婀

娜的身材，美丽有神的双眸，浑身上下充满了迷人的风姿。姑娘看了楚雄一眼，下马大步走进酒肆。楚雄定了定神，

朝两个商人去的方向跟了下去。

楚雄急追一阵，已看到两个商人的背影，眼见四野无人，不由加快速度，高声喝道：「站住！」两个商人闻声

回望，楚雄已追至跟前。

商人愕然问道：「兄台有事吗？」楚雄更不答话，腾身向商人扑去，掌锋劈向商人后颈。商人大惊，待楚雄扑

近，微一扭身靠向楚雄，肘间已如重锤般击在楚雄的胸口。楚雄浑身剧震，身子被击的横飞出去，重重摔落在地上，

没了声息。

商人不料一击得手，后面变招无法施展下去，楞在那里。

另一商人笑道：「是个见财起意的小毛贼！倒是虚惊一场。」

那商人气道：「还以为是点子到了！谁知竟如此不济。」正说话间，又有一骑奔驰而来。两人凝神观望，来人

是个三十左右的浓眉大汉，驰到近处勒住缰绳微「咦」一声，「两位光天化日竟然行凶吗？」

一个商人笑道：「兄台误会！是此人意欲行劫，不想一个失手竟自己误伤而死 .」

汉子大笑道：「『风云双邪‘竟然被人行劫，倒是趣事。」

两个商人面色一变，「尊驾何人？」

大汉笑而不答，「双邪乔装出塞，敢是有什么秘密吗？」

双邪之一『风邪‘聂风冷笑道：「到地府问吧！」身形一晃，直扑大汉。大汉轻叱一声，出手相迎，「嘭」的

对了一掌，聂风被迫后退，『云邪’吴青云纵身接上，电光火石间与大汉斗了五招。

大汉长笑一声：「我还有事要办，改日再叙！」说罢一拳击出，吴青云只感劲气逼来，闪身躲过，仍被拳风带

得转了个圈子方稳住身形，大汉哈哈大笑纵骑而去 .

双邪暗道「厉害！」心知斗将下去很难讨到便宜，心中侥幸不已。忽见远处尘烟大起，数骑急驰而来，双邪暗

自戒备。

来骑将近，领头一人高声道：「是聂兄、吴兄吗？」

两人长舒口气，回应道：「正是！是李兄吗？」十余骑来到跟前停住，双邪与马上众人打过招呼。

被称李兄那人笑道：「聂兄、吴兄一路辛苦了！」

双邪道：「幸不辱使命！没有出现什么岔子。」

姓李的道：「都统放心不下，命我等前来接应，并火速前往会合。」

双邪急道：「事不迟疑，我们马上走吧！」一行人匆匆向南奔驰而去。

一切恢复平静，只有风吹黄砂，卷起阵阵尘土四处飞扬。楚雄的尸身动了动，渐渐的坐起身来。是蚕丝软甲救

了他一命，却也惊的魂飞魄散。『风云双邪‘是凶名远播的黑道高手，威镇江湖十余年，自己竟然打劫到他们身上，

留的命在，当真万幸。塞外高手云集，看来又要再起风云，自己志在寻宝，还是少惹事端为妙。当下起身跨上座骑，

走小路慢慢驰去。

天色晚时，楚雄来到山下一处民居心想借宿一晚，敲门片刻后一个村姑开门迎出，楚雄道明来意，村姑客气的

将他让进屋舍。刚进屋内，楚雄闻到淡淡的血腥之气不禁眉头一皱心下猜疑。

村姑笑道：「刚刚屠了一头羊，还未清理干净，望客人不要见怪，怠慢之处请多海涵。」

楚雄心下释疑，询问道：「大姐家人呢？」

村姑道：「家夫到朋友家吃酒要晚些时回来。」说罢忙着准备食物。

楚雄望着村姑的身影，发现除了姿色平常外竟是身材玲珑有致肌肤娇嫩雪白，只从背影看去还道是个绝色美女，

不禁心中瘙痒，乘村姑呈茶之机一把抓住她的手腕。

村姑轻轻一拂摆脱他的手掌娇笑道：「客人不规矩呢。」这一笑竟显得妩媚已极看的楚雄一呆，忍不住起身上

前一把将她抱在怀里。

忽听屋外有人扣门，村姑推开楚雄整理一下迎出屋去。不一会让进三位客人，楚雄一见暗吃一惊，他认得前面

四旬左右的灰衫人是河北一带有名的白道高手『摘星揽月‘刘云风，后面跟着同是河北武林代表人物的『旋斧’钟

彪、『六合刀‘乔勇。

村姑招呼三人坐下向愣在那里的楚雄道：「还不快去后院将羊收拾了招待客人 .」

三人向楚雄拱手道：「打扰！」楚雄茫然见了礼数便走向后院。

不一会村姑也来到后院开始张罗饭菜，楚雄凝神细听前屋动静，隐约听到「盟主……黑风……」字样，其他便

听不清楚，回身看到忙碌的村姑美臀晃动风情无限，不由色心又起从后抱住娇躯。

村姑笑道：「你又要做甚？」

楚雄道：「我是你丈夫，当然要做些好事。」左手握上乳峰一阵揉搓，右手直探下去摸向神秘所在。

村姑闭紧双腿轻笑着并无拒意，楚雄更加胆大妄为手指在私处不断研磨，大嘴压在雪白的后颈上亲吻，隆起的

下身紧贴在村姑丰润的臀部不住挺动，村姑被他调弄的云鬓散乱，双手扶在案上随着他的动作一耸一耸的，口中发

出娇媚的喘息声。

楚雄被刺激的越发冲动，不由掏出涨大的男根就要褪村姑的裤裙，村姑回手握住他的物件道：「休要胡闹！前

面还有客人。」手在棒上用力套弄几下爽的楚雄差点当场发射，村姑娇笑着端起准备好的食物走向前屋。

楚雄怔在那里好一阵梦离神游，忽听屋内一声呵斥：「好贱人！竟敢下毒害人 .」接着便是「乒、乓」一阵乱

响，显是激烈交手。楚雄急忙奔进前屋，却见屋内一片凌乱已不见人影。

他又紧跟出门外，只见月光下四条人影缠斗到一处。那村姑一对玉掌，在一把砍斧、一柄阔刀和刘云风的双掌

之间纵横来去，斩截擒拿、指点掌劈，虽是以一敌三，却大占上风。蓦地里右手倏出，使个巧妙一钩，抓住了钟彪

的砍斧，顺手一拉，往乔勇的阔刀上碰了过去。这一下借力打力，但听得当的一下巨响，只震得各人耳中嗡嗡作响。

钟彪和乔勇力气均大，再加上村姑的力道，两人只震得虎口血流。刘云风一惊之下，扑上相救。村姑伸足一钩，反

掌在他背心拍落，又是借力打力，便以他自己向前一扑的劲道，将他摔了一交。

紧跟她一个左拗步，抢到了西首，右掌自左向右平平横扫，拍的一声，打在乔勇的太阳穴上，登时乔勇闷哼一

声倒地，跟着左手自右上角斜挥左下角，击中了钟彪的腰肋，夺过他手中砍斧顺手送入刚起身的刘云风小腹。这几

招精妙快捷，一气呵成，出手狠辣，刹那间将三个高手全部了结。楚雄一旁看的目瞪口呆，眼看村姑笑盈盈的向自

己走来，却双腿麻木，动弹不得。那村姑走至近前莺声道：「多谢你了！」忽的一掌印在他胸口，楚雄仰面栽倒。

村姑站在空地轻撩发丝，夜风吹动衫裙，似乎连她娇柔的身子也吹得摇摇晃晃，哪里想到刚才连毙武林高手，

眉头不皱的狠辣手段。忽听身后一女子声音道：「好毒的妖女！残害无辜，屠杀正义豪杰，今日容你不得。」村姑

慢慢转回身，面容冷竣，见一清秀俊美的姑娘长剑遥指，正冷冷的看着她，却是楚雄在『豪侠饮‘店外遇到的那位

姑娘。村姑不识，看着姑娘娇嫩艳丽的面庞，眼中露出妒意。

她双眼凝视对方手中长剑的剑尖，一瞬也不瞬，突然之间，右足一挑，伸手握住乔勇的阔刀，往剑身上疾砍。

姑娘长剑抖动，往她肩头刺去。村姑挥刀横扫。姑娘身随剑走，如电光般游到了对手身后，脚步未定，剑招先到。

村姑却不回身，倒转刀背，反手往她剑刃上砸去。两人三四招一过，心下均已暗赞对方了得。姑娘轻喝一声，剑光

疾闪向村姑胸口点来。村姑阔刀一封。姑娘手腕微颤，剑锋已碰上刀刃。但听得「嗤」的一声轻响，村姑手中的阔

刀已少了好大的一个缺口。

村姑吃了一惊，跃身闪开，望着姑娘手中颤动不已的长剑，讶声道：「秋雨剑！你是『天山秀女‘翟影？」

忽听一人朗声道：「正是誉满江湖的翟女侠！尚美珍！枉你一身技艺，几次三番为非作恶，就不怕因果报应吗？」

翟影面露喜色道：「苗大哥！」村姑举目望去，见一浓眉大眼，体魄健硕的汉子快步走来，正是道上戏弄『风

云双邪‘之人。

那汉子道：「翟姑娘！又见面了。」

村姑美目流盼娇笑道：「江湖上提起『铁汉‘苗伟，都要竖指赞声真汉子、伟男儿。今日一见果然气宇不凡，

不知苗大侠要如何发落奴家？」

苗伟正色道：「少不得领教你『辣手销魂‘的绝学。」

翟影道：「原来是大名鼎鼎的『辣手销魂‘尚美珍，怪不得手段如此毒辣。苗大哥！让我来打发这妖女。」

尚美珍笑道：「翟女侠急于在情郎面前表现吗？我可不愿在两大高手夹攻下束手就擒，恕不奉陪改期再会！」

说罢身形急掠向远处遁去。翟影气得玉面绯红，怒叱一声急追而去。

苗伟道：「翟妹莫追！」

远处传来尚美珍的笑声：「苗大侠！他日定要会你一会，要你领略我『销魂‘的厉害。哈哈……」两条人影迅

疾无比，转瞬不见。

苗伟无奈，转身清理刘云风等人尸骨。在舍院隐蔽处又发现了一对平民夫妇和几位白道人物的尸身，不由悲愤

唏嘘一番，一起葬了。然后朝两人去的方向追去，他却不知实际已经少了一具尸身。

楚雄仗着宝甲又逃过一劫，乘三人不注意偷偷溜走，落荒而逃，心中惊骇已极 .他知这些人都是名震武林的举

世高手，如今都聚到塞外，显是必有大事发生，还是远避为妙。一路狂奔，直至精疲力竭，趴在地上不住喘息。

休息片刻正待起身，忽听有女子说话的声音，重又伏下身子举目望去，见又有两个女子走来。走到近处看的清

楚，一个十八九岁年纪，容貌艳丽动人明眸皓齿，是个极俊俏的姑娘；另一个是十四五岁眉清目秀纯真美丽的小姑

娘，两人边走边说笑。

那小女孩道：「姐姐走的这样急不知是怕耽误了爹爹的任务还是想早点见到苗叔叔？」

姑娘嗔道：「机灵鬼，胡说什么！一口一个苗叔叔，苗大哥才没那么老。」

女孩道：「可他和爹爹是结拜兄弟，我们理当这样称呼呀？」

姑娘气道：「我才不要这样叫他。」

女孩笑道：「我知道姐姐的心意，姐姐喜欢苗叔叔呢！」

姑娘娇羞道：「还贫嘴！」忽然止步，女孩奇怪道：「姐姐怎么啦？」

姑娘脸一红道：「姐姐方便一下，你把守好了！」说罢转身走进灌木丛中。

楚雄见那姑娘向自己藏身之处走来急忙低头趴伏妥当，耳听一阵细索之声忍不住抬头看去不由浑身一热睁大了

眼睛。眼前雪白一片，圆润的丰臀惹人遐想，优美的股沟和隐现的丛林秘处让每个男儿都要热血沸腾，楚雄亦是欲

念丛生呼吸急促。

姑娘感觉有异回头一看不由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楚雄正待反应眼前人影晃动，那小姑娘已经来至眼前飞脚直

奔面门，楚雄闪身躲避双手还击，小姑娘步法灵活连续出腿，不出三招楚雄后颈着了一脚登时失去知觉。

小姑娘正待再施辣手，被姐姐喝止道：「不可滥杀无辜！」，「这淫贼他……」

姑娘脸色一红道：「他原就在这里，是我们没有注意到。」「那把他如何处理？」小姑娘问道。

「待他醒来自行离去就是，我们还是赶路要紧。」姐妹俩匆匆向前行去。

这对姊妹姐姐叫霍新月，妹妹叫霍新彤，是义军首领侠义盟盟主『定天银枪‘霍纵横的一双宝贝女儿，这次带

了重要口信给塞外分支义军。姐妹俩兼程潜行，又赶了两天路程，开始进入多山地带。这日正在赶路，忽听前方一

声尖啸，一人高声道：「行侠快意驱鞑虏！」霍新月应道：「仗义纵横斩楼兰！」

前面行出一人躬身施礼，领着姐妹俩继续前行。一路上又过了几道哨卡，丛林密处人影绰绰，也不知有多少人。

行了两里多路，地势豁然开朗，空旷处搭了十几座帐篷。那人来到最大的一座帐篷外，进里通报，姐妹二人随即进

入帐内。见里面共有七人正在说话，霍新月俱都认识。当中的黑面短须的中年人是塞外义军分支的首领『铁臂天王

‘史天柱，在他左首坐着同是义军首领的『神巧手’邓建公和『草莽怪杰‘张风；右首坐着一对年轻夫妇，男的英

俊神朗，女的美艳娇媚，却是龙凤会的会主『九臂神龙’周文立和他的妻子『雪剑丹凤‘裘华；挨着他夫妻坐着的

是『天山秀女’翟影、『铁汉‘苗伟。

霍新月姐妹上前施礼道：「各位长辈在上，侄女霍新月、霍新彤给各位长辈施礼了。」

张风腾的站起身来道：「哎呦！好侄女，想煞伯伯了，快让我好好看看。」

邓建公一旁笑道：「为老不尊，坏水满腹，想是又要算计霍侄女些什么，莫要理他。」众人一阵哄笑，见了礼

数，姐妹俩落座。寒暄几句后，史天柱问道：「霍盟主何时到达？」

霍新月答道：「爹爹前往黄山灵香阁去请丘姐姐，然后即刻前来会合。」

苗伟道：「可是闻名遐迩的『素手智星‘丘海棠？」霍新月道：「正是。」

史天柱道：「久闻此女秀外慧中，智慧过人，武功相貌，样样俱佳。」

一旁裘华道：「史大哥说的一点不差，如能得丘妹子出山相助，以后义军宏图壮志大有可为。」

霍新月道：「爹爹让我转告各位叔叔伯伯，说在他未到之前，千万不可采取行动。」史天柱正要细问，帐门一

开又走进一人。

张风笑道：「这下可好，『飞英三侠‘都到齐了。」接着给霍新月姐妹引见。那男子容貌英俊，长身玉立，原

来是大名鼎鼎的剑客『破天神剑’赵安良。苗伟、翟影、赵安良是侠义道年轻辈中最杰出的三个人物，被江湖合称

为『飞英三侠‘，近年来在武林中好大的名头。

赵安良与众人一阵寒暄过后，开口道：「小弟探得重要消息，卓布单的行驾后日便可到达黑风山谷。」众人一

惊，心道这么快就来了。

翟影道：「不是说还有七、八天才到吗？」

赵安良道：「想是老贼得到什么风声，行程改变了。」

苗伟道：「这几日不少武林同道遭对方高手截杀，料想鞑子已有所警觉。」

邓建公道：「这便如何是好？霍盟主还没到，我们要不要行动？」赵安良一楞，待邓建公将霍新月姐妹捎带口

信说完，急声道：「机不可失，万万不可犹豫，此事须果断抉择。」

周文立道：「卓布单官居右相，权倾朝野，凶狠残暴，盘剥百姓，实为十恶不赦的大奸贼！此次奉命出塞安抚

蒙古各部落，正是锄奸最佳机会，况且他带的波什勒经蕴藏着元朝宝藏的秘密，非同小可，此事当详细斟酌才好。」

史天柱沉吟半晌道：「霍盟主不了解此处情况，我们当随情势变化做好应变准备，大家商议商议。」众人经过

一番研究，最后决定由赵安良继续探查元军行踪，霍新月接迎父亲，告之这里的情况，其他人率领义军按计划在黑

风山谷设伏，霍新彤闹着和苗伟、翟影在一起就留在此处。

商议完毕，霍新月和赵安良即刻动身，两人同道而行。一路上，赵安良对霍新月体贴爱护，大献殷勤。行了一

日，当晚两人便在野外住宿。用食完毕，赵安良兴致大起，说起江湖见闻滔滔不绝，霍新月也听得津津有味。

突然，赵安良顿声叹道：「月妹！你我明日就该分手了，为兄有句话闷在心里想同你说。」

霍新月道：「赵大哥请讲。」赵安良脉脉注视着她，目光柔情似水，道：「我对月妹一见倾心，情难自禁，实

在憋闷不住，冒昧道出一吐为快，以解心中相思情结，不知月妹对我是否有好感。」

霍新月听了满面绯红，低声道：「赵大哥！其实我喜欢的是……」赵安良轻轻掩住她的红唇，一股淡淡的麋香

飘进霍新月的鼻息。

赵安良柔声道：「月妹！不要急着答复我，让我们再多相处些时日，好好了解一下好吗？」霍新月不忍心拒他

的心意微微点头。

赵安良抬头看着月色道：「好美的月光！塞外的夜色竟是如此之美，就象月妹一样清新脱俗、纯洁美丽。」霍

新月听他称赞，心中亦是欢喜。两人又闲聊片刻，霍新月感到浑身有些发热，体内一股无名之火冉冉升起，心神开

始变得恍惚，玉面娇红一片，不知不觉中已被赵安良轻轻拥住。闻到他身上男子的气息，耳边听着绵绵的情话，霍

新月不禁意乱情迷，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靠在赵安良的怀里。

当赵安良的嘴唇印在她的樱桃小口上时，体内那股强烈的热浪终于爆发，理智的防线彻底崩溃，她娇喘吁吁的

回应着，完全迷失了自己。赵安良抱起她的娇躯平放在铺好的草地上，双手上下忙碌，然后开始清除障碍。片刻间，

霍新月的衣裳全部离体而去。

赵安良盯着少女赤裸的身躯吞了口口水，那娇嫩吹弹欲破的肌肤洁白如玉，胸前一对圆润的乳房显得那样玲珑

可爱。随着霍新月急促的呼吸，雪玉般晶莹的胸脯急速起伏着，淡淡的乳晕也变成了娇艳的桃红色。平坦如垠的小

腹微微颤动，两条健美修长的玉腿充分展示出她身材的婀娜多姿。紧闭的双腿保护着少女最珍贵的方寸之地，只有

整齐浓密的芳草覆盖在隆起的小丘上。

赵安良想象着在这少女禁区内进入、侵袭、占领、撕裂、冲击的感觉是如何的香艳刺激，禁不住冲动朝霍新月

扑了过去。双手揉捏娇挺的双乳，粗野地狂吻少女的朱唇、粉颈，鼻间呼吸着令人心仪的处子体香……「啊……」

霍新月低声嘤咛呻吟，身体因挑逗而泛粉红，一股股难耐的燥热不断由体内升起，令她春潮翻滚无力承受，两人嘴

唇紧密相贴，赵安良灵活的舌尖不断在她口内吸吮拨弄，品尝一道道甜浆玉液。

逐渐下移，双手各执一乳左右品尝，头部埋进深谷呼吸着诱人的乳香，偶尔双唇夹住乳头不断研磨，「哦……」

引来少女的阵阵吟啼。魔手下探摸进双腿间的禁地，霍新月忍不住惊喘出声更增添了香艳气氛。赵安良无视她的抗

拒，手指微微用力向少女体内挺进，伸腿挤进她因抵抗而并拢的腿间，使霍新月的私处在他身下一览无余。

手指熟练律动，在花蕊间不停揉捏，「啊……」少女长吟一声颤抖的更加厉害，整个身子就象在狂风暴雨中被

任意肆虐的玫瑰。赵安良舌尖一路向下，在小巧的肚脐留连片刻，便直滑小腹下的禁地，拨弄着花瓣，用牙齿在花

瓣上轻轻摩擦，诱引少女释放体内的热情和欲火。

「啊……啊……」霍新月连续娇喘呻吟着，紧咬下唇，克制自己不让矜持臣服于欲望之下。

赵安良埋首少女双腿间，嗅着芬芳的气息，手指在细缝上轻轻揉弄，感受喷发穴口的温热湿润，伸手拨开粉红

的洞口，看见繁复重叠的幽远香径。

「哦……」霍新月的声音似吟似泣，双手用力按住赵安良的头部，下身不住的扭动。

赵安良心中欲焰炽涨，下身跃跃欲试，不由起身就要褪去衣衫，忽听远处传来两声尖啸一长一短，不禁眉头一

皱心中懊恼，看着眼前迷人的尤物，喃喃道：「真是可惜……可惜之极……」犹豫片刻，又扑到扭动的娇躯上好一

阵爱抚、揉捏把玩，才恋恋不舍的起身离去……霍新月清醒之时，只道一时迷乱，已经失身于赵安良，不禁悔恨不

已，痛哭良久才起身穿戴妥当，迎寻父亲去了。

义军按计划先一日在黑风山谷内分两路埋伏。苗伟没有随身兵刃，临时找了一杆便于战场撕杀的长戟，和翟影、

张风、邓建公等人带领六百名义军在谷内设伏。二日上午，大家精神饱满等候官军队伍到来，翟影紧贴在苗伟身后，

众人望着谷口静声以待。

翟影低声对苗伟道：「苗大哥！老贼身旁一定有很多高手护卫，你我联手应敌胜算大些，乱军之中切勿分散，

相互照应为好。」

苗伟点头道：「只一个『雄霸天下‘宇文君就恐难力敌，何况还不知有哪些厉害角色，到时下手要果决不可恋

战。我在头里开路，你在后面护卫。」翟影称是。忽听张风低呼道：「来了！」两人举目望去。

远处尘烟滚滚，显见大队人马行驶而来。渐渐行近，见官军约有一千余人，满载辎重三十多辆，中间一辆红色

蓬车显见就是卓布单的座驾。耳闻队伍隆隆行进之声，很快已全部进入黑风山谷。苗伟等人凝神静气，只等信炮一

响，上阵冲杀。猛然间，山头一声尖啸，空中绽开绚丽的火花，苗伟精神一振，长啸一声率先冲出，天山秀女翟影

紧随其侧，张风、邓建公等人带领六百多名义军呐喊着杀向官兵，刹时打破山谷的宁静，人喊马嘶一片杀伐之声。

官军触变不乱，迅速摆好阵势，开弓射箭，显得井然有序。苗伟身先士卒，展开手中铁戟舞个风雨不透，义军

也用准备好的羊皮软盾挡住箭雨。苗伟、翟影两人展开身法几个起落已接近官兵，弓箭手一阵惊呼，后面长矛队挺

前迎上两人。苗伟、翟影已闪电般冲入敌群，并肩作战展开撕杀。官军阵脚一乱，被义军突破缺口展开短兵相接。

这时史天柱和周文立夫妇也率八百名义军队伍杀到加入战团，两方人马展开近身混战，喊杀之声充斥山谷震耳

欲聋。苗伟、翟影戟剑合壁所到之处，势不可挡无不披靡。远见一军官指挥喝喊，苗伟顺手夺过一杆长矛奋力一掷

去势如虹，那军官被贯穿胸膛栽落马下，官兵一阵慌乱，见他勇猛不敢阻挡。

苗伟、翟影竭力杀向中间的红色篷车，远远见到周文立夫妇也已杀到附近。苗伟心中暗自奇怪，为何卓布单贴

身护卫高手一个未见，也不见全军统领宇文君的身影。当下不及细想虎吼一声，铁戟过处连挑数名官兵，纵身一跃

飘上车身，四周官兵尽皆惊呼围杀上来，翟影、周文立夫妇全力撕杀，挡住官兵。

苗伟铁戟一抖挑翻车盖，却见空空如野，那有半条人影，心中一动暗叫不好，高声喝道：「有诈，大家小心！。」

突听山谷两侧号角声声，举目眺望隐见谷口两端黑压压的官军队伍冲杀而来……楚雄醒了以后，回忆发生的事情，

瞠舌不已。不敢停留，按图指示，奔北寻找宝藏，一路潜行，再也不敢生惹是非。行了几日，这天正在赶路，忽然

隐隐听到远处传来喊杀之声。细听之下，好似千军万马搏战撕杀，人喊马嘶，隆隆回音，不由心下骇然。不敢再向

前行，绕山而过，一路疾奔反向而逃。至晚间找一山洞匿身，浑身倦乏，不一刻便沉沉睡去。迷蒙中忽听洞外传来

隐隐几声兵刃相交和呼叱之声，猛然惊醒，摸到洞口向外观瞧。

月光下寒芒闪烁劲气激荡，三条人影身法快捷斗的正酣，细看之下认得其中两人正是『铁汉‘苗伟和『天山秀

女’翟影。只见两人衣裳破裂浑身浴血，正全力攻向一个四旬左右白面黑须的锦衣男子，却见那男子果真了得，在

两名一流高手合击之下尤自攻守自如丝毫不落下风。楚雄并不认识此人，这人便是朝廷大内侍卫都统『雄霸天下‘

宇文君。

此时苗伟的铁戟已不知所踪，手中持着一柄单刀势道雄厚招数精妙，配合翟影的剑招把宇文君全身罩住攻势猛

烈。宇文君手中长剑厚重沉稳变幻无方将两人攻势一一化解。其实苗伟和翟影血战突围此时已接近力竭油枯，无奈

强敌当前只有奋尽余力做最后搏杀。宇文君亦是心中暗暗叫苦怪自己凭的托大，本来平时取胜其中一人已是不易，

只道两人已是强弩之末手到擒来竟不带帮手独自追击，不想两人联手竟仍有如此威力真是始料未及。

突然翟影挺剑疾刺，剑尖将到宇文君身前三尺之处，蓦地里斜向左侧，猛然回刺，不待宇文君挡格忽地从他下

身挑了上去。这一招匪夷所思凌厉之极。宇文君吃了一惊，纵身急跃。苗伟乘势直进，刷刷刷三刀，每一刀都是竭

尽平生之力，攻向宇文君的要害。宇文君失了先机，登处劣势，挥剑东挡西格，只听得嗤的一声响，翟影长剑从他

右腿之侧刺过，将他裤管刺穿一孔顺势一划剑势奇急，已将他右腿划出一道血槽。宇文君厉叫一声向后一个急翻迅

速后退，接着几个起落渐渐远去没了踪影。

翟影身躯一晃栽倒在地，毕竟女子体弱，刚才已经竭尽全力，此刻压力骤逝，身子立即虚脱。苗伟急忙上前扶

起，查看四周一下，掺着翟影向楚雄方向走来。楚雄一惊，担心苗伟发现洞口，急忙向里躲避，在一角落藏好身形。

果然走到近处，苗伟发现洞口，便扶着翟影走进。用火镰点燃光亮看下洞内情形，把翟影放好，用内力渡她缓解。

片刻，翟影舒醒过来，轻声道：「苗大哥！我不碍事，休息一下就好了。」苗伟放下心，因怕有鹰爪追杀，所

以并未敢燃起堆火。两人在暗中各自调息。楚雄心中暗自焦急，不知两人何时离去。良久，苗伟首先调息完毕，便

走到洞口替翟影挡住风寒。翟影睁眼看到，心中一热，开口道：「苗大哥！我们到里面去吧。」

苗伟应允，抢在头里向内走去。翟影跟在后面，突然脚下一拌，惊呼一声向前跌倒。苗伟转身扶住道：「翟妹

小心！」翟影闻到他身上强烈的男子气息，心中一阵慌乱。

两人相扶走到洞深处坐下，苗伟道：「翟妹好好休息，我替你守护。」

翟影叹道：「那里睡得下，想到义军遭此惨败，心中好不难受。」

苗伟亦是心痛，轻抚翟影肩头道：「胜败有数，我们会替死难兄弟报仇的。」

翟影低声道：「驱除鞑虏，本是侠义本色，只要能和大哥一起出生入死，死亦无憾……」

苗伟心中一热，颤声道：「翟妹……」

翟影将头轻轻靠在苗伟肩头，道：「小妹一向敬重大哥英雄热血，只要能和大哥如此永伴，那管以后生死如何。」

苗伟心情激动，搂住翟影道：「苗某一介武夫，得翟妹如此红颜知己，夫复何求？」两人相依而坐，再无话语。

不知过了多久，苗伟将睡熟的翟影轻轻放卧好，缓步走到洞口，望着夜色不由心潮起伏、思绪滚滚。正自沉思，

忽听远处一声尖啸，心中一震，听出是『神巧手‘邓建公的声音。啸声紧迫，显是处境危险。苗伟伸手拾起单刀，

向洞内望了一眼，犹豫一下便飞身掠去。

洞内一片寂静，楚雄看的分明，抓住时机悄悄向外溜去。忽听翟影几声梦呓，急忙身子一伏。转念想到翟影的

绝色姿容，不由心中一团火热。此时正是良机，遥不可及的仙女就在眼前，楚雄淫念窦起。

他涨着胆子来到翟影身前，伸手轻轻抚摩着女侠的身躯，柔软的女体让他感到自己体内欲望的蠢动。大胆解开

翟影的上衣，触手肌肤一阵滑腻，不由淫根骤起，颤抖双手脱下翟影下裳，俯首向梦中女神私处贴去。

突然翟影身躯一动，楚雄惊出一身冷汗，只听翟影娇羞道：「伟哥，你……做什么？」

楚雄心中一动，伏上翟影娇躯，吻住她的双唇。刹那间异样激动的感觉使两人身躯同时一颤，楚雄吸吮着天山

秀女的香舌，感觉到翟影舌尖分泌出阵阵津液，双手抚上丰满的胸部，电流射遍两人全身。翟影轻轻推拒几下，终

于放弃，任由楚雄轻薄。楚雄渐渐用力揉搓圣洁坚挺的双乳，嘴唇不断亲吻翟影粉面的每个角落。

「啊……」从未有过的刺激让翟影禁不住娇喘一声，楚雄很快向下转移，吻上鲜嫩的乳头，右手划过小腹，在

玉腿上不住滑动。头不断晃动尽情吸吮翟影胸前的人间极品，感受她急速的心跳，耳闻女侠粗重的喘息之声，心中

的兴奋无法形容，魔爪终于探向秘处。翟影身子一挺，双腿用力夹住楚雄魔爪，玉手用力推拒着男人的身躯。

楚雄已经触到湿润的地方，顿时欲焰沸腾，他激动的吻遍翟影全身，同时手指探进潮湿的穴缝。

「啊……」翟影娇喘一声，张开双腿，用力按住下身的魔爪，不让它进步行动，娇躯不安的扭动着。楚雄已经

兴奋到极点，抽出浸湿的手指，快速褪了下裳，重又伏到翟影身上。

翟影下体触到火热的棒状物体，心头一阵恐惧，用力推着身上的躯体颤声泣道：「伟哥……不要……」纵横武

林的侠女此时象个小女孩一样娇弱无助。楚雄紧紧抱住天山秀女的身躯，用膝盖分开玉腿，男根在沟内摩蹭几回，

终于抵住肉缝。翟影哀叹一声，放松身躯不再挣扎。

楚雄开始用力挺入，天山秀女眉头微皱，紧咬下唇，身躯轻轻颤动着。楚雄亦感步履唯艰，好窄、好紧、好有

压迫力。艰辛之后终于抵到一层障碍，楚雄欣喜若狂，运足气力猛然压下，翟影闷哼一声，紧紧抱住男人身躯，一

口咬在楚雄肩头久久不放。楚雄尽根没入，舒爽的感觉游遍全身，不敢相信臣服跨下的就是叱咤风云的天山秀女，

宛若梦中一般，不禁长舒口气，俯首吻上粉面，却触到一片泪湿。

楚雄终于按耐不住，开始在女侠身上尽情驰骋，翟影皱着眉头娇躯不住颤抖，喘息着默默承受男人一次次的猛

烈冲撞。楚雄畅快淋漓的用力抽插，双手抓住乳峰恣意把玩，听到翟影痛苦的呻吟，心理上的享受远胜肉体上的占

有。翟影渐渐适应了男人的粗壮，下身越来越润滑，楚雄更加畅通无阻，不由发狠猛干，棍棍到底，干的兴起，抱

起女侠圆臀猛烈摇动，翟影终于禁受不住异样刺激，不禁仰面高声尖叫，双手紧紧抓住楚雄臂膀，身躯不停扭动，

浑身犹如水浇。

楚雄更加兴奋，埋头苦干，挥汗如雨，两个湿漉漉的身躯抵死胶缠，淫荡的交媾之声使洞内充满了情欲气氛。

终于在翟影穴壁一阵蠕动的紧束下，楚雄把持不住向天山秀女发泄了满腔欲火。娇慵无力的藕臂圈住楚雄的脖颈，

楚雄感到绵软的东西顶在胸前，不由吻上翟影双唇一阵热吻。两人久久缠绵着，直到翟影疲倦过度，在楚雄怀里沉

沉睡去。

楚雄也怕苗伟复返，贪婪的在女侠身上好一顿摩挲，才恋恋不舍的穿衣离去。

第二章龙争虎斗

苗伟向声音方向奔出五六里路，仍未见人影，不禁心中焦急。看来邓建公是边战边走，情形不妙，当下脚步加

紧，四处寻觅。又奔出一里多路，忽听前方有呵斥打斗之声，急向前掠，转瞬到了一处山洼地带。

但见一长发番僧掌出如风，将邓建公逼的左躲右闪惊叱连连，眼见招架不住。忽然那番僧身形转动，一掌当头

击下，迅速沉猛，凌厉之极。这一招来得太过突然，邓建公已难解救。苗伟急喝一声，单刀划出，冷森森幻起一团

青光向那番僧砍去 .

那番僧一惊，顾不得伤人，连退三步，斜身急走，眼见苗伟挥刀砍倒，当即飞起左足，往他右手手腕上踢去。

苗伟单刀斜挥，径自砍他左足，番僧右足跟着踢出，鸳鸯连环，身子已跃在半空。苗伟不由暗声喝采，左手呼的一

拳击出，打向他的膝盖。眼见番僧身在半空，难以移动身形，这一拳只要打实了，膝盖纵不碎裂，腿骨也必折断。

苗伟见自己这一拳距他膝头已近，蓦觉风声劲急，对方凌空一掌往自己头顶罩落。他应变极快，这一拳直击改

为对掌，迎上对方。『砰‘的一声双掌击实，苗伟只觉手掌一痛，手臂上一阵酸麻，他缩回手掌，跟着一刀劈出。

番僧并不躲闪，伸手直抓。苗伟已经知道对方戴了护手一类的外门兵器，而且内功比自己深得多，不敢大意，单刀

狂风暴雨般递出，一刀又一刀，尽是攻向番僧的要害。

那番僧当真了得，十指如钩，硬抓硬夺，掌法忽快忽慢，虚虚实实，变幻多端，将苗伟攻势轻描淡写的挡开。

苗伟有『铁汉‘之称，对手越强越能激起他的斗志 .他长啸一声，单刀幻成淡影，当真是梦刀光芒，如矢应机，霆

不暇发，电不及飞 .番僧亦是吃惊不小，招数一变，拳脚大开大阖，招数以刚为主，见招拆招，忽守忽攻，与苗伟

斗得激烈无比。

两人身形转动，打得快极，这一番交手当真惊泣鬼神、云月惨淡。酣斗良久，苗伟渐落下风，心中盘算：「此

人武功之强不下于宇文君，自己不是对手，倘若时间拖长，对方强援再至，恐怕脱身都很困难。」想至此猛攻数刀，

呼啸一声招呼邓建公，两人奔西而下。番僧哪里放过，紧追不舍。三人边走边斗，打打停停又奔出四里多路。

正自追斗，迎面来了个二十一二岁的少年，面目十分俊美，虽然略觉清癯娇弱，但神朗气爽，气宇不凡。那少

年在一旁看三人斗了一阵，忽然开口道：「『雪峰上人‘！多年不涉世事，怎做了鞑子的鹰犬？岂不令雪山一派蒙

羞？」番僧被人道破来历不由一惊，喝道：「你是何人？」少年并不答话，忽然进身呼的一掌，便往番僧胸口拍去，

竟是中宫直进，径取要害。

那番僧正是塞外奇人『雪峰上人‘铁菩陀，执掌雪山一派。他见少年没甚缘由忽然动手，心中气恼，脚步错动，

早已避过，身形闪处，伸指戳向少年背心。少年左臂后挥，守中含攻。数招一过，少年掌势渐快，掌力凌厉。铁菩

陀大惊，见他年纪甚轻，武功却比自己差不了多少，眼看苗伟又挥刀攻来，知道自己难以取胜，怒喝一声，双掌连

续拍出，乘着对方攻势稍钝，抽身疾掠，袍袖生风，转瞬已去远了 .

苗伟、邓建公向少年致谢，互报姓名。那少年名叫裘少堂，绰号『玉面公子‘，竟是裘华的表弟。

裘少堂听到两人名号，欣喜道：「我和霍盟主途中相遇，结伴而来，到此方知义军在黑风山谷吃了败仗，于是

分头寻找突围失散的兄弟，可巧让我寻到你们。」

苗伟一听惊喜道：「我义兄来了？他在哪里？」

裘少堂笑道：「我们这就去和霍盟主会合。」此时天已大亮，三人正要起身，苗伟忽然「哎呦！」一声，想起

洞中的翟影不知现在怎样，急忙让裘少堂与邓建公先去会合义兄，自己展开轻功发足急奔。一路上心急如焚，生怕

翟影有什么散失。奔了数里回到山洞，却已不见翟影身影，急忙四处寻找高声呼叫，寻了一个多时辰，将周围附近

全都寻到，依然没有翟影下落。

重又回到洞中仔细搜索，终于在地上发现一小滩血迹，不由心如火烧，只道翟影遇到什么不测。出得洞来仰望

天空，心中悔恨，责怪自己粗心大意料事不周，心中烦躁不由仰天长啸，啸声洪亮犹似龙吟，绵绵不绝。忽听一人

道：「什么人大呼小叫，扰人耳清。」苗伟寻声望去，见远处有两人飞掠而来。一人身材高大，相貌凶恶，苗伟识

得是黑道恶名卓着的魔头『四海毒枭‘李海江；另一个是身穿白袍面色苍白的陌生老者。

李海江见是苗伟，不由笑道：「原来是『铁汉‘在此，黑风山谷一战让你逃脱，今日可没那么幸运了。」

苗伟面色铁青，冷声道：「就凭你吗？」

李海江道：「我恐怕没那个道行。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无敌天下的一代宗师——『九荒

神魔‘白老前辈。」

苗伟霍然一惊，『九荒神魔‘白伏威威镇边陲数十年从未一败，号称塞外第一人，确是了不起的武学宗匠，难

道就是眼前这白袍老者吗？白伏威上下打量苗伟几眼道：「『铁汉’之名在江湖上倒还有些分量，我就以他做见面

礼送给卓大人。」

苗伟一听气往上撞，单刀一横高声道：「晚辈苗伟，自不量力向白前辈讨教几招。」

白伏威不理不睬，目光斜视。苗伟知道对方十分了得，暗调真气凝聚全身，一声暴喝，刀风呼啸，第一招抢先

攻出，刀尖直奔白伏威丹田要穴，出手之凌厉猛悍，直是匪夷所思。白伏威滑步相避，蓦地里苗伟单刀疾闪，划向

咽喉。白伏威瞧得奇准，伸指在单刀的侧面一弹，身子倒飞了出去。苗伟手臂酸麻，虎口剧痛，单刀被他一弹之下

几欲脱手飞出，心头大震。

他正欲再次出招，白伏威展开身法，便似足不点地的凌空飞行一般。随即抢身而进，右手前探，挥掌拍出。苗

伟右膝弯曲，举刀削他手腕，白伏威变拍为拿，反手勾处，已将单刀轻轻巧巧的夺了过来。苗伟身形疾退，脸色大

变。出道以来首次落败，而且如此之惨，令他对白伏威的武功惊骇不已。

忽听一声「接着！」苗伟反手一抄，手中已多了一把长剑。目光看去，豪气顿壮。见裘少堂、邓建公和一手持

银枪的中年人疾步走来，正是自己的结拜义兄，侠义盟的盟主『定天银枪‘霍纵横。

苗伟欢声道：「大哥！你来了！」

霍纵横笑道：「贤弟！白前辈乃世外高人，岂可无理。」

白伏威冷声道：「你就是霍纵横？来得正好，省了我一番工夫。」

霍纵横大步上前，朗声道：「就让我兄弟俩一起领教白前辈的绝学。」白伏威嗤笑一声面带轻蔑。霍纵横银枪

一抖，幻出九朵枪花直攻白伏威。『九荒神魔‘面色一竣，登时收起轻视之心，一刀划出，寒光闪闪，发出嗤嗤声

响。

苗伟更不怠慢，长剑挥舞，使出「乱披风」势来，白刃映日，有如万道金蛇乱钻乱窜。只听得场内嗤嗤之声大

盛，白伏威招数凌厉狠辣，以极浑厚内力，使锋锐利刃，出极精妙招术，青光荡漾，刀气弥漫，苗伟等人只觉有一

个大雪团在身前转动，发出蚀骨寒气。白伏威亦是心中惊诧，但见苗伟剑招忽快忽慢，处处暗藏机锋，但白伏威一

加拆解，他立即撤回，另使新招，几乎没一招是使得到底了的。白伏威暗道：「原来他武功甚是高明，自己刚才出

其不意获胜，若以真实功夫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霍纵横手中银枪更是犹如蛟龙，神诡莫测，舞动如风，枪法精奇，论武功造诣尤在苗伟之上。白伏威不敢大意，

施展神通与两人展开激斗。转瞬过了六、七十招，白伏威突然攻势大盛，顷刻间连出九刀。两人奋力抵挡，到第九

刀上，苗伟手臂已然受伤。霍纵横大吼一声，枪花疾展招式繁复，展开对攻，苗伟亦剑势加紧，与霍纵横相辅相成，

丝毫不乱。

白伏威猛地里一声清啸，纵高伏低、东奔西闪，只在一盏茶时分，已接连攻出六十余招凌厉无伦的杀手。霍纵

横、苗伟两人各受了五六处刀伤，白伏威心中却肝火越旺。自己已经竭尽所能，虽大占上风，对手却越挫越勇，临

危不退，短时内又奈何不得他们，对方尚有两人，如果陷入苦战对自己极为不利，心中一横，便要使出辣手绝招。

正在此时，忽听得一阵抑扬箫声，缥缈宛转，若有若无，但人人听得十分清楚 .远处四名白衣少女，每人手中

各执一枝玉箫飘然而来。一个身披粉色轻纱的美女在乐声中缓步走近，扬声道：「明雾峰云霞宫恭请白老前辈移驾，

不要在此妄动干戈。」白伏威一怔，身形掠开望着五女发愣。好半晌才闷哼一声道：「今日就此作罢！问你家宫主

好。」说罢愤然离去，李海江急忙跟上。

见白伏威远去，苗伟转身向那粉衫女子抱掌行礼恭敬道：「多谢姑娘解难，芳名可否见示，侠义盟铭记此恩。」

粉衫女子淡淡一笑，道：「小女子幽居深山，自来不与外人往还，姓名不说也罢。我家与苗大侠颇有些渊源，

些些微劳，何足挂齿？我们去了。」说罢转身掠去 .

苗伟道：「姑娘……」

粉衫女子忽然回头道：「苗大侠何时暇闲，请明雾峰云霞宫一往，小女子香茗以敬恭候贵客。」顿时箫声再起，

五女飘然而去，片刻身影皆无。众人惊叹，真是来去飘逸，犹如仙女。

苗伟重又与义兄见礼，裘少堂等人问起翟影行踪，苗伟详细述了一遍，众人也均感忧虑，分头又寻了一遍，依

然没有收获。

裘少堂提议道：「我们还是回头寻找其他兄弟吧。翟姑娘吉人天象，定能逢凶化吉。」苗伟等人同意，一行人

继续向黑风山谷方向寻去。找了两日，这天正在前行，裘少堂忽然指着前面一座小山道：「山上有人打斗。」苗伟

等人望去，隐见山头有光芒闪动，显是兵刃发出的反射之光。众人急忙加快脚程，向小山奔去。

来到山头，见四人分成两对斗的正紧。『雪剑丹凤‘裘华与『辣手销魂’尚美珍对剑展开快攻，兵刃相交的叮

当之声密如急雨，竟是旗鼓相当，看不出谁占优势 .另一边『九臂神龙‘周文立与一黑衣老者空手相斗，但掌风呼

呼，威力远及数丈，显见二人都是绝顶身手。裘少堂沉声道：「是『幽冥客鬼’廖宏俦！」

苗伟等人闻言俱是一惊，这廖宏俦原是邪派有名高手，曾一度掀起江湖恶浪，后来得罪了一位世外高人，便在

江湖上销声匿迹，想不到今日在这碰到。见二人相斗良久，劲风扑面，锋利如刀。廖宏俦招数诡秘古怪，全是邪派

武功，攻势极是猛恶，周文立上盘各路全处在他双掌的笼罩之下。周文立招数甚是繁复，左手或拳或掌，变幻莫测，

右手却纯是手指的功夫，五指犹如抚琴鼓瑟，忽挑忽捻，忽弹忽拨，将廖宏俦的攻势尽数化解。

众人看到妙处不禁暗暗叫好。再斗片刻，那边尚美珍渐渐落在下风。她武功本就稍逊裘华，况且用剑也非她的

专长，又见苗伟等人到来，心中慌乱，被裘华一轮快攻逼的手忙脚乱，渐渐退向陡坡。突然间裘华长剑破空，疾刺

尚美珍胸膛，剑到中途，剑尖微颤，竟然弯了过去，斜刺她右肩。尚美珍急忙沉肩相避，不料铮的一声轻响，那剑

反弹过来，直刺入她的左手上臂。她「哎呦」一声向后急退，不想竟已退到边缘，足下一失，叽里咕噜滚下山坡。

廖宏俦一直关注周围变化，见情况不妙便欲脱身。那知裘少堂早已识破他的企图，几人分散形成包围，断了他

的去路。

廖宏俦心中焦躁，一跃而起，快如闪电般连击三掌，然后身形急转，扑向裘少堂。在他看来，这里是最薄弱的

一面。裘少堂神定气足，双掌飞舞，有若絮飘雪扬，拳脚出手却是极快，廖宏俦见状竟丝毫不敢大意，以攻为守，

挥拳抢攻。

忽听身后一声：「看镖！」便觉数道暗器破空袭来。『九臂神龙‘最擅长的就是暗器功夫，抖手六枚飞镖罩住

廖宏俦全身。廖宏俦顾不得突围，转身急纵，空中身躯微一转折，姿式飘逸，避过暗器，苗伟等人见了也暗自佩服。

廖宏俦身未落地，便感背后劲风及体，此时无可闪避，无可抵御，只得运劲于背，硬接来招，同时右拳猛挥，只盼

拼个两败俱伤。

噗的一声，裘少堂『弹心素指‘点实，廖宏俦一声大叫，浑身劲力全失，第六枚飞镖先发后至无法躲避，正中

前胸贯心而入。『幽冥客鬼’扑倒在地再无声息。周文立夫妇过来与众人见礼，裘少堂却将裘华拉到一旁嘀咕好一

阵。

周文立话未出口，泪水先涌道：「霍大哥！今次我们败的好惨，『铁臂天王‘史天柱、『草莽怪杰’张风和一

千五百多名义军兄弟都殉难了。」众人无不落泪。霍纵横虎目之中泪芒闪动，上前安抚周文立道：「别难过了，这

笔帐我们迟早要讨回来。」裘少堂走过来问起事情始末原由，周文立重又讲述一遍，裘少堂听罢低头不语，好半晌

道：「此事透着蹊跷。」

霍纵横看他一眼，面带疑问。裘少堂道：「此事以后再说，眼下我们倒有个绝佳的机会。」

霍纵横问道：「什么机会？」

裘少堂道：「利用廖宏俦和尚美珍打入敌营探摸情况。」

苗伟道：「你是说……」

裘少堂转身对邓建公道：「就看你『神巧手‘手段如何。」众人恍然大悟。

裘少堂道：「我们先找个落脚之处慢慢商议，况且霍盟主两个女儿下落不明，要继续寻访。」众人点头，匆匆

下山而去。

他们刚离去不久，山坡陡面一团黑影如鬼如魅，如风如电，转眼跃至山顶。却是一紫面青衫的老者，手中提着

刚才滚下山去的尚美珍。老者将尚美珍往地下一掷，四周瞧了瞧，向尚美珍问道：「你是谁？何人将你扔下山的。」

尚美珍神情憔悴，起身道：「晚辈尚美珍，是自己失足滚落山下，多谢前辈相救，请问前辈尊姓大名？」

老者上下打量尚美珍几眼道：「你是『辣手销魂‘？老夫司马啸。」尚美珍大骇，「『修罗’司马啸？」

数十年来武林中公认的两大顶尖高手一个是『侠圣‘云霄，一个便是『修罗’司马啸。两人一正一邪，被尊为

当世武学的泰山北斗，两大宗师，眼前的老者竟然就是其中之一。

司马啸看着眼前的女人，此时尚美珍已不是易容后的村姑打扮，恢复本来面目，身着绿色罗裙，雪肤玉肌纤纤

细腰，胸挺臀翘长身丰体，一张美艳绝伦的面孔，媚眼流转勾人魂魄，全身上下迷人至极点，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

的尤物。直看得老魔心中细痒，欲念蠢动。

尚美珍看到司马啸眼中的淫欲心中一震，目光扫处已看到他下身的异样，白皙的面容刹时一片红晕，紧张的挺

直身躯，却更显出动人的曲线。司马啸伸手将她按倒在地，压上自己的身躯。女人温暖充满弹力的乳房与他胸膛亲

密无间的贴在一起，一股诱人体香扑鼻而来。

尚美珍在他身下剧烈挣扎着。「前辈……不要这样……」她的手用力推着司马啸的肩膀，两条修美结实的大腿

扭拒着妄图挣脱，却将男人的阴茎摩擦的更加亢奋 .司马啸压住她的腿，在她脸庞耳朵颈项间狂吻着，心中的欲火

越来越旺。他将尚美珍的右手反剪在身后，伸手探入衣内迅速准确的一把握住她的乳房，感觉到它温暖的热力。

尚美珍不禁「啊」的轻叫一声，整个人颤抖起来，娇艳欲滴的红唇随即被封住，上衣被用力扯开，光洁圆润的

乳房完全暴露被肆意的把玩。尚美珍的脸红的似要滴出血般，她用力翻身，却引得身后臂膀一阵疼痛。男人的手探

索着褪去她的下裙，『辣手销魂‘妩媚的眼眸一片恐惧。司马啸不理她的挣扎反抗，手动如飞已将她身上衣衫剥除

干净，脱掉自己下衣，露出坚挺的阳物。

他紧紧抓住尚美珍的双手，用膝盖分开她的双腿，硬涨的阴茎在她两腿间轻轻摩擦着。尚美珍意识到在劫难逃

万无幸免，放弃抵抗，全身软了下来，面颊惨白紧闭双眸，浑圆坚挺的乳房因剧烈的喘息高低起伏着。司马啸埋头

在她粉嫩的颈项舔弄着，一手抚摩美乳一手在她赤裸的身躯上下游动。光滑清凉的身体带给他莫名的愉悦，随着他

手唇全游爱抚，尚美珍身体一阵阵颤栗，光滑娇嫩的皮肤起了一排排细小的颗粒。司马啸吻遍她的全身，重又压上

她的鲜唇。尚美珍紧闭小嘴，拒绝他舌头的探索。

光线下，『辣手销魂‘白嫩的娇躯美丽洁净又充满了迷人的诱惑力。司马啸俯跪在她身上，贴近她的身体，阳

物探索着插入迷人穴口，那里已经有些润滑，司马啸突然发力阴茎尽根而入。「啊……」尚美珍一声痛楚的悲鸣，

全身绷紧，腔道里的肌肉剧烈收缩，将男人的阴茎夹的紧紧的，口中嘶嘶吸着长气，泪水从眼角流了出来。

司马啸开始在『辣手销魂‘体内抽插着，与她冰冷的身体不同，腔道里一片火热，有一种紧紧的束缚和弹性，

将阴茎和龟头夹烫的舒爽之极。看着尚美珍麻木的表情，司马啸心中升起征服的欲望，他加快了动作，同时用手狠

狠的揉捏那对柔软的美乳。随着男人冲刺的加剧，尚美珍脸颊再次泛起了红晕，肌肤上冒出一层细密的汗珠，仿佛

吸收了男人体内的热量，她的身躯渐渐开始热了起来。

司马啸心中得意，继续加快了动作，身下女体内越来越润滑，越来越火热，摩擦产生的快感如潮水般涌遍他的

全身，让他每次都更加用力将阴茎更深的插入美人的躯体。他整个上身压在尚美珍的胸脯上，将她骄傲的双乳压的

扭曲变形。双手抬起她的丰臀，用全身的力量一次比一次更深的插入。尚美珍媚眼迷离脸色红润，微微张开小口喘

息着，两手不知不觉抱住男人背部，臀胯轻轻摇动，任男人在她美丽的身体里予取予求。

刺激过于强烈，『辣手销魂‘的腔道每一次收缩都给司马啸带来极大的快感。没多久，他感到尚美珍的指甲深

深陷入自己背部，疼痛带给他更高的兴奋。「啊……！」随着尚美珍一声长吟，她的手将司马啸紧紧的抱住，阴道

肌肉一阵强烈的收缩，将男人阴茎紧紧夹住。这种感觉立即将司马啸送上了快感的高潮，阴茎不受控制的痉挛，随

着那难以形容的快感涌上脑部，他闷哼一声，精液一股股喷涌而出，深深的射入尚美珍腔道的最深处……极度舒爽

后，司马啸趴在尚美珍身上休息一会，起身在她大腿上擦拭自己的物件。看到满处秽迹中的片片落红，不由惊奇道

：「你竟然是处子之身！」目中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尚美珍将头扭至一旁，眼泪从紧闭的双目中断线流下。她虽

外表风流放荡，内心却自视极高，寻常男子根本入不了她的秀眼，一直期望遇到一位心仪的男人以托终身，不想今

日竟失身于这老魔头之手，心中自是凄惨。

司马啸穿好衣裳，神情冷漠道：「我收你做侍女伺候左右，以后你要尽心服侍，若有半点不周之处，莫怪我手

段狠毒！」尚美珍闻听心中一痛，自知从今以后身陷苦海再无自由，不禁悲从心升暗自叹怜……元营军帐之中，宇

文君正在设宴迎接无恙归来的廖宏俦和尚美珍，这两人是周文立夫妇易容假扮的，同席的还有铁菩陀、风云双邪等

人。周文立、裘华分坐在宇文君左右，宇文君举杯道：「恭贺廖兄、尚姑娘得胜归来，仅以此杯薄酒相敬。」说罢

一饮而进。

周文立起身道：「都统之言愧不敢当，如没有『玉面公子‘裘少堂出现，想已将『九臂神龙’夫妇擒获。如今

在下空手而回，实在惭愧已极！」

宇文君道：「廖兄此言差矣！听铁大师言道，那玉面公子武功甚强，『九臂神龙‘夫妇更是当世高手，两位以

二敌三仍将周文立打成重伤，实在令宇文佩服之至 .」

聂风道：「廖兄莫要自谦，兄弟敬你一杯。素知你海量，今日不醉不归。可惜李兄不在，否则就更加痛快了。」

周文立道：「李兄尚未回来吗？」

宇文君道：「李兄去迎请一位前辈，莫要管他，咱们痛饮就是。」铁菩陀等人随声附和。

裘华暗自心惊，她素知丈夫一向不善饮酒，这等饮法别露了破绽。正自寻思，忽觉大腿一热，霍然一惊。低头

看去，却是宇文君的大手正在摩挲自己的大腿，不禁又羞又怒，正欲愤然起身，忽然想到自己现时身份，不觉一软，

重又跌落座上，粉面已是娇红一片。宇文君见了暗自得意：「平日里这尚美珍自视清高，不得近身，看来今日有机

可乘，倒要好好把握。」

周文立见妻子欲起又坐，脸色异样，只道是担心自己酒量不够，怕露了形迹。转念之下暗运纯阳内功，将碗中

酒一饮而进。众人叫好，当下举杯共饮，笑语喧哗，气氛倒是热烈。只有裘华如坐针毡，暗自焦急。宇文君整只手

握着她的腿上下摸动，间或手指搔弄几下。裘华虽受侵犯，却不敢叫嚷，只有正襟危坐，当没事发生 .

宇文君手越来越快，更开始向上摸索，手指在裘华大腿内侧游动，不时还触碰她的羞处。裘华身子一震，险些

叫出声来，从未让丈夫以外的人触摸过自己的身体，如今竟让自己的死敌当着丈夫的面随意轻薄，心中倍感羞耻。

又寻思道：「这尚美珍号称『辣手销魂‘，作风当是豪放，自己如不小心泄了形迹，岂不误了大事。」想罢心中一

横，飘了宇文君一眼，竟带有几分风情，把个宇文君看的心中一荡，险些失了魂魄。

他的禄山之爪终于直捣黄龙，隔着裤子不断揉搓裘华的私处，撩拨掐弄尽情把玩。只把裘华挑动得呼吸急促，

脸颈粉红。裘华深吸口气，强按心头骚动，却感到自己下身渐渐湿润，分泌越来越多，不觉为自己的反应暗自羞愧。

担心自己把持不住，当众现眼，也怕润湿裤子被宇文君察觉耻笑，裘华按住宇文君的手，阻止他的挑逗。宇文君的

手指又深戳两下，才收回魔爪移向腰部。

裘华站起身来笑道：「各位尽兴，小妹不胜酒力，早些歇了。」宇文君等不免挽留一番。裘华看了丈夫一眼，

转身走出帐外。众人又畅饮一会，宇文君起身道：「我还有些公事要忙，各位慢饮！」说罢离席而去。周文立暗自

寻思脱身之计，表面上开怀畅饮，暗运内功将酒逼出体外滴在桌下。铁菩陀等人见他喝的凶猛，不敢对饮，又过一

会，周文立身形不稳，口齿模糊，聂风笑道：「廖兄醉了！」与吴青云一起掺扶周文立走出帐外。

裘华回到睡帐反复思虑如何着手，却无丝毫头绪，想到今晚情形不由心头一动：「何不利用尚美珍的身份接近

宇文君，也许探到波什勒经的下落。」又想到这岂不是拿自己作诱饵，不觉面上一红。正自寻思，有人扣动帐门，

裘华以为是周文立，急忙开门，却见宇文君立在门口，不由一楞：「都统深夜来此……」话未说完，突然想到：「

如果尚美珍与宇文君早已有染，自己岂非……」想到这浑身不由一阵战栗。

宇文君跨步迈进，回手关上帐门，一把将裘华搂在怀里。裘华一下懵在那里，不知该做如何反应。宇文君俯首

吻上裘华双唇，舌间启开贝齿探入口内，捉住香舌尽情吸吮逗弄，左手隔衣握住丰乳不停揉搓，右手在裘华圆臀大

腿间来回抚摩。裘华被挑拨得娇哼细喘，胴体轻颤，心头阵阵慌乱，奋力推开宇文君定了定神，柔声道：「都统这

般心急好生唐突。」

宇文君呵呵笑着又从后面拥住裘华道：「装什么圣女，刚才在酒席之上不是已经唐突过了吗！」一手搂紧纤腰

一手顺着裤上方探摸下去，目标直奔女人羞处。裘华正在思索解脱之法，突然感觉到男人的手指已经抚上自己的阴

唇，同时一个坚硬灼热的东西，强硬地顶上自己的丰臀，身心狂震极力挣扎道：「快些住手！」突觉背心一麻，顿

时失去知觉。

宇文君点了裘华穴道，狞笑道：「今日无论如何也要骑到你这淫娃。」说罢将裘华抱至榻上，飞快的除掉衣衫，

又将自己衣裳脱掉，赤身裸体向裘华扑去……裘华恢复意识后，马上感觉到一根火热的肉棒快速进出着自己的身体，

睁眼便看到死敌宇文君正挥汗猛干，脑中嗡的一声重又失去知觉。再次醒来时，一只大手正在揉搓自己的乳房，下

身一片冰凉粘腻，宇文君躺在身侧心满意足的看着她。裘华知道自己已经失身，心中悲痛欲绝，双目紧闭眼泪还是

止不住流淌出来。

宇文君笑道：「辣手销魂如何象个小姑娘般娇羞，艳名远播的荡妇淫娃却要装做贞洁烈妇般高不可攀，纯心吊

人胃口，果然有些手段！呵呵！」裘华并不答话，宇文君一边上下抚摩着娇嫩滑腻的肌肤一边问道：「你是如何遇

到廖宏俦的？」裘华心中一动睁眼问道：「怎么？」宇文君道：「老廖举止好象异于往常。」

裘华心中一震知道他已起了疑心，心想业已失节切不可再露马脚害了自己夫妻的性命，开口道：「我遇到他时

正在和玉面公子裘少堂交手，老廖失招挨了一掌，他一向自负的紧想是心中耿耿于怀所以不太爱言语。」

宇文君颔首复又淫笑着拉住裘华的手按在自己下身道：「刚才你在昏迷失去许多情趣，没有领略你的销魂之名，

现在你好好补偿我一番。」裘华压住心头的愤怒假装嗔道：「你用这样手段占了人家的身子，还在调笑人家，我才

不理你。」手中却抚弄着一片狼籍的男根。

宇文君看着她含羞带怒的神情心中一荡，分开她的玉腿细细端详女人的私处，真的是鲜嫩紧小淫相毕露，不由

伸手抚弄阴唇手指插入穴内不停搅动。裘华心中羞愤无比却不得不装出淫荡的样子扭动身躯娇吟道：「都统好坏！

这样欺负人家！」手上亦加快了动作。宇文君又吻上裘华，两人的嘴唇紧紧地贴在一起，宇文君火辣辣的舌尖在裘

华的嘴内游动挑动她也吐出了舌头，和他的厮缠在一起；就这样你来我往，互相引逗，激起了彼此一阵阵的情欲。

裘华感到无比的悲哀，大名鼎鼎的雪剑丹凤如今躺在敌人的怀里婉转逢迎任人奸弄，做着和自己丈夫也从不好

意思做的苟且动作，真是羞愤交加百感丛生。宇文君狂吻着她似要将她身体与灵魂一起吸入体内，手在她赤裸的肌

肤上肆意游动。裘华被堵住的嘴中发出含糊不清令人心荡的呻吟，如美人鱼般在宇文君身下扭动。

宇文君的下身在裘华手里渐渐涨了起来，坚硬如铁象长矛般顶在她柔软的小腹上。淫性起时宇文君起身抄起裘

华双腿最大限度分开，然后重重压在她的裸体上，把膨胀坚硬的男根顶住火热的阴唇，双手按住她的头部嘴紧紧贴

在她的粉颈上，屁股略微抬高调整好体位大吼一声，用足全身气力尽根插入裘华湿润、滑腻的穴内。

裘华「哦……」的吟叫一声，双腿抬高紧紧缠绕在他的腰间两只胳膊紧紧抱住他的脖子身体一阵颤动。宇文君

开始快速有力的抽插在她美妙的肉体里做着猛烈的运动，裘华一边低声呻吟着一边不断剧烈的反复收缩放松臀肉迎

合他的冲撞，做着自认为一个荡妇应该做的一切。

宇文君双手伸到她胸前抓揉着乳房，得心应手地玩弄那对肉球，又白又嫩的美乳被揉搓的千变万化，下身大力

抽送，一连猛力抽插了百余下，干的裘华淫水流淌，双手用力搂住，屁股疯狂地筛动，阴户开开阖阖汤汤水水汩汩

涌出，腿股间一片狼籍。

宇文君把她抱起，裘华只好用两只手勾住他的颈部，两只腿越夹越紧。宇文君两手搂住裘华的腰，让她的上半

身后仰重心落在屁股上使肉棒和阴道更密切结合。「啵…啵…啵…」裘华的臀肉和宇文君的耻间肉贴着肉相互撞击，

混合着淫水不断发出声音，肉棒一次又一次地深深插入裘华的秘穴，裘华忍受不住强烈的刺激，用力后仰高声淫叫

起来。

宇文君更加兴起，越发的猛烈颠动，十根手指插入长长的股沟间牢牢捏着两边，如同掌舵的水手，即使在狂风

骇浪中也一动不动掌握着前进的方向，他的心中充斥着征服的快感……这一夜，『雪剑丹凤‘在宇文君胯下婉转逢

迎，几度昏迷，直至次日凌晨宇文君离去，方才象软泥一样摊在床上。

周文立当夜本想探询一番，却发现元军巡查极严不便行动，为免暴露身份只得忍下。第二日与裘华碰面后，暗

暗商议如何着手，最后决定由裘华负责接近后营，周文立利用白天在前营查探。一连几日，两人毫无所获，只觉近

来元军调遣频繁，似有所行动。宇文君也异常忙碌，几乎难得见面，裘华反倒暗松口气，庆幸自己免受骚扰。

这日夜晚，裘华谎称宇文君召见自己，来到后营，暗暗藏起身形仔细搜索。经过一个营帐之时，听里面有人说

话，不由停身从缝隙向里望去。见帐内布置甚为豪华，当中太师椅上坐着一人，年纪五旬左右，浑身臃肿，脸上的

肥肉几乎将五官掩没，泛着令人作呕的油光。下首站着两人，一个是宇文君，一个是破衣烂衫的老者 .

只见那老者满脸堆笑道：「在下给大人带了一件礼物，希望大人能够满意。」

那肥胖之人面无表情道：「什么东西？我且瞧瞧。」

宇文君笑道：「他这礼物已送到大人帐内留大人慢慢欣赏。」

胖子轻哼一声道：「那好吧！我去瞧瞧，如果满意，自不会亏待你。」说罢起身，宇文君两人送他出帐，在一

群护卫簇拥下去了。裘华心中一动，那胖子莫非就是卓布单？当即悄悄跟下。忽然前面人影晃动，一人飞掠而来，

看那身法当是一名高手。裘华急忙隐身，见那人与卓布单说了几句话便出营去了。

裘华觉得那人身影甚为熟悉，不由脑中急转，稍一迟疑，卓布单已不知去向。正自焦急，又见一人奔来，近时

见是个身材高大，相貌凶恶的大汉。这人急匆匆进了宇文君的营帐，裘华重又悄悄贴近大帐向里观瞧。

只见宇文君问道：「李兄！白老前辈呢？」

李海江道：「白老前辈被人打成重伤，回夷山修养去了。」

宇文君大惊道：「世上何人能将白前辈打成重伤？」

李海江道：「是『修罗‘司马啸。」

宇文君一震，急声道：「这老魔如何在这出现？你快讲讲经过。」

李海江道：「我和白老前辈在十里外遇到司马啸，当时司马啸让白前辈说出什么『青仙武籍‘下落，白前辈说

自己不知，两人言语冲突便要动手，白前辈自是不惧『修罗’威名，结果……」话音顿处，他脸上现出惊慕、骇然、

神往的表情，仿佛又看到那场惊魄绝伦的打斗场面，「看了那场比拼，方知什么是武学颠峰……」他喃喃道。

宇文君眉头紧皱，沉声道：「这老魔偏巧在这时出现，真是麻烦……」

李海江道：「都统！我还看到司马啸身边有一个人。」

宇文君道：「谁？」

李海江道：「『辣手销魂‘尚美珍！」帐外的裘华闻言大惊……第三章苍天弄人

霍新月和赵安良分手后，一直顺着来路迎寻父亲的踪迹。行了半日，觉得有些疲乏便坐在路旁休息。远处一人

健步如飞，急奔而来，脚下轻功甚是了得。行至近处见到霍新月，不由上下仔细打量，眼中露出贪婪之色。霍新月

见他相貌凶恶，眼神甚是无理，不由心生厌恶扭过头去，暗中戒备。

那人忽然走过来问道：「姑娘姓什么？何以到此？」

霍新月眉头一皱，道：「你管得着么？」

那人嘿嘿一笑道：「好大的脾气。」身形微晃，伸手便向霍新月抓来。这一下出手之快实是难以形容，霍新月

但觉凉风轻吹，对方已抓到面门。惊骇之下奋力一闪，险险避过，铮的一声拔出长剑指向那人，怒道：「恶徒胆敢

无理。」

那人哈哈大笑道：「我『四海毒枭‘李海江本就是恶人，见到漂亮女子自然就会无理，乖乖的跟着我去，少吃

些苦头！」霍新月心中一惊，知道遇上强敌，面色严肃，左手捏个剑诀，平推而出，诀指上仰，右手剑朝天不动，

正是一招「仙人指路」。

李海江微咦一声，道：「小丫头还有些门道。」抢步而上，出指如钩，往她肩头抓落。霍新月斜身略避，这一

抓从她身侧擦过。李海江左拳右掌，风声呼呼，霎时之间打出了七八招。霍新月左闪右避，突然一剑刺出，险些刺

中李海江臂膀。李海江一惊，心道这个丫头不可小瞧。但见霍新月施展剑法，绵密严谨守御极佳，而往往在最令人

出其不意之处突出杀着，叫人防不胜防。

斗了数招，李海江已摸清剑路，快拳连攻，臂影晃动，便似有数十条手臂、数十个拳头同时击出一般。霍新月

见了他这等狂风骤雨般的攻势，心惊不已，剑招凝滞，渐渐抵挡不住。忽听一声断喝：「『四海毒枭‘！老夫在此，

岂容你撒野。」李海江一怔，寻声看去，见一鹤发红颜目光如炬，破衣烂衫手持竹杖的老者站在那里。

他心中诧异，开口道：「你……？」

老者打断他，道：「快去！快去！免得老夫动手。」

李海江眼珠一阵转动，笑道：「看在老叫化的面上，暂且饶过这个女娃，大爷还有正事要办，下次再见决不留

情。」说罢看了老者一眼，转身离去。霍新月见他去远了，方长出口气，上前拜见老者道：「多谢前辈相救，请问

如何尊称？」

老者哈哈大笑道：「老夫久已不走江湖，恐怕没人知道了。」

霍新月心中一动，道：「莫不是『妙手侠丐‘翁九州翁老前辈？」

老者面带笑容道：「小小年纪还知道老夫的名号，难得！难得！」霍新月大喜，重又拜见。翁九州免了礼数，

问她姓名来历，霍新月便如实回答。

翁九州听她要迎寻父亲，沉吟半晌道：「你孤身一个女娃甚是危险，让我护送你一程。」霍新月自是欢喜，当

下两人结伴而行。

走了两日，仍不见『定天银枪‘霍纵横的踪影，翁九州说也许在路上错过了，建议往回返寻，霍新月只好同意。

这日两人在一遗弃的茅舍内落脚，霍新月在厨下做了饭菜，两人共同进食。突然，霍新月感觉浑身无力，头脑发晕，

暗自调息发现提运不起丝毫内力，心中大惊，表面不露声色，在桌上悄悄写下「中毒」字样。翁九州若无其事，也

悄悄写道：「稳住！进到内间。」

用罢饭后，霍新月走进内间。刚一进入便支持不住，倒在炕上。

翁九州随后跟进，低声问道：「霍姑娘！果真中毒了吗？」

霍新月点头道：「晚辈丝毫提不起内力，浑身酸软。」

翁九州忽然面露诡笑道：「霍姑娘！其实我不是什么『妙手侠丐‘翁九州，我的真名叫彭不留，江湖绰号『凶

神恶乞’」

霍新月闻言一震，面露骇色：「原来是你下毒……」

彭不留面目狰狞，满是色欲之相道：「如果进了大营，象你这般美人恐难再有机会染指，所以今日行险，务必

饱尝一番鲜嫩。」说罢猛扑过去。霍新月大惊，向内急爬，哪里逃的过彭不留的魔爪。一阵尖叫声中，衣裙飞舞，

转瞬被剥的一干二净。

彭不留一把将霍新月的身体翻转过来，完全赤裸的胴体正面向他呈现，美若天仙的脸，曲线玲珑、浮凹有致的

身躯，玉雪柔滑的肌肤，未盈一握的柳腰，雪白修长的大腿，胸前对峙着两座软玉山峰，大腿中间突耸着丛草茂盛

的丘陵，上面两扇紧闭的肉扉，洞口上半还隐现着黄豆大小的阴蒂，这一切构成了一幅美丽绝伦的原始图画。彭不

留热血上涌尘根勃挺，硬如铁棒蠢蠢欲出。

「啊！……」霍新月尖叫一声，彭不留猛扑上去抱住她的纤腰把她紧紧抱在怀里。「啊……救命……」霍新月

吓的尖声大叫奋力扭拒向里爬去，彭不留两手从后面把她锁在炕上，她疯狂地挣扎着但也无法逃脱。彭不留用手抚

摩着她的两半雪白丰臀，软绵绵的好滑好刺激。「救命呀……救命……」霍新月疯了一样喊叫着，彭不留把头埋进

她的股沟里，舌头轻轻地从后面舔着她的阴唇，一直往她的阴道里伸……「啊……不、不要……」霍新月嘴里发出

一声痛苦的呻吟，使劲摇晃着裸露的圆润双肩，羞辱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她挣扎着臀部左右扭动，这让彭不留感

到更加过瘾。

舔了一会起身扳过她的肩头，伸手抚在她裸露的挺拔娇嫩的双乳温柔的捏了起来，一边双手轻轻揉搓她雪白丰

满的胸脯，一边用手指轻轻捏弄两个粉红娇嫩的乳头。

「啊！啊……住手……」被彭不留放肆地抚摩着乳房一阵阵轻微的疼痛和电击一样的感觉传来，霍新月忍不住

抽泣起来，她感到极大的羞耻和悲哀，虚弱的身体徒劳的挣扎着。彭不留使劲地揉了几下她丰满润滑的乳房，手掌

下滑两只粗糙的大手压在霍新月的下身放肆地抚摸起来。「啊……不要……不……」一种彻底的绝望和羞耻感涌上

来，霍新月声嘶力竭的尖叫起来。彭不留手按在她黑亮的阴毛上轻轻揉搓，一边摸着一边用嘴唇寻找她的唇，印在

她的唇上舌头在她口中寻找探索着，霍新月只能发出呜呜的哭声。

彭不留得意的看着身下的猎物，一边用手给她更大的感官刺激，将一只手指轻轻插进霍新月娇嫩的肉穴里。「

啊……」一阵羞耻和惊恐，她使劲扭动起裸露的迷人下身，彭不留又伸进一指，两指在霍新月紧密娇嫩的小穴里放

肆地扣弄起来。粗糙的手指摩擦着小穴里细嫩干燥的肉壁，霍新月感到下身一阵阵的疼痛让她一阵眩晕，不禁呻吟

起来：「不要……求求你……放过我……呜呜……」她羞耻悲痛地哭泣起来。

霍新月裸露的美妙性感的身躯不住颤抖，拼命想夹紧双腿，可她修长结实的双腿现在却怎么也使不上劲，她微

弱的反抗立刻就被彭不留打败。他从少女裸露的肉穴里抽出手指，迅速脱掉身上的衣物，轻松地抓住她修长结实的

大腿向两边分开。霍新月的下身已经有些湿润，他把早已坚硬如铁的肉棒顶在她毫无防御的穴口。

霍新月在迷糊的意识里忽然感到一根火热粗大的东西顶在自己刚刚被手指侵犯疼痛不堪的小穴上，惊怒中挣扎

着酸软疲惫的身躯想逃避，可浑身一点气力也没有，只能悲鸣着：「不……不要呀……」

彭不留腰部用力缓缓地送了进去，肉壁紧束摩擦的压迫感让他眉头一皱，霍新月的身体扭曲着发出痛苦的哀鸣。

彭不留突然用力一挺把整个巨大的肉棒插了进去，中间仿佛穿透了一层薄膜直刺到底。霍新月猛的全身仿佛要弹跃

起来，发出一声痛苦的尖鸣，被彭不留死死压住尤自不停痉挛抖动大口喘息。龟头前端传来一阵快感，好舒服的感

觉，阴茎更加肿胀发烫，彭不留抽出一半再用力插进，一次又一次开始猛力的抽插，肉棒上粘满了少女的落红。霍

新月发出歇斯底里的哀号，眼泪迸流额上冒出斗大的汗珠，身子被冲击的上下摆动一颤一颤，彭不留毫不理会激烈

进出，每一次都刺进最深处，速度越来越快。

「啊、啊、啊……」霍新月终于支撑不住，声音渐渐低落转成呻吟最后昏迷过去。彭不留越来越亢奋，疯狂进

出直接撞击子宫口，处女的阴道壁配合着男人的动作开始紧缩，强大的力道让彭不留舒爽不已，抓住丰满的乳房手

指陷入弹性的肉里，终于——「哼……」最后的抽插在瞬间到达了颠峰，他用力将屁股顶进，精液喷涌一滴不剩射

进少女体内，温湿的肉壁发生痉挛，紧夹着已失去力道的肉棒，触目的鲜血自两人接合处混着不名液体汩汩流出…

…几天后，霍新月被彭不留带到军营，这期间又被奸淫数次，让她悲痛欲绝，生不如死，几次自尽都被彭不留发觉，

看护的更加严密。进入军营以后，彭不留就不见了踪影。傍晚时分，有人将她清洗干净，带到一处营帐，四肢绑在

榻上，就不在有人理会。她隐隐感到又要承受更大的凌辱，但她无力抗挣，只能默默忍受。

迷糊间，听到帐外传来脚步声，帐门开启，走进一个肥猪般的男人……卓布单走进帐内立刻感觉一阵冲动，只

见一个绝色少女一丝不挂呈大字形躺在那里，四肢被绑固在床榻四角，莹白如玉柔滑似水，健美、修长、丰满、苗

条，浑身上下绝没有一寸瑕疵。盈盈蓓蕾初绽，浑身闪耀着青春神采，尤其那双骄傲坚挺着的乳房象两座软玉塑就

的山峰，顶端那两粒晶莹剔透的红宝石四射着眩目的光辉。体下整齐茂密的丛林光泽油亮，丘陵底下掩藏着一痕红

色裂缝大半可见，微微闭合唇口娇小，正是无数男儿为之销魂的所在。卓布单慢慢走到榻前，看着美不胜收的尤物，

口水都要流淌出来。

霍新月看着眼前这五旬左右满面色相的肥胖男人，心中感到一阵恶心，知道难逃凌辱只觉无比悲哀眼泪流淌。

卓布单伸手抚摩着洁白晶莹的少女身躯喃喃道：「老夫御女无数，还从未玩过如此倾城绝色的侠女，今日倒要大饱

艳福了！」霍新月心头一动，暗道：「眼前这肥胖男人莫不是卓布单那老贼！」不由暗自思量心中计较。

卓布单俯首贴近从上到下仔细观赏少女每一寸肌肤，由鲜艳的红唇、颈项、雪白的胸部逐寸下滑，间或舔舐几

下逐渐加强最后执意停留在少女的阴核处。霍新月口中虽未发出声音，但开始不由自主的摆头，雪白的肚皮不停的

起伏。卓布单舌尖压迫她的阴核不停扭动舔弄，霍新月忍不住象抽筋一样，圆润的臀部产生痉挛，双腿用力向内夹

紧使劲向自己的阴部收拢。卓布单的嘴压在她的阴道上吸吮，时时发出啾啾的淫荡声音。不一会，就连霍新月自己

都感觉到体内一阵滚烫，一股液体正顺着自己大腿流下。卓布单从阴蒂上滑下舌尖塞进二片粉红色的阴唇中间裂缝

处，往阴道里面探索并集中火力冲向深谷中。

「啊……」霍新月带着哭长音，一阵痉挛和颤抖，身躯不停的扭动着，刺激得卓布单下身涨的实在难受，不由

起身脱光衣物，肥胖的身躯跪在少女两腿之间，扶着粗大的阳具抵在阴唇中间轻顶。因为先前的挑情爱抚，少女秘

处非常润滑轻易将龟头顶了进去。霍新月的阴道口非常紧小，才顶入一个龟头就被阴唇紧紧圈住。卓布单并不急于

奸淫，到口羔羊插翅难飞。

他稳住下身转而攻击其他部位，贪婪的在少女脸上、双峰间来回舔舐吸吮，最后紧紧抱着霍新月亲吻她发烫的

樱唇，将舌尖顶入口中不停搅动。霍新月闭目不看那张油腻的胖脸，也回应着用舌头相互逗弄，身躯扭动偶尔还试

着抬起玉臀做出迎宾的架势。

卓布单感觉到她的反应异常兴奋，下身继续向里挺进，感觉实在狭紧稍微停顿，望着少女微红的娇颜爱怜的用

手指抚摸她细长弯月似的眉毛、因情欲分泌在鼻间的汗迹。

「宝贝！我就要进入了，你将成为我的女人，嘿嘿……」

「哼……」霍新月扭动着头，鼻息间发出迷人的声音。

卓布单激动的狂吻她的红唇、吸吮她的唾液，双手不断揉捏那对娇嫩的乳房。少女亦吐出香舌热烈回应，胸部

高高挺起，乳尖与男人胸膛碰撞摩擦，臀部左右晃动，口中发出醉人的呢喃之音。望着眼前娇羞还略带痛苦之态的

美女，火热龟头在狭小通道徐徐前进，感觉两侧湿润内壁紧紧束缚的滋味，卓布单舒爽的魂飞天外。

随着肉棒的不断深入，霍新月眉头微皱嘴中象塞入东西般吐气发出哦、噢的诱人声调。在连续的嗯嗯ㄚㄚ淫曲

中，卓布单终于将整根阳具全部插入。他抬起上身解开少女双腿上的禁制，望着她迷人的媚态不再忍耐开始加快加

重的冲击。少女的阴户在反复的肏弄下变的又热又湿。她开始配合着动作摇摇臀部，动作虽然生涩但感觉出她是非

常享受尽情投入。

卓布单更加卖力，除了加快速度，每次龟头顶到尽处总会臀部摇动让龟头在花心旋磨。

「噢！……啊……」在霍新月忘情呼喊下，卓布单用力将长矛刺入，龟头穿过子宫颈进入花房，窄小温热的子

宫颈牢牢束住的滋味要比来回摩擦还要过瘾。阳具被又紧又热的花心吸紧，卓布单舒爽高呼：「美人！……哦……

太爽了！」

「轻点……太深了……难受……」霍新月低声呻吟着，美臀却跟着摇晃起来。

卓布单抽出阳具，只留龟头在穴内，然后迅速肏进，当端部触到花心再回旋一下，如此反复几下再整根插入，

让饱满的阴囊拍打少女会阴敏感地带，用他的耻骨撞击因为兴奋充血而隆起的阴核，同时把肥大的龟头顶进子宫。

摩擦、撞击、刮蚀、侵泡……「啊……呀……」霍新月胸口快速起伏，乳房抛上抛下，乌黑的秀发被头摇来转去披

散开来，双腿不觉环绕男人的臀部，下身不断迎合着冲击。

卓布单感到更加亢奋越发大力冲刺，肥胖的身躯压在少女身上挥汗如雨。

「哦……哦……」身下的霍新月一面高喊一面双腿用力缠住男人，全身开始发抖、打颤，阴道内也开始轻微收

缩。不一会，她的阴道开始强烈收缩。卓布单用全部力量将大肉棒狠狠肏入子宫，红烫的龟头刮蚀着少女的穴心，

两人一起进入疯狂状态，身子都在颤抖全身冒汗。

霍新月「啊……」的大叫一声全身绷紧，阴户一阵阵收缩，子宫颈痉挛般紧束老贼的龟头。卓布单被这一夹一

紧再加上阴精浇灌，再也把持不住，将滚烫的阳精喷发在少女体内。

激情过后，老贼抱着绝色美人喘息着，刚刚射精的阳物还未完全软化，仍然塞在霍新月体内。炙热的汗珠大颗

大颗滴落在少女白嫩的胸前，卓布单伸手将自己的汗水抹遍少女丰盈的乳房，在她身上留下属于自己的气味。爱怜

的抚摸她的面颊、散乱的秀发，轻轻抚摩少女全身光滑的肌肤，从耳朵、脖子、胸脯一直到弹性十足的丰臀和大腿。

如饥似渴的吞噬着红唇，辗转来到可爱的乳房开始吸吮仍然紧绷的乳头。

霍新月扭动身躯想转身，忽然「哎呦！」一声皱紧眉头，口中娇声道：「胳膊好麻好痛！」卓布单豁然醒悟，

伸手解开她手臂上的捆绑。少女闪着娇媚的眼睛看着老贼，侧身一翻将他压在身下，坐伏在卓布单身上，雪白的臀

部轻轻摇动，那浸泡在穴内的阳物受到刺激渐渐再次挺起。老贼看着满脸汗湿的花容，舒爽的用手在霍新月雪臀上

轻拍一下。

少女的玉手轻轻抚摸着老贼肥胖油腻的猪脸，渐渐掩住腥臭的大嘴。突然迅疾抓起榻旁的烛台，尖锐的一面猛

的刺进老贼的咽喉。卓布单一下睁大眼睛，身体拼命挣扎，口中发出呜呜的声音。霍新月眼中燃烧着可怕的仇恨之

火，捂住他的口鼻紧紧压住老贼身躯，猛的拔除烛台，鲜血激射喷的少女浑身都是。渐渐的，卓布单眼中神韵散尽，

身躯停止了蠕动。

霍新月将自己身子简单清理干净，穿上老贼衣服，但太过肥大，为蔽身体只好将就。又在帐中搜寻一番，意外

的在榻下找到一个盒子，里面是一长卷书册，写的都是蒙文，心想这就是波什勒经吧，随手拿了。悄悄溜出帐外，

到其他帐内偷了套元兵服饰换上，准备混出营去。却见营内巡查极严，根本无法脱身，正自心急，忽听呼哨声声，

元军开始调动人马。

霍新月心中一惊，只道卓布单尸身已被发现，看了一会却又不象。不再细想，乘乱溜出兵营……距元军兵营五

里以外的一座山崖上，苗伟举目眺望，夜间的山风吹的他衣衿呼呼做响，他仍静静的站在那里，雄伟的身躯一动不

动。此刻他的心中非常烦躁，翟影自从失踪以后音信皆无，两个侄女也没有下落，如今周文立夫妇又不知情况如何。

他们在山上已经等了五天，一种不祥的阴影始终笼罩在苗伟心头。

他深吸口气，平静一下跌宕起伏的心情，望着远处的兵营和连绵不绝的山峦，心中感慨，不禁吟道：

「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

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

忽听身后一人亦吟道：「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

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苗伟叹声道：「裘兄正是我辈中人，难得此时了解小弟的心境。」回过身看到裘少堂正笑盈盈的看着他。

裘少堂道：「江湖上都称『铁汉‘苗伟铮铮侠骨，铁血男儿，哪里想到也有怀古柔情的一面。」

苗伟道：「裘兄取笑了。依裘兄看周兄夫妇会不会成功？」

裘少堂沉吟一阵道：「如果得手，现在应该已经回返，如果反之，时间越长对他们越为不利，处境越是危险…

…」苗伟心中亦是这样想法，听了心中更加不安。

忽然山下一条人影疾速掠来，苗伟定睛看去，不由惊声道：「赵兄？想不到在这里相遇。」赵安良一怔，他也

没有想到在这里会遇到苗伟，不由讶声道：「苗兄！你还好吗？这位是……？」

苗伟道：「这位是『玉面公子‘裘少堂裘兄。」转身对裘少堂道：「这位是『破天神剑’赵兄。」

赵安良道：「看到苗兄安然无恙，小弟甚是欣慰。」

苗伟道：「霍大哥也在这里。」

赵安良眉毛一扬道：「霍盟主也在这？太好了，我也寻到一些失散的义军弟兄，这就领他们前来。」说罢展身

就要离去。

「赵兄且慢！」裘少堂身形一晃挡在赵安良身前。赵安良一怔，诧异道：「裘兄有事？」

裘少堂道：「听闻是赵兄报信说官兵提前五日到达，又是赵兄极力鼓动采取果断行动，是吗？」

赵安良怒道：「你这是何意？」

裘少堂继续问道：「黑风谷一战，赵兄不在其内，去了哪里？」

赵安良道：「我奉命监视官军行踪。」

裘少堂道：「既是如此就该和官军一起到达，为何又不见你？」

赵安良略一迟疑，道：「发生了些意外，我被耽搁了。」苗伟听了两人对话，疑云窦起，也感觉赵安良行事有

些可疑。

裘少堂笑道：「不然！黑风谷一战，赵兄就在现场。」此语一出，赵安良、苗伟俱是一惊。

裘少堂继续道：「大战之前，我和霍盟主已经赶到，已然命令取消行动。但是仍有人放出信炮促使义军动手，

这人便是你『破天神剑‘赵兄。」

赵安良脸色一变，怒道：「一派胡言！」说罢运掌斜劈，直袭裘少堂颈项。裘少堂左手相格将攻势化解。赵安

良一击不中，身形急向后掠。

苗伟怒吼一声：「好贼子！」抢身挡住他的退路。赵安良稳住身形，挥手拔剑，「铮」的一声，剑光如雪。

长剑在手，他精神一振，抢先出招，使出精绝剑法刺向苗伟，招招连绵不断，犹似行云流水一般，瞬息之间，

全身便如罩在一道光幕之中。苗伟心中一凛，暗中佩服他不愧『破天神剑‘之名，剑法精妙如斯。不敢怠慢，挥舞

手中单刀，刀法大开大阖，气派宏伟，每一刀劈出，都有石破天惊、风雨大至之势。「铮、铮」刀剑相击之声不绝

于耳，两人全力施为斗到一处。

二人本就齐名，武功不分伯仲，这一交手登时斗的难解难分。赵安良急于脱身不敢恋战，猛攻数剑抽身急走。

裘少堂呵斥一声，挥掌扑上，赵安良腾身而起，一剑斩下，裘少堂闪身避过。剑尖着地，借着一弹之力，赵安良身

形犹如脱弦之箭向山下疾射。忽然山下奔上一名元兵，与赵安良迎个正着。那元兵惊呼：「赵大哥！」赵安良不加

理会，跃身下行，忽见前面又现出一人，不由心神一震脑中急转，回身抓住那元兵长剑架在他项上。

事情太过突然，转瞬变哗已生，晓是裘少堂、苗伟应变之快，也是阻之不及。那元兵正是刚脱离虎口的霍新月，

阻住赵安良去路的却是『定天银枪‘霍纵横。赵安良挟住霍新月慢慢后退，苗伟等人形成合围之势。赵安良退至崖

边再无去路，厉声喝道：「要她性命就快快闪开。」

苗伟道：「好个奸恶之徒，时至今日还要害人，快将新月放了。」

霍纵横乍见爱女又惊又喜，颤声道：「月儿，是你吗？」

霍新月道：「爹爹！不要管我，快来诛杀这恶贼。」

裘少堂道：「赵安良！你害了上千名义军兄弟的性命，这等情势下，你还逃的掉吗？」

赵安良哈哈大笑道：「有这等美人陪葬，死又何妨？」

忽听霍新月冷冷道：「你既有心，便成全了你。」说罢从怀中掏出一物掷向父亲，转身抱住赵安良跃出崖外。

她早盟死念，行动自是果决，赵安良万没料到她会如此，发出长长一声凄厉惨叫坠下崖去。苗伟三人同时惊呼一声

冲将过去，只见两人身影迅疾消逝不见。

霍纵横泪流满面，悲声道：「月儿、月儿……不愧是我霍纵横的好女儿……」苗伟二人亦是心酸难过。裘少堂

转身过去拾起霍新月掷出之物，正要细看，忽听远处传来一声尖啸，三人心中一凛。那是邓建公发出的警啸，显是

遇到敌情。

三人同时向山下掠去，刚至山脚，遥见三条人影疾奔而来，后面数条人影追赶，远处更是传来隆隆马蹄之声，

显是大队人马紧随而来。三人迎上，见前面的是邓建公和周文立夫妇，后面紧追的是铁菩陀等人。苗伟纵身上前，

一刀划出已和铁菩陀交上手，其他人也各自寻到对手斗到一起。一时之间，人影交错，寒光缭绕，劲气四射。忽听

一声呼哨，铁菩陀等人身形急退，四周马蹄声声喊杀震天。

众人看去，见元兵千军万马潮水般涌来……

翟影在洞中醒来后不见苗伟，急忙穿好衣裳，忍着破身之痛出外寻找。寻遍四周都不见苗伟身影，不由心中焦

急起来。犹豫片刻，向西驰去，正和苗伟去的方向相反。奔出三里左右路程，依然不见任何人影，正自思索要不要

回头，忽见对面陡峰上一条人影急速上行。那山峰险峻陡峭，四面决计无法攀援，那人却奔势迅疾，身法之快，直

是匪夷所思。

翟影吃惊不小，若非亲眼得见，那里想到还有如此高明的轻身功夫。好奇心起，展开身法向那山峰掠去。她悄

悄攀上峰顶，小心翼翼向前探索，忽见衣影晃动，急忙隐身崖边的灌木丛中。顺着缝隙处看去，只见一个紫面青衫

的老者在峰顶四处游走，似在寻找什么。良久，才停住身形，面露失望之色。转身正欲离去，忽然目光射向翟影藏

身之处。翟影一惊，不及反应，一道凌厉的指气已破空袭来。

翟影纵身一跃，避过一击。老者袍袖一挥，劲风突起，翟影身在空中，无法避让，感到一股强劲将自己甩出山

崖，不由惊叫一声，直摔向峰底的万丈深渊。只觉身旁风声虎虎，身子不住的向下摔落，心念急转，偶见峭壁上有

树枝伸出，便伸手去抓，几次都是差了数尺，最后一次总算抓到了，可是她下跌的力道太强，树枝吃不住力，喀喇

一声，一根手臂粗的松枝登时折断。但就这么缓得一缓，波的一声，身子已经落在谷底，强大的冲力登时将翟影震

晕过去。

待翟影醒来，天色早已大亮，她只觉骨架欲散，肌肉酸疼，浑身一丝气力也没有。休息片刻，稍有恢复，才起

身检查一下伤势。令她惊奇的是，除了一些皮肉刮伤外竟无大的伤害。四下查看，发觉谷底被常年累月的落叶、断

枝、野果堆积，厚达数尺，这才救了自己性命。抬头见那折断树枝距谷底仅两丈有余，也多亏这一缓，否则下坠力

道何等凌厉，纵使性命无忧，少不得也要骨断筋折。

她又歇息良久，终于体力尽复，想起这次死里逃生，也自不禁心悸，额头上冷汗涔涔而下。又想起那老人武功

之强，实在是令人心寒。一瞧四下情势，竟身处绝地。四面俱是陡峭山峰，并无出路，向上攀援更是决不可能。唯

一的法子是沿着山壁斜坡，慢慢爬行出去，一不小心，又要摔的粉身碎骨。翟影一时拿不定主意，见谷中野果甚多，

当下采拮裹腹充饥。

翟影在谷中呆了一日，终于下定决心，拾捡一些较粗的树枝，削成光杆。用秋雨剑在峭壁上钻出一个个脚窝，

一路向上，将枝杆插入脚窝作为落脚之处。说起简单，做时又谈何容易，翟影上上下下，日复一日的忙碌，渐渐越

爬越高，终于有一天攀上峰顶，不禁一声欢呼，心中无比欢畅。

翟影推算时间已过了一月有余，料想苗伟已经返回中原，便动身向边关方向行进。赶了几日路程已近边关，这

日到了一处驿站，翟影感到有些饥渴，便走进驿站 .见里面旅客不多，要了干粮和水吃将起来。忽听一阵马蹄声响，

一骑急驰而来，马上是一位身着破衣滥衫的老者。到了门前，老者下马走进驿站，巡视一下便坐在翟影桌旁。

翟影不以为意继续吃饮，那老者要了碗水，目光停留在翟影的秋雨剑上。翟影正吃之间，忽然一阵恶心，急忙

扭头呕吐起来。那老者拿出一根银针，在自己碗内搅动几下，又探到翟影碗内，抽出银针举到眼前仔细验看，见并

未变色方舒口气道：「行走江湖，当需时刻谨慎才是。」

翟影已呕吐完毕，对老者道：「多谢前辈提醒，小女子可能略染风寒，近日经常如此，并无大碍。」

老者点头道：「那就好！」翟影不再进食，端起水来一饮而进，然后坐到一旁歇息。

片刻之后，翟影只觉浑身开始发热面容火烫，心中一团欲火冉冉熊起，一种渴望男人爱抚的意念蠢蠢欲动。她

已尝过男女之欢的滋味，这感觉一现更让她杂念丛生心头迷乱，不觉心中大惊。抬眼巡视，正见那老者一脸得意之

色登时恍悟，气急道：「你、你……」

老者哈哈大笑道：「翟女侠！在下彭不留！贱号『凶神恶乞‘。你已中了我的『烈淫散’，只有让我……」话

未说完，猛见寒光一闪，翟影剑已刺到胸前。

这一下出招快极，抑且如梦如幻，原是翟影恨之已极，出手就是「神幻风雨十九式」中的绝招。彭不留大惊，

身形急闪。然而翟影一剑既占先机，后着绵绵而至，一柄秋雨剑犹如灵蛇，颤动不绝，在彭不留变换的身形中穿来

插去，只逼得彭不留惊退连连，口中发出「啊！咦！」不断的尖叫，只觉剑招变幻，犹如鬼魅，令人心惊神眩。

忽然一声惨叫，血雨漫天飞撒，彭不留一条右臂已被齐肩斩下。他忍痛向后飞奔，忽听一声音道：「那不是彭

兄吗？」不由心中大喜，高声呼道：「聂兄救我……」话未说完已然昏厥。只见两骑急速奔至，马上两人正是『风

云双邪‘。

翟影恨恨的一跺脚，身形轻晃跃上马背急驰而去。一路上只觉体内欲火焚烧，头晕目眩，浑身冒汗将衣衫浸透，

正自坚持不住遥见『豪侠饮‘酒肆已在眼前。来至屋前，翟影迅疾飘落马下奔进店内，要了客房吩咐准备冷水，然

后急速进房掏出随身解毒药物服下。然而『烈淫散’乃淫毒，解毒药物对它并不起作用。片刻后，翟影支持不住，

只觉浑身血液沸腾，脑中淫念萦绕，肌肤膨胀欲裂，一阵眩晕昏倒在榻上。

掌柜阮胖子早见姑娘举止异常，不敢怠慢，吩咐准备好热茶，亲自端送到客房 .敲门片刻不见有反应，轻轻推

开房门，见姑娘倒在床榻之上毫无动静。大着胆子进去将茶水搁在桌上，转身欲出，忽听姑娘一声呻吟不觉一楞，

走至姑娘近前观看 .见这绝色美人满面绯红呼吸急促，好似身患重病一般。

他轻轻推动翟影身躯道：「姑娘！身体是否有恙？要找大夫医治吗？」翟影突然一把将他拉至榻上，抱紧他的

身体不断厮磨着，口中发出醉人的喘息声。

阮胖子大惊失色道：「姑娘……你……你怎么啦？」翟影喉中发出叫春般的嘶吼，不断撕扯阮胖子的衣服。阮

胖子惊叫连连，挣扎躲避着，忽然脑中灵光一现，意识到正在发生的是什么事情，不禁心中狂喜，千载难逢的机会

就摆在眼前。

他猛的将翟影压置身下，手忙脚乱地脱着姑娘衣服。两人都喘息着褪去对方身上所有遮饰，衣裙乱飞，散的满

地都是。阮胖子还来不及欣赏姑娘美妙的身躯，就被翟影紧紧抱住，雪白的身子在他怀里不停的扭动。阮胖子大手

握住娇软温滑的丰乳一阵揉搓，涨大的阳具紧贴在翟影柔滑的小腹上厮磨着，伸手向下一摸，发现姑娘胯下早已淫

湿一片。天山秀女急切挺送着小腹纤腰，口中吟泣着，想让男人快点充实她早已饥渴万分的芳心、寂寞空虚的花径。

阮胖子也被挑逗的欲火焚身无暇调戏，用力分开女侠玉腿对准穴口，下身用力重重一顶，硕大的男根猛的插入

温热湿润的肉缝。翟影扭动头部「啊！」的大叫一声，阮胖子不等她喘息，将阳具抽出一些再猛力插进深处，直至

根部紧紧抵在被撑开的阴唇上。

「哦……」天山秀女被插的失声长叫，浑身一阵颤抖。

阮胖子开始一次次撞击着翟影的娇躯，

粗大的阴茎每次插入她的体内都被温软湿润的阴道紧裹着，环裹着男根的肉壁四面八方的挤压，越往里越紧小，

感觉每次都要全力挺进才能插进女侠身体深处，塞满她两腿间的空虚。

翟影激情的吟叫着，声音充满了对男人的诱惑，身体热烈的迎合。一阵抽插后，腿间的分泌越来越多。阮胖子

顺着她腿间湿淋淋的肉缝向下摸去，直至后面丰满的臀沟，发觉一路粘滑，连榻上也湿漉漉的一片，不觉心中吃惊

：「这美人骚浪的竟如此厉害！」

翟影用力将男人搂向自己，胯部快速的筛动迎击，身躯激烈的扭动，仿佛一匹难以驾御的野马，口中吟叫着：

「啊……快些……啊……再快……狠点……噢……深……深呀……啊……对……要呀……」阮胖子几次险些被颠下

马去，不由雄心勃起。

他跪立在女侠两腿间，将她的双腿大大分开抬架在自己的臂弯。顿时春光乍现，女人的私处芳菲幽密、销魂秘

穴纤毫毕露。阮胖子对准肉缝狠狠刺入，伴随着天山秀女的一阵娇啼展开剧烈的撞击。狠干了百余下后又将一条玉

腿放在肩上，另一条腿放在自己大腿之上，阳具继续猛烈冲刺，一只大手捏住一个跳动的乳房，另一只手按住阴蒂

不停搓揉，三管齐下纵横驰骋。

翟影发出欢畅淋漓的吟叫，身躯被干的剧烈颠簸，乳房亦胡乱抛动。但她依然紧紧抓住男人臂膀，抵死纠缠毫

无所惧。两人展开激烈的肉搏，翟影不知泻了几次身却依然摇胯逢迎不知疲倦。两人的汗水滴流成河，将榻上被褥

浸湿大片。

渐渐的，阮胖子感到自己已经力不从心，面庞肌肉轻轻抽搐，脸色苍白，浑身肥膘不住颤抖。伴随着粗重的喘

息，他发起最后一轮冲锋。一阵猛插后，浑身僵直大吼一声，一股灼热的洪流从他体内猛的喷发而出，射进天山秀

女体内深处，肥胖的身躯随之瘫软在翟影身上不停喘息着。

翟影显然没有得到完全的释放，依然在下面扭曲迎挺着，但阮胖子已然无力再战，趴在她的身上一动不动。翟

影焦急的呻吟着，猛然将男人翻在身下跨坐其上，私处抵在男人胯下不住研磨，希望体内的死蛇能够恢复雄风，朱

唇压在阮胖子的肥唇上不停吸吮，双手握住自己的乳房用力揉搓着。

阮胖子的手抚摩着光滑湿漉的肌肤，看着女侠娇媚迷离的神态，闻到翟影身体散发出来的诱人体香，心中又是

一阵蠢动，加上下身受到不停的感官刺激，男根重又渐渐硬挺起来。翟影感觉到体内的变化，更加速套弄起来。她

直起身子疯狂起落，胸前那两团充满了弹性的肉球，也在上下飞舞。

阮胖子看着眼前香艳的一幕惊讶的张大嘴巴，只觉得她那一片方寸之地越来越紧小湿润火烫，忍不住发出一声

长长的呻吟。天山秀女仿佛变成了一个骑师，在男人的身体上奔驰放纵着。「呀……噢……好……噢！」翟影发出

一声声销魂的呻吟 .阮胖子的手在她那滑不溜手的身体上不停地活动着，最后握住两个摇动的乳房用力搓捏。

翟影的秀发四散飞扬，她疯狂的扭腰、起落、磨转，香汗像下雨似的滴在阮胖子胸膛上，那浪劲任谁也想不到

她是叱咤风云的一代侠女。阮胖子不断用力挺腰，尽力将阳具顶进她身体深处，而她亦很配合的一上一下迎合男人

的动作。她的呼吸开始急促起来，粗重的气息让人感到她在享受和她的兴奋。

阮胖子感到自己的体力已经有所恢复，不甘臣服于下，起身重又将天山秀女压至身下。把她的双腿压在胸前挤

至乳房，身体弓成V 型俯身压上，把翟影的腿和身体一起抱住，阴茎重重插进突出的阴门，快速激烈的冲击着。翟

影抱住男人的脖颈，身体死命扭动，口中高声淫叫：「啊……别停……好……呀……不行了……继续……噢……」

阮胖子从上往下好象打桩一样，重重的把粗涨的男根一次次杵进撑开的阴户，阴囊也一下下拍打在女侠翘起的

股沟，发出「啪啪」的声音。一时间房中抽插水渍之声、肉体撞击之声、男女喘息呻吟之声交织一起构成香艳淫靡

之音。终于翟影大腿又开始无节奏的颤抖，内侧肌肉不受控制的一阵阵抽搐，双手用力头向后仰，口中发出哭泣般

的悲鸣，阴道内的肉壁不规则的蠕动，紧裹着体内火热的男根。

阮胖子也感到阳具再次颤动临界顶点，猛的用力深深刺入闷哼一声，任由抖动的肉棒将一股股的阳精再次灌注

翟影体内。天山秀女一边胡乱叫着，一边把丰满的臀部一次次用力向上挺起，迎接男人的滋润。闭着眼睛头部左右

晃动，秀发随之四散开来，脸上满是梦呓般似痛苦似满足的神情。过了好一会，才渐渐舒展眉头，红唇微张鼻翼翕

动轻轻地喘息，慢慢平静下来……翟影清醒过来已是傍晚时分，只觉浑身酸痛软弱无力，头痛欲裂腰股欲折。鼻中

嗅到房内一股奇异的气味，扭头一看赫然见一肥胖的男人一丝不挂躺在身边，不由惊叫一声。阮胖子惊醒过来，睁

眼看到姑娘惊怒的望着他，口中道：「你？……你？」复又昏了过去，知道闯下大祸，急忙胡乱穿上衣服溜了出去。

翟影再次醒来，看到自己浑身赤裸，身上、榻上到处是交合后的秽迹，忆起事前缘由已然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由心中悲痛失声痛哭起来。哭闹一气后心中暗想，自己已是白玉有染，再也无颜去见苗伟，不如远避尘世，度此

余生。想罢穿好衣服收拾妥当，从后窗跃身而出，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第四章宝藏风云

楚雄离开翟影后，向北而行。想起刚才春光旖旎、艳色无边的情形，心中无比的兴奋。真想不到自己还有这等

福份，能够与名满天下的女侠尽情欢娱，实在不虚此行。心中欢畅，一路狂奔，直至天色大亮已经奔出十多里的路

程。以后的几天内，楚雄一心寻找宝藏，只顾赶路，再无其它杂念。偏巧一日夜晚，在一座山丘之上，俯看到司马

啸与白伏威那场惊心动魄的一战。只看的楚雄魂飞魄散、惊骇绝伦，方知武学之道，实在高不可攀，这等神仙般的

手段，自己几世恐难也修到。

他不敢久留，惶惶然奔离山丘，避开大路专走小径，向北疾行。正行之间，忽听旁边草丛中传来呻吟之声，目

光看去，见是一浑身血迹的受伤女子，心中一惊，不想招惹，转身就欲避开。迈出几步，又觉那女子似曾见过，不

由回身走到近处仔细观瞧，却原来是曾遇到过的那对姐妹花中的妹妹。心想这小丫头身手不凡，必是大有来历，救

了她也许对自己有些好处。

思量再三，终于挟起霍新彤继续前行。

来到一处隐蔽所在，将霍新彤放下，看了伤势，见都是些皮外伤，并无大碍，想是体力耗尽，晕倒在路旁。敷

些金创药，简单包扎，又喂了些水，霍新彤悠悠醒转过来。睁眼看到楚雄，心中一惊，脱口道：「是你这淫贼……」

楚雄冷冷道：「我以德抱怨救了你，你反骂我，真是恩将仇报。」

霍新彤看看自己周身，惊疑道：「是你救了我？」

楚雄嘿嘿一笑，反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到塞外做什么？」霍新彤低头不语，不做回答。楚雄心中气恼，这

小姑娘甚是难缠，有心弃之不管，却又心有不甘。休息片刻，楚雄起身道：「走吧！」霍新彤问道：「去哪？」

楚雄也未想过带她去哪，只是已然救了，总要图些好处，便道：「跟我走就是了。」

霍新彤摇头道：「我不跟你走。」楚雄大怒，伸手抓向霍新彤。霍新彤武功本来胜得过他，但此刻浑身伤痛，

又无体力，支撑了几个回合，终被楚雄制住，点了穴道。楚雄毫不理会霍新彤的咒骂，挟起她大步向前迈进。走了

一段感觉疲累，便坐在路旁休息，心中懊悔不该粘惹这烫手山芋。正自思索该如何处置，忽听远处传来马蹄之声，

心中一动，回手点了霍新彤的哑穴，隐身埋伏在路旁。

片刻之后，一骑驰来，马上是一浑身浴血的二十一二岁的少年，面目十分俊美，只是神情萎靡，身体摇晃，显

见体力已然快支撑不住。来到楚雄藏身近处，楚雄突然纵身扑上，那少年未料到此处竟有埋伏，而且自己已然油尽

灯枯，所以毫不费力被楚雄一击得手，栽身马下。

楚雄哈哈大笑道：「多谢兄台赠马！」回身提起霍新彤放在马背上，飞身上马 .这一刹那，霍新彤与那少年目

光相对，俱是露出惊讶神情。楚雄双腿用力，急驰而去。

有了脚力，楚雄便带着霍新彤一路北上，他知道霍新彤武功不弱，平日不敢大意，严加防范。行了几天的路程，

一次他忽然发觉霍新彤在途中刻意留下标记，心中暗自惊疑。当晚，赫然发现被自己夺了坐骑那少年在左右出没，

不由大骇，心中恍悟，急忙连夜赶路不敢停歇。从此对霍新彤防范更加严密。就这样行出半月左右，进入瓦刺国的

领域。期间几次险些被那少年追到，都被楚雄狡猾的摆脱。他有时也想甩掉霍新彤这包袱，但又担心失去这屏障对

自己会更加不利。于是沿途布下种种疑阵，好不容易将那少年甩掉。

这日终于到达了图中所载的藏宝地段，但是这一带山岭重叠，不知哪一座山才是图中标记的洞穴所在。整日寻

山问水，带着霍新彤甚为不便，于是楚雄心想，不如将她卖与当地富户，了却这麻烦。

行至一座大的山谷，楚雄停步对霍新彤道：「你既不愿跟我，我就将你放了如何？」霍新彤目露困惑。

楚雄假惺惺道：「我救你原不图什么报答，只是相处这些时日总有些不舍，你将来历告诉我，留些物件作为纪

念可好？」霍新彤哪里肯信，置之不理。

楚雄百般劝诱不见成效，登时露出本来面目，道：「你既无情，不思图报，我就将你卖与蒙人，终身为奴。不

过……」

楚雄上下打量霍新彤道：「卖之前我要好好享受一番，虽然你年纪幼小，但是如此佳人若不享用当真可惜，就

算是你报答我吧。」霍新彤闻言大骇，惊恐万分，高声呼救。楚雄目光喷火，扑将上去。

忽然远远传来一个清脆的声音：「『玉面公子‘裘少堂在此，恶徒住手！」楚雄一惊跃起，只见一人身法快捷

无伦奔来，转瞬到了近前，不及他反应，砰砰两响，身子已经挨了两记。楚雄闷哼一声，身子已摔出三丈以外。裘

少堂伸手解了霍新彤穴道，霍新彤扑到他怀里放声痛哭。裘少堂安抚一番，转身来到楚雄身前。楚雄挣扎坐起，惊

恐道：「不要杀我！」

裘少堂惊咦一声：「这厮倒挺禁打。」要知这两掌是他愤怒出手，威力当真非同小可，但见楚雄伤的并不严重，

心中奇怪。

楚雄哀求道：「看在我救了小姑娘的份上，饶过我吧。」裘少堂冷哼一声，正要说话，忽然面色一肃，侧耳倾

听。楚雄也感到地面微微颤抖，远处似有隆隆雷声传来。

裘少堂面色一变，说声不好，转身拉住霍新彤纵身疾掠。楚雄起身扩目张望，不一刻，两端谷口尘头大起，蹄

声滚滚惊如奔雷，各有一支数以万计的兵马疾冲而来。刀枪映雪，人喊马嘶，楚雄仿佛已经看到一副副狰狞凶狠的

面孔，他猛的意识到自己正处在战场之间，不由惊的灵魂出窍，发足狂奔直追裘少堂而去。

奈何两个谷口俱已被占，谷侧山势立陡无法攀沿，裘少堂和霍新彤奔至峭壁已无去路，只得沿着山谷一路奔行。

眼看两军渐渐逼近，谷内马上就要变成一个大屠杀的修罗场，如不及时逃避，恐怕就要被千军万马践成肉泥。急切

之间，但见左侧山壁黑黝黝的似乎有个洞穴，裘少堂更不思索，拉着霍新彤便钻了进去。

洞穴甚为狭窄，两人爬行数丈，眼前越来越亮，再爬一阵，突然间阳光耀眼，里面竟别有天地。裘少堂放眼四

望，四周高山环绕，似乎亘古以来从未有人迹到过 .里面地势不大，形似井底，正自查看，忽听身后响动，回头见

楚雄也爬了进来。二人并不理会，但听谷内呐喊厮杀声大作，两军已然交锋，鼓号翁鸣，响彻云霄，凄厉的叫声不

绝于耳。三人想象刀枪飞舞，血肉横溅，惨不忍睹的景象，俱是不寒而栗。

裘少堂低声道：「先躲过一阵，再觅机突出谷去。」

霍新彤点头，忽然指着右角山壁道：「那里好象还有一个山洞。」裘少堂和楚雄望去，果然有一洞口极为隐蔽，

看上去要比进来的洞穴大的多。裘少堂拉着霍新彤向那洞口走去，楚雄悄然跟在后面。进得十丈左右，裘少堂看到

洞壁上有火把，刚要伸手去取，忽然洞身摇动，洞口处传来震耳欲聋的隆隆之声。裘少堂急向洞口奔去，却见山顶

不断有巨石落下，眼看洞口就要被封住，急忙招呼霍新彤向外疾冲，猛听轰隆一声巨响，一块大石落下将洞口彻底

封死，洞内一下变的漆黑一片。

霍新彤颤声问道：「发生什么事？」

裘少堂叹声道：「可能是两军交战的撕杀声引起山顶滑坡，将洞口封死了。」

楚雄惊恐道：「那我们岂不困死在这里？」

裘少堂不再言语，向洞内探索，摸到火把用火石点燃，细细打量这座洞穴，见洞身并不十分宽大，纵深约有二

十几丈，中心部分呈椭圆形状，左右各有一个石室 .往内少走一段距离，洞内明亮了许多，光源来自洞身末端。裘

少堂拉着霍新彤向内走去，楚雄惶惶紧跟其后。

来到洞尾，见有一两丈见方的泉眼，水流清澈，群鱼游动，泉眼四周有六个水槽，每个槽内有卵石大小的一粒

珠子，光就是从珠子发出的。裘少堂伸手拿起一粒，刹时洞内光亮了许多，楚雄张大嘴巴，看的目瞪口呆。

霍新彤突然指着泉眼上方洞壁道：「好漂亮的果子呀！」楚雄看去，见洞壁上附生了许多红黄相间的野果煞是

好看，霍新彤伸手欲摘，裘少堂阻止道：「那是湿毒菌，毒性很大，千万不可误食。」霍新彤怵然缩手，吐了下舌

头。

裘少堂取出五粒夜明珠，查看一番将其中四粒镶嵌在洞壁上，洞内豁然明亮起来。熄掉火把，手持一粒走进一

侧石室，见里面有简单的石床、石桌、石凳，又到另一石室查看，却是又小又窄的空室，看来象储藏物品用的。回

到原先石室，裘少堂将夜明珠镶嵌好，回身对楚雄冷声道：「去捉些鱼来！」

楚雄看了他一眼，不敢多言转身去了。

裘少堂冷哼一声：「无耻之徒！」

转向霍新彤道：「看来这里是前辈高人修行之地，一会我们要仔细搜寻，看看有没有什么遗物。」

霍新彤道：「不知有没有其他出洞途径，留在这里迟早会被闷死。」

裘少堂笑道：「这里空气流动，必有通风孔道，怎会闷死？真是傻丫头！」

霍新彤噘嘴道：「哪个有你聪明！」

裘少堂道：「出洞途径我已有些眉目！」

又思索一会复笑道：「其实刚才那些根本不是什么湿毒菌，而是习武之人梦寐以求的稀世奇珍阳参果。」

霍新彤愕然道：「为什么骗我？」

裘少堂道：「也不全是骗你！阳参果乃阳性极大的灵药，纯阳修行之人吃了可功力大增，女人或阴柔一路武功

的人吃了却极为有害，之所以这么说是以防被心术不正之人加以利用，那就大为不妙了。」霍新彤恍然大悟。

这时楚雄已经捉了很多鱼回来，裘少堂又令他生火烤鱼，楚雄从命。裘少堂和霍新彤两人仔细的搜寻洞内每个

角落，全部搜遍却一无所获，裘少堂又仔细搜寻一遍，依然没有结果，这才死心。

楚雄将鱼烤好，三人分别吃罢，裘少堂将楚雄叫过来冷声道：「我和彤妹居住大间石室，你住小的那间，负责

照料我们饮食，平时不许随便走动，听到了吗？」

楚雄面有难色：「这……」裘少堂一掌煽去，打的楚雄眼冒金星，急忙道：「是、是……」

裘少堂面带笑容道：「如果你做的不好或者耍什么手段，你该知道结果。」说罢拾起一块石头握在掌心，张开

时已变成石沫。楚雄吓的出了一身冷汗，慌忙躲进自己的石室。刚走进去，就觉浑身一麻，失去知觉。

裘少堂点了楚雄穴道，回到自己室内，对霍新彤道：「我们去寻出洞途径。」

霍新彤诧异道：「如何寻找？」

裘少堂道：「洞内唯一活口就是那泉眼，既为活水必可通至外部，我去查探一番。」

两人来到泉眼旁，裘少堂脱了外衣，赤脚跃入水中，霍新彤说声「小心！」裘少堂微微一笑，拿起夜明珠深吸

口气潜入水底。霍新彤在泉眼旁焦急的等待，好长的一段时间。

渐渐的，霍新彤有些慌张，「不会出什么事吧？」她不由得轻泣起来。就在她感到六神无主的时候，水面翻涌，

裘少堂冒出水面大口喘息着。

霍新彤急道：「没事吧？吓死我了！」

裘少堂上来稍微擦拭，穿好外衣笑道：「真是长不大的小姑娘。」

霍新彤顽闹一番问道：「下面情形如何？」

裘少堂神色一暗，摇头道：「深不见底，不知通向何处，即使有出口，人力也恐难抵达。」

霍新彤道：「岂不要在洞中度此一生？」裘少堂无语。霍新彤心中难过，泪珠下滚。裘少堂轻抚她的脊背安慰

道：「会有办法的。」

楚雄有宝甲护身，没多时就恢复知觉，此时早把两人对话听个一清二楚，不由心灰意冷悲从心生，暗道：「本

是出塞寻宝，以为从此风光一世，怎料却落得如此下场，好是凄惨！」

从此以后消除杂念安心度日，裘少堂此后又试过几回都无功而返，终于失去信心与霍新彤安稳下来。以后三人

相依而过倒也无事，裘少堂见楚雄安分守己表现甚好，也放些宽限不再过分责难，但依然时时戒备。

这日楚雄倚壁而坐，手中把玩一粒夜明珠，心道：「稀世之宝却永无见天之日，当真可惜！」偶然抬头，见对

面墙上仿佛有些图案，不由走近细瞧，见依稀是个「甲」字，只不过竖略显长些，再向周围查看再无其他字迹。当

日裘少堂、霍新彤也曾看到此字，却不解其中含义，仔细搜寻又未发现什么便没放在心上。

楚雄心中一动，急忙掏出藏宝图观看，见图上藏宝地点旁也写了个甲字，图下标注左三前四等奇怪字样，心道

：「莫不是巧合，竟然误撞到要找的宝洞吗？」当下细细推敲，在甲字下方左走三步前迈四步正到石室中心，细查

地面见有微微下凹痕迹，显示有人常年打坐在此。当下找块尖石奋力挖掘，好费一番气力，终于挖到一油布包裹之

物，楚雄欣喜若狂急忙打开，见一书册上写《玄铭录》。

翻动几页见里面全是武学经要，楚雄心道：「原来所谓宝藏就是指这本秘籍。」哀叹为时过晚，纵然练成绝世

武功也只能在洞中了此一生，又想：「左右无事不如修行此书，至少以后不用看裘少堂的脸色度日。」那知一看便

沉迷其中，正是习武人的天性。

从此楚雄除了照料饮食之外，一心呆在石室修炼《玄铭录》内武功，并从书中知道阳参果的妙用，乘捕鱼之机

偷偷采集服用，进展更是迅速。裘少堂虽觉他过于安分，但探查几次并未有何发现，只好任其自便。

洞中无岁月，随着时间流逝，在阳参果的辅助下，楚雄渐渐将《玄铭录》中的武功一一修炼完毕，直至体内真

气与精神意念融合一处再无增长，心知已有成就，有意一试武功。

出了石室，正见霍新彤与裘少堂嘻打笑闹不觉一呆，只顾专心练功竟不觉霍新彤已出落成亭亭玉立的绝世美人，

不由色心大起开口叫道：「霍妹子！也和楚哥哥说说话，楚哥哥好寂寞呀！」裘少堂二人一愣，诧异的看着楚雄，

见他色咪咪的盯着霍新彤缓步走了过来。

霍新彤心头火气，好个不知死活的家伙，竟敢戏弄本姑娘，迎上前去劈面一掌，脚下施展勾环踢腿有心一招让

楚雄出丑。楚雄身形一闪，已封了霍新彤穴道，将她搂在怀里笑道：「好个标致美人，不如与哥哥做对神仙眷侣隐

居洞中岂不快活！」

裘少堂大惊，几乎看不清楚雄如何出手已将霍新彤制住，忙晃身形直扑过去。楚雄知他是一流高手不敢怠慢，

放开霍新彤凝神对敌。两人闪电起落，你来我往斗了数招，楚雄心中大定，知已稳操胜券，有心拿裘少堂试招并不

急于出手，见招拆招引他全力施展。

裘少堂越斗心中越惊，眼见楚雄身法快捷，招数精妙，武功竟似深不可测，心中奇怪他如何脱胎换骨，那里知

晓楚雄另有奇遇。再斗数招楚雄渐感不耐，招数一变转守为攻，裘少堂接连遇险连连后退，又斗几招被制了穴道扑

倒在地。

楚雄仰面大笑，自己终成绝世高手，再不受以前鸟气心中好不得意，转回头看到面带惊容的霍新彤，心中一痒

欲火上升，上前抱起美人走进大间石室，放在石床之上。

霍新彤惊恐万分口中叫骂道：「恶徒！你要怎样？我爹爹不会饶过你的。」楚雄面带微笑看着眼前猎物，伸手

开始解除霍新彤身上的衣物。

在连声惊叫中，霍新彤被剥的一丝不挂，少女那粉雕玉琢般晶莹雪滑的美丽胴体已完全赤裸在楚雄眼前。楚雄

看呆了，霍新彤双目紧闭，眼泪潸潸身躯轻轻的颤抖着。楚雄分开霍新彤的双腿，紧盯着少女迷人的私处，以他的

阅人经验一眼看出霍新彤还是未惊人事的处女，不禁热血沸腾，俯首吻上销魂之地。

霍新彤悲鸣一声扭过头去，少女自尊被彻底的践踏，耻辱的烙印再也无法磨灭 .楚雄闻着诱人的处子体香，舌

头在玉沟内反复舔弄，最后停留在肉缝上好一阵吸吮。少女的纯洁之地变的泥泞不堪，霍新彤大口喘息着下体不住

抖动，穴中越来越湿滑并散发出雌性特有的发情气味。楚雄再也按耐不住，迅速脱光全身衣物，挺着颤巍巍的男人

骄傲抵在从未开启过的蓬门之上。霍新彤身子一震，睁眼望向楚雄，眼中充满绝望和恐惧。

楚雄狞笑着用力一挺，挤进湿濡火热的娇滑阴唇顶进穴内，在霍新彤满面痛苦的嘶叫声中慢慢挺进。由于阴道

太紧，抵到处女膜时已费了好大气力，两人都满头汗水喘息着。楚雄鼓足气力畅快的哼着下身再向前一送，巨硕的

分身突破最后一道屏障尽根而入。霍新彤浑身巨颤发出一声尖鸣，额头和脖颈的血管清晰可见，面色苍白痛苦的扭

动头部，双手紧紧抓在石床之上。

极度的舒爽快感冲击到楚雄浑身每根神经，他的手又沿着修长细滑、雪嫩浑圆的优美玉腿轻抚，然后开始了有

节奏的抽插。伴随着楚雄每次有力的插入，霍新彤发出一声声痛苦的尖叫，这更刺激了楚雄的兽欲，冲击越加的猛

烈，霍新彤终于禁受不住暴虐昏厥过去。

由于太久没有接触过女人，霍新彤的秘穴又紧小，楚雄在三百多下冲刺后终于一泻如注将蕴藏已久的阳精射入

霍新彤娇嫩的子宫。

休息片刻起身走出石室，来到裘少堂近前见他泪流满面不由心中得意，开口道：「我原道你也是个满口侠义的

伪君子，不想男女共处一室竟真的坐怀不乱、清净如水，钦佩之至！」裘少堂紧闭双目气的浑身发抖。

楚雄用独门手法制了他运气行功的法门，解开穴道吩咐道：「去将你的彤妹清理干净，然后捕鱼准备食用，若

有差错就拿你的彤妹试问。」

裘少堂沉默不语，思虑良久终于起身走向石室。进门一看心中大痛，只见霍新彤浑身汗湿昏迷不醒，双腿大张，

腿间片片落红和斑斑淫精秽液掺杂在一起一片狼籍，私处更是红肿不堪还有阳精不断流出，石床上红白之物濡湿一

片污秽不堪入目 .他流着眼泪清理霍新彤的身体，想到以后时光，不觉心中惨然。

进过食后，楚雄淫欲高涨，不顾裘少堂的苦苦哀求和霍新彤的嘶声尖叫，当着裘少堂的面一次次奸淫霍新彤，

发泄着长期压抑的欲望。只将霍新彤折磨的死去活来几度昏迷，性交的整个过程是在血的润滑下完成的。之后很长

一段时间内，霍新彤双腿合拢不上，整日躺在石床上以泪洗面。楚雄亦怕玩的过火，失去得来不易的美人，也修养

几日由裘少堂照料霍新彤。

从此以后楚雄成了洞中的主人，除了练功以外便以调弄霍新彤取乐，支使裘少堂作为消遣，将往日青楼中的逐

般招数一股脑的用在霍新彤身上，将这初经人事的少女浇润的越发娇艳动人。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一次裘少堂对楚雄言道：「你武功既已大成，何不再寻出洞途径到外面一番作为，远胜在

这里虚度光阴。」说的楚雄心动，想到《玄铭录》中有一闭气法门，可用内息循环、生生不绝倒可一试，于是决定

亲探泉眼。

准备停当，楚雄手持夜明珠跃身泉内，运起心法闭了呼吸向下潜去。泉底一片黑暗深不可测，仗着夜明珠的光

泽不知向下潜了多久，通道开始变的平缓狭窄水流湍急。楚雄扶住暗壁不敢前行，未知水路通向哪里贸然卷入洪流

便再难返回，左思右想还是依原路返回。

远见到出口光亮楚雄加快游速，突然头顶数块石头落下，楚雄避无可避身上挨了几击。虽然他已练至金刚不坏

之身仍是吃痛不已，当下奋力冒出水面，伸手抓住举石欲击的裘少堂用力一拉，裘少堂惊呼一声跌落水中。楚雄心

中气恼，抱住裘少堂向下拖去，感觉他的身躯纤细绵软不由奇怪，伸手胸口探去却触到软绵绵的两团东西，心下恍

然，封了他的穴道重又拉出水面。

回到洞内，楚雄打开裘少堂的发髻将他掷在地上，湿透的衣裳现出玲珑曲线，垂下的绣发衬托一张绝色的面容，

一个倾国之貌的美女正在那里怒目而视喘息不定 .

楚雄哈哈大笑道：「什么玉面公子裘少堂，分明是大名鼎鼎的武林才女素手智星丘海棠。将这干江湖名家蒙在

鼓里好高明的手段。」

霍新彤扑在丘海棠身上哭求道：「放过丘姐姐，我答应你的一切要求。」

楚雄冷冷道：「你有的选择吗？」伸手点了霍新彤穴道，抱起丘海棠走进石室放在石床上，丘海棠自知难逃受

辱闭目冷对一言不发。

楚雄嘿嘿笑道：「当日你的彤妹尽欢之时你一定羡慕已及，今日就让我来尝试素手智星的潜力如何。」说罢手

动如飞将丘海棠的衣物除尽。

楚雄赤裸着身躯紧紧地压上丘海棠一丝不挂的娇滑玉体，在香唇、桃腮上一阵狂吻，然后含住娇挺雪白的乳房

狂吮浪吸，一只手握住另一柔软坚挺的怒耸玉乳揉搓，另一只手就伸进丘海棠的下身淫邪挑逗，丘海棠强忍羞辱之

心一动不动任他为所欲为。楚雄在柔若无骨的娇美玉体上恣意轻薄、挑逗，插进下身的淫手温柔火热地轻抚、揉捏

武林才女娇软稚嫩的阴唇，最后将嘴压上丘海棠圣洁的私处用力吸舔，双手不停地在乳峰上抚弄。

尽管一忍再忍，但丘海棠亦感觉到自己两粒嫣红圆润的乳头渐渐变硬、挺立，下身分泌的黏液已经渐渐成流，

在楚雄的吸吮下发出「啾、啾」的淫靡之声，这让她感到无地自容羞愧难当。楚雄起身扶助男根抵在穴缝一阵研磨，

听到丘海棠强自忍耐的急促呼吸，得意的就着淫液一挺刺进穴中。

丘海棠双腿一伸紧咬下唇眉头深锁强忍着不让自己发出声音。楚雄吸气再次用力一挺，这次一插到底两人下身

紧紧结合在一处。丘海棠双腿一阵颤动，终于忍耐不住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全身绷紧，腔道里的肌肉剧烈收缩，

将男人的阴茎夹的紧紧的。楚雄抬起她的双腿开始奋力的冲刺，丘海棠在他身下哀声呻吟着，两条玉腿不知是该夹

紧还是放松，无助的颤动着，胸前那浑圆可爱的乳房随着楚雄的猛烈动作而前后颠动着。

楚雄俯下身子，两肘支撑着体重，抓着她的双乳，小腹快速的运动着，每一次都让自己的阴茎整根插入，追求

着最大的快乐。丘海棠的腔道里充满了销魂的弹力，那种紧紧包容的感觉与阴茎摩擦的快感让楚雄的欲望燃烧的更

加强烈了，他大起大落的运动着，两人小腹撞击的声音频密热烈，每一次动作都伴随着丘海棠痛楚的呻吟和楚雄的

喘息。

很快丘海棠白嫩的肌肤被汗水湿透，她皱着眉头紧紧咬着自己的嘴唇，在楚雄狂暴的冲击下从口中发出急促的

喘息，她的手紧紧抓住石床边缘青筋突起似要抓出血来。过了很久，她终于渐渐的可以承受楚雄的凶猛进攻了，腔

道里的爱液渐渐增多，让楚雄的阴茎能更加方便的出入她不久前还是纯洁无暇的身体，她的面容不再那么痛苦，夹

杂着些新鲜的无助的表情，让楚雄的阴茎不禁在她的腔道里胀得更大更坚硬了，而快感也越发的强烈。

汗水从两人的身体上不断流下，他们的肌肤黏黏的贴在一起，是真正的亲密无间了，丘海棠的腿无力的挂在楚

雄腰间，随着他的每一次深入而全身抖动，腔道内的肉壁也有规律的收缩着，象是要将体内的阴茎全部吸进去一般。

占有征服的快感和肉体的极度愉悦混合在一起麻痹着楚雄的神经，他象是坠入了快乐的天堂。终于，他感觉到

自己的欲望排山倒海般汹涌而来，无法忍耐也不愿忍耐，他加快动作拼命的耸动着，如火的欲望在小腹间酝酿集结，

随着一阵电击般的刺激，他的阴茎深深插入丘海棠体内，阳精一股股射进闻名武林的素手智星新鲜美丽的躯体，丘

海棠的身体也随着他的射精而一阵阵的颤动，嘴里发出弱不可闻的呻吟……破了丘海棠的处子之身后，楚雄担心二

女羞愤自尽，又怕丘海棠的足智多谋给自己造成威胁，便用独门手法点了二人生死穴，每隔一段时间需他推宫行气

方可延续，又各以二女的安危要挟对方就范，从此真正过上了香艳旖旎的风流日子。

楚雄再未让二女穿过衣裳，三人赤裸身体过着原始生活，兴致一起随地奸淫。这日楚雄正在奸弄霍新彤，只将

少女奸淫的娇啼婉转高潮迭起，突然修长玉滑的雪白美腿猛地扬起、僵直，子宫内又射出一股粘稠滑腻的阴精便瘫

软身子无力喘息。

楚雄抚摩着越发丰满的乳房笑道：「彤妹天生紧穴性情淫荡，端是倾倒众生的一代尤物。」说的霍新彤满面绯

红羞耻的将头扭向一旁。

楚雄重又仰面躺好招呼丘海棠过来，丘海棠无奈只得骑跨到楚雄身上，将男人的耸立纳入体内慢慢起伏蠕动。

楚雄看着往昔名震四海的素手智星屈辱的神情心中一阵快意，伸手玩弄着细嫩的双乳道：「棠儿才貌无双，说些诗

词以添雅趣可好？」丘海棠心中气恼一语不发。

楚雄转头望向霍新彤道：「彤妹洞穴虽然紧小，但不知和后庭相比却又如何？」二女闻言脸色大变。

丘海棠沉思片刻开口吟道：「春风依旧。着意隋堤柳。

搓得鹅儿黄欲就。

天气清明时候。

去年紫陌青门。今宵雨魄云魂。

断送一生憔悴，只销几个黄昏。」

听着才女口中柔润迷人的语音，楚雄感到一阵兴奋猛顶几下道：「好词！继续莫停！」

丘海棠心中悲哀无奈只得一边耸动一边吟道：「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沈香亭北倚阑干。……

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

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

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在丘海棠娇声吟念中楚雄欲火熊熊，猛然起身抱住丘海棠浑圆饱满的臀部狂抛猛顶起来。丘海棠搂住他的脖子

来维持自己的平衡，咬牙忍受着强烈的生理刺激，鼻子发出醉人的哼吟，阴茎一次次刺进她身体最深的部位，将强

烈的快感传遍两人的身体，每一次抛动嫩乳摩擦着楚雄的胸膛，配合着下身的快感，那种感觉真是美妙极了。

直到丘海棠的呻吟渐渐虚弱，楚雄感觉到自己腰间阵阵发酸，阴茎也一阵阵挛动，加快动作猛烈顶送几下，然

后将阴茎全部插进她的腔道，大股大股的精液喷薄而出，将丘海棠的腔道灌的满满的……楚雄搂住怀里的丘海棠两

人一同喘息着，楚雄抚摩着湿漉柔滑的肌肤道：「再吟一首吧！」

丘海棠思虑片刻吟道：「长相思，在长安。

络纬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

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

美人如花隔云端。

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渌水之波澜。

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

长相思，摧心肝。」

吟完已是心事翻滚眼泪涟涟，楚雄抬起玉首眼见戴雨梨花我见忧怜，不禁吟道：「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

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丘海棠一愣，不想他也能吟出如此雅句，那知这是以前从青楼之中听来的。楚雄望着

才女绝色姿容欲念又起，重又将丘海棠压到身下……如此荒淫的度过一段时间，二女分别出现恶心、呕吐迹象，楚

雄不明就里问丘海棠生了什么病症。素手智星望着眼前龌龊的男人心中凄惨，哀声道：「我和彤妹已经有了身孕，

望你以后加些小心。」楚雄闻言心中一震，默然独自来到泉眼旁暗自思量。

以前只将二女当作发泄的对象，如今怀了自己的骨肉，心中感觉已非往昔，想到自己空有一身绝世武功却要和

自己的子女终老此地不免心有不甘。旋又想到：「丘海棠才智过人，如与她共同谋划也许会找到出洞之法，他日自

己成就霸业有她相助也可事半功倍。」想到此又思虑一番转身回到石室。

楚雄对丘海棠、霍新彤正色道：「二位姑娘既已怀了楚某骨肉，回想过去所为楚某悔恨不及，你我三人有了夫

妻之实就该定了名分好生度日，不知二位姑娘意下如何？」丘海棠、霍新彤不解的望着他，不知他又要有什么花样。

楚雄当下在石桌之上简单摆了香案，拉着茫然不知所措的两人行了夫妻之礼，然后解开两人身上禁制让她们穿好衣

衫。

丘海棠见他态度诚恳，思虑良久叹声道：「你能以礼相待最好不过，事已至此我三人就该和睦相处，在此绝地

依伴终生。」

楚雄笑道：「怎可让我们的儿女在此度日？我正有意与两位贤妻商议出洞之法 .」遂将上次探路情形说了。

丘海棠沉思片刻道：「既有通穴不妨试试，左右困在这里不如博上一回，只是我和彤妹修为不够，恐难抵达出

境。」

楚雄道：「棠儿多虑了，有我为你二人轮流渡气应该没有大碍。」当下三人决定冒险尝试。

一切准备妥当，楚雄将五粒夜明珠收好，手持一粒与丘海棠、霍新彤一同越入泉眼向下潜去。期间楚雄为二人

渡气几回，渐渐来到前次暗流之所。楚雄又为丘海棠、霍新彤渡了口气，紧紧拥住二人投身急流当中，三人随着水

流急速向前涌去。水流速度越来越快寒意亦越来越重，到后来三人只感耳鼓做响头痛欲裂，正感煎熬不住，突然通

道折上，一股激流大力将三人直冲上去，水花翻滚，三人冲出水面，不由一阵欢呼，他们终于见到久违的外界天地。

第五章神威初展

面前竟是个花团锦簇的翠谷，红花绿树，交相掩映。翠谷四周高山环绕，雪峰插云，险峻陡峭。他们置身在一

座清澈碧绿的深潭之中，只见峭壁上有一道大瀑布冲击而下泻入潭中，阳光照射下犹如一条大玉龙，极是壮丽。三

人兴奋的脱去衣衫尽情洗浴，欢畅淋漓，痛快之至。楚雄少不得又要淫亵一番，二女惊喜之余也不为怪。

上得岸后，取出火刀、火石、火绒生了个火。楚雄捕了几条大鱼，以尖枝割开鱼肚，洗去了鱼肠，边烤衣服边

烤鱼。脚下踏着的是柔软细草，鼻中闻到的是清幽花香，鸣禽间关，鲜果悬枝，当真惘如隔世。不久脂香四溢，眼

见已熟，入口滑嫩鲜美，三人似乎生平从未吃过这般美味。片刻之间，将几条大鱼吃得干干净净。

衣服干后三人穿戴整齐，信步向西行去，行出二里多路，只见一条清溪旁结着两间茅屋，茅屋前后左右都是花

圃，种满了诸般花草。三人大奇，想不到这里还有人家。走到近处，门前有个三岁左右的男孩在那里玩耍。霍新彤

见那男孩甚是可爱，正要上前去抱，衣裙闪动，门内走出一年轻女子，与霍新彤正对了个面，两人不禁同时惊呼一

声。

霍新彤惊道：「翟姐姐！你怎在这里？」

那女子正是『天山秀女‘翟影。翟影对霍新彤的突然出现也吃惊不小，又见还有一男一女，俱不相识，更是诧

异。霍新彤欣喜非常，拉住翟影的手问个不停，翟影只是笑着不做回答，将三人让进屋内。霍新彤相互介绍一番，

翟影与丘海棠相互仰慕已久，只是素未谋面，今日在如此境况下相会实大出意料。楚雄早在一旁将翟影上下看个仔

细，见她与当年相比又多了份成熟风韵，越发显得娇艳动人。

翟影也对二女所谓的夫婿打量一番，见除了体格健壮外并无异人之处，心中大为惊诧。问起三人如何到此，丘

海棠简单的将被困山洞，如何脱困述说一遍，辛酸之事盖过不提，翟影听了亦感惊奇不已。

霍新彤问道：「翟姐姐！你怎会住在这里？这男孩又是谁家的？」

翟影低头不答，过了片刻，叹声道：「此间许多苦楚难言之事，不说也罢。孩子却是苗大哥的骨血。」丘海棠

三人闻听俱感惊奇，知道其中必有曲折。

楚雄心中更是大震，仔细端详地上玩耍的男童，果然与自己有几分相象，脱口道：「这孩子……几岁？」

翟影道：「四岁了。」

霍新彤抱起男孩亲热着，问道：「叫什么名字？」

翟影道：「叫放儿。」楚雄从霍新彤手中接过孩子抱在怀里，心中涌起一股热流……三人暂时就在这里住了下

来，此处山明水秀，景色宜人，三女情谊相投，亲密无间，整日与放儿嬉笑玩耍，山谷中热闹了许多。楚雄却渐感

不耐，一心想返回中原，吐气扬眉，武林称霸。与丘海棠、霍新彤商议，二女却极力反对，三人争执良久，最后楚

雄心中震怒，脸色一沉。丘海棠见状知道拗他不过，沉思片刻道：「不如我和你先返中原看看情形，彤妹有孕在身，

体质又弱，就留在翠谷与翟姐做伴。等我们有了落脚之处，扎稳脚跟再来接迎她们，如何？」

楚雄同意，两人准备一番，第二日清晨与翟影、霍新彤告别，踏上归途。出了翠谷打听方知此地深处瓦刺中部，

距瓦刺都城客尔沁仅十五里之遥。楚雄向当地牧民买了马匹，心中欢畅竟与丘海棠共乘一骑。丘海棠心中厌恶，却

抵拒不了，一路上楚雄上下齐手，大肆轻薄。

丘海棠不厌其烦，怒声道：「晴天化日之下，手脚规矩些，让人瞧见还如何做人？」

楚雄嘿嘿笑道：「这里一望无际，人烟稀薄，哪来的外人？我不但要摸，还要做呢！」说罢淫性大起，伸手去

解丘海棠的裤裙。这些日子在翠谷中，有翟影在旁他已收敛许多，这时没了顾及自是要兴致一番。

丘海棠大惊，奋力挣扎，眼见下裙松脱，急声道：「住手！小心我腹中的胎儿！」

楚雄道：「我理会得。」说完解开下裳绑带，掏出勃起的雄伟物件，将丘海棠下裙褪下一点，露出美臀，抱起

她的身子，寻到位置向自己怀中一坐，丘海棠发出一声轻叫，男根尽没她的体内。

楚雄并不动作，策马扬鞭，急速奔驰，只靠颠簸之力来完成两人的交合。丘海棠哪里受过这种刺激，只觉肉棒

在体内疾速颤动，连续进出，次次插到身体最深处，那种酥麻的感觉实在难以忍受，不由连声惊叫，语音淫荡，不

一刻便泻了身。楚雄更是倍觉新奇，舒爽无比，直到高潮来临，精液喷涌。但是丘海棠体内阳具稍做颠簸，便刺激

得雄风又起，再度狂欢。就这样一路奔驰，直到天色暮晚，楚雄射出第六次精华后才勒住缰绳。此时丘海棠浑身瘫

软，衣裳浸透，伏在马背上吁吁气喘，不知泻了多少次身，马鞍上一片湿滑，黏液不住的滴到地上……两人歇息一

晚，二日清晨继续赶路，丘海棠仍觉浑身酸乏，宁死不肯再和楚雄共乘一骑。楚雄也不勉强，两人分乘坐骑向南进

发。行了月余，渐近边关。这日正在行进，见前面有处驿站，便行至近前停下。两人下马走进驿站，进得门去怵然

一惊，见若大的驿站内只有两个客人，楚雄认得那边稳坐细饮紫面青衫的赫然是『修罗‘司马啸，身后站立的是『

辣手销魂’尚美珍，楚雄不禁眉头一皱，虽然现今的他已不惧任何高手，但他还是对这武功顶尖的魔头甚为忌惮。

司马啸看了两人一眼，瞟过丘海棠面容时冷漠的眼神放出一道亮光。

楚雄二人坐下要了清水慢饮起来，司马啸紧紧盯着丘海棠，眼中露出贪婪之色。

尚美珍突然走到丘海棠跟前，道：「我家主人很喜欢你，请你过去相陪。」

丘海棠笑道：「我家夫君也很喜欢你，想收你做侍女，还不拜见新主人。」

尚美珍大怒，一掌向丘海棠打去。丘海棠面带笑容并不起身，素手轻挥掌式飘忽瞬间与尚美珍对拆了几招，屈

指使出『弹心素指‘轻轻划过尚美珍掌心，尚美珍浑身一震后退两步又惊又怒，稍做调息就欲再次出手。

忽听司马啸笑道：「好极！好极！我这侍女武功、相貌在江湖上皆是上上之选，和你相比竟又稍逊一筹，老夫

就收你做贴身女徒伺候左右。」

楚雄心中大怒对尚美珍道：「我们倒是有缘，见到夫君还不过来伺候，跟个老匹夫成何体统？」

司马啸冷眼斜视道：「年轻人大胆的很那！」也不见他有何动作，桌上茶壶突然跃起向楚雄飞去，飞至半途忽

然向下一沉，摇晃几下坠至地面却并不碎裂，滴溜溜转了几个圈子止住不动，司马啸脸色一变。

丘海棠笑道：「司马前辈乃一代宗师、当世高人，岂可为了一个侍女与晚生后辈争执，不如就赐教家夫几招，

以三百招为限，如家夫能接下前辈三百招就请前辈割爱，反之就让我陪伴前辈左右，如何？」

楚雄起身大步上前朗声道：「请前辈赐教！」

司马啸面色肃容，心道：「对方明知自己身份仍大胆叫阵显是有备而来，这年轻人身负绝学，加以时日必成心

腹大患，今日务必将其除之。」

想罢站起身来目露凶光逼向楚雄，待至近前左掌翻起，向他肩头斜劈下去，叫道：「第一招！」楚雄右臂举起

架开，身子旋转避开掌风，眼见司马啸第二招又到。初逢绝世高手对敌，楚雄不由精神一振凝神接战，数招一过，

司马啸大是惊异：「这小子的武功竟然高明如此？我若是稍有懈怠，莫说被他挡到三百招之外，只怕还得输在他手

里。」初始未出全力哪知被楚雄全力奋击，竟然压在下风。他心中一急，忙展开修罗阴煞掌法，身形飘忽，力争先

着。

可是楚雄的功夫实已列入顶尖高手，司马啸连变十余种拳法，始终难以反先，待拆到一百余招，他倏施诡招，

楚雄毕竟临敌经验尚浅，险些被他左脚踢中，只得退开两步这才扳成平衡之局。欲待乘机占到上风，不料楚雄守得

坚稳之极，尽管他攻势有如惊风骇浪，始终是没半点破绽。耳听得丘海棠口中已数到「二百零三，二百零四」，司

马啸大是焦躁：「枉我与侠圣云霄并称当世两大宗师，如果三百招内拿不下一个无名小子，以后还有何面目混迹江

湖？」

招势一变，掌影飘飘，出手快捷无伦。这一来，楚雄登处下风，只感呼吸急促，有似一座大山重重压向身来，

眼前金星乱冒，堪堪抵挡不住。司马啸出手加快，攻势大盛，楚雄稳住心神好胜心起，突然一掌「倾吞四海」是《

玄铭录》中的妙招，排山倒海般直击过去，司马啸大惊掌风已迎面扑到，但觉来势猛烈之极，知道无法化解，危急

之下，右臂划个圆圈呼的一声，一招「魔龙出海」拍出迎向前去，楚雄手腕一转一带化去大部分掌力变掌为指直戳

他的「颈项穴」，司马啸避无可避同样化掌为指戳向楚雄胸口，竟是两败俱伤的打法。

丘海棠、尚美珍同时惊呼，两人已同时点中对方，楚雄早已移位换穴兼之有蚕丝软甲护身所以并无大碍，但也

不敢用力过实一触即退。

丘海棠笑道：「已是三百零二招了，多谢司马前辈手下留情。」司马啸浑身僵硬，呆立当场，好在他内力深厚

加之穴道并未点实随即冲开，知道对方手下留情，但修罗司马啸终是败了，一刹时只觉雄心俱灭心灰意冷，仿佛苍

老了许多，当下并不言语，转身默默离去。

楚雄道：「一代魔头，再不复往日雄风！」环顾四周不由大惊，见驿站七零八落灰飞湮灭，此中之人早不知逃

到哪里去了。

丘海棠道：「恭喜你了！成为一代宗师又收了个绝色侍女。」

尚美珍上前拜倒：「多谢主人搭救奴婢！」

楚雄得意道：「以后小心伺候，我不会待薄你的！」

丘海棠一旁道：「出了狼窝又入虎穴！」

尚美珍晒然道：「那老魔如何能够和主人相比！」

楚雄脸色一冷道：「和主母如此说话吗？」尚美珍看到他眼中寒光不觉一凛，忙伏身谢罪。

丘海棠笑道：「你只需伺候好男主人吧！我是不需女人的。」

当下细问尚美珍如何随司马啸来到此处，才知关内各路义军揭竿而起已是战火纷飞，朝廷危危欲坠已呈改朝换

代群雄逐鹿之势，为避战祸他们才重出塞外。楚雄闻听不由意兴索然，与丘海棠商议后，决定返回翠谷。

当夜，三人在一废弃的茅舍内住宿，早已色欲熏心的楚雄自是不会放过刚到手的美艳猎物。才用过晚餐，就将

尚美珍扑倒在地。丘海棠不愿见到他们的丑态，起身走出茅舍，望着星斗满布的夜空，心潮翻涌满腹惆怅。

呆立良久，忽然感到奇怪，为何没有听到往常令人耳热心跳的男女交合声音？凝神细听，只听到楚雄急速的气

喘声，还夹杂着几声呻吟，却听不到尚美珍的一点声息。好奇心起，她不由走到门旁向内望去。这一望令她满面羞

红瞠目结舌，却见两人一丝不挂，楚雄坐在那里双腿分开，目视下方面露遐意、惊喜之色。尚美珍玉首伏在楚雄胯

下前后摆动，男人坚挺的阳物在那鲜唇小口内进进出出、吞吐不已，景色甚是淫艳。

丘海棠从未想到还有这种花样，只要思及都令人恶心作呕，见两人却做得快意欢畅，似舒爽已极。她本想立即

离去，却又原地未动。尚美珍忽然加快吞吐速度，吸吮用力「吱、吱……」有声。楚雄显是禁受不住，呻吟不断，

忽然拔出肉柱一阵狂喘。休息片刻笑道：「不愧是『辣手销魂‘，果然有些手段，是那老魔调教的吗？」

尚美珍媚眼如丝，柔声道：「先让奴婢伺候主人发射一次，再来回答主人各项疑问可好？」楚雄哈哈大笑，按

住尚美珍，令她趴伏在地上。尚美珍光洁挺俏的臀部立刻一览无余地暴露在他眼前。『辣手销魂‘的双腿被掰开，

再也忍不住了的楚雄一记硬挺，一举霸占了她柔嫩的幽处。尚美珍早已在刚才动情地吸吮楚雄阴茎的时候湿润不堪，

此时她的空虚终于被填满，心满意足地舒口气，准备接受接下来的一场狂暴的蹂躏。

楚雄在她体内激情地冲刺着，强悍粗壮的阴茎猛烈地捅她的阴道，青筋突出的茎身磨擦着她的阴道壁……那让

尚美珍止不住地呻吟：「嗯……嗯啊……」楚雄受到如此刺激，插她插得更凶猛了。尚美珍分泌出大量爱液，那热

液充分润滑了他俩的亲密接触，令她不禁欲仙欲死。

楚雄突然将她双腿抱拢，令她更加紧夹住他的阴茎。「哦……天哪！」双腿闭紧的时候尚美珍的阴道便收得更

窄了，幽穴之中的空间更小了，也把楚雄的阴茎挤压得透不过气来。他闷声呻吟着，一把抱起尚美珍的臀，疯狂地

抽插着，他结实的腹肌撞击着她的臀肉，发出有节凑的啪啪的声音。随着阴茎在她幽穴深处无情地捣弄，肉体的磨

擦在狂涌的爱液之中发出「滋……滋……」的声响，美妙绝伦。

「哦……我的天！」尚美珍被楚雄抱得双脚悬空，完全找不到可靠的支点，只能趴在地上，任由楚雄狂暴地插

着她，她的身体在半空中摇晃……爱液已滑过她的腿根，并顺着双腿一直往下流淌。双腿间的快感袭遍全身，那种

强烈的刺激好爽啊！尚美珍感觉此刻的叫声一定淫浪透了，因为她感觉楚雄时不时发出十分满意地呻吟声，配合着

他的冲刺，冲动不已。

一会楚雄忽然放下她，尚美珍又重新趴在地上，楚雄继续摇晃着他的腰，没有刚才那么剧烈了。他一边慢慢地

顶着『辣手销魂‘，一边用双手掰开她的两瓣臀。一根手指滑过她后面的菊花蕾，她那里不禁猛地一收缩，一股强

烈地快感滑过，尚美珍「啊！」地叫了一声。楚雄用手指沾着她分泌出的爱液不停地来回抚弄她的臀眼处，把那地

方弄得湿滑不堪，手指也一刻不停地揉弄那地方。

慢慢地，尚美珍紧窒的肛门开始松动，「啊……他的手指伸进去了。」尚美珍感到他的双手按住她俏挺的屁股，

一只大拇指伸了进去……接着另一只也进去了，然后两只手指开始抠着两边的肠道，顶她的动作也随之而加强。「

天！我快晕了！这么强烈的刺激……」尚美珍仿佛在飞升，在旋转……她只记得她的摇晃，和前后下体一起传来让

人快乐得想死掉的快感。

楚雄突然摇动得更厉害了，比刚才任何时刻都猛烈，尚美珍知道他快来了，而她也早已坚持不住，那股快感能

一直往上攀升，直到她承受不了的时候，尚美珍「啊」地狂叫一声，全身一阵颤抖，腿间的幽穴强烈地收缩几下，

她感到一股力量狂泄而去，紧接着另一股灼热的液体激射进她的体内，恰巧填补了她的失落与空虚……三人一路同

行，这日终于抵返翠谷。翟影和霍新彤见他们这么快便回返，而且多了尚美珍同行，俱是惊讶。问明原由，霍新彤

自是高兴，翟影也无反对。尚美珍没料到翟影、霍新彤也在此处，亦是非常惊诧，又见这里风景秀丽，宛若世外桃

源，也为自己脱离苦海暗自欣喜。楚雄等人就此在翠谷安居下来，在屋旁又盖了三间茅舍，四女消除以往芥蒂，过

得倒也安稳逍遥。只有楚雄心情郁闷，野心未灭，时常想到外面创一番事业。

转眼三个月过去，丘海棠、霍新彤小腹逐渐显形，楚雄无奈只得收敛，将欲火都发泄到尚美珍身上。但他又怎

是个安分之人，渐渐又打起了翟影的主意。这日楚雄猎了一头麋鹿回到茅舍，见尚美珍正逗着放儿玩耍，丘海棠和

霍新彤一边聊着一边制婴儿衣裳，见他回来并不理睬。

霍新彤小声对丘海棠调笑什么，丘海棠面色一红，啐道：「又胡说什么！也不怕羞。」

霍新彤道：「那里胡说？有诗曰：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丘海棠叹道：「亦有诗云：泪湿罗巾梦不成，夜深前殿按歌声。

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

霍新彤听了毫不在意，继续嬉笑。楚雄四下寻看不见翟影，便转身离开茅舍向谷内走去。寻了一回仍不见『天

山秀女‘的身影，遥见飞瀑就在前面，信步向绿潭走去。

远远看见潭中好象有人，心中一动，掠身藏到潭边一块巨石后面，探头望去。只见翟影正在荡漾的潭水中快意

的洗濯，她的衣裳放在一块石头上面。潭水没至胸口，随着起伏，一双玉乳时隐时现，只看得楚雄目不暇接，眼花

缭乱。翟影的肌肤柔滑细嫩，成熟的躯体丰润魅人；修长的玉腿圆润匀称，浑圆的美臀耸翘白嫩。面容端庄秀丽，

蕴藏着妩媚风情；傲然挺立的丰乳更是充满成熟的韵味。

楚雄看得欲火中烧，忍不住现身来到翟影放置衣裳的大石旁。翟影突然看到楚雄，心中大惊，忙将身子浸入水

中，开口喝道：「闭上眼睛！快些离去！」

楚雄哈哈大笑道：「闭上眼睛岂不辜负眼前如此美景？」

翟影怒道：「淫徒！你想怎样？」

楚雄道：「我慕姑娘已久，今日如此良机，便和姑娘一起鸳鸯戏水共赴巫云。」说罢便要宽衣解带。

翟影见他果真起意施暴，声色俱厉道：「恶徒！你敢迈进潭水一步，我便即刻死在你面前。」楚雄见她怒目而

视，面色毅然，知道决非虚言，不敢靠前，后退两步，膻声道：「你我早有夫妻之实，又何必故作清高？」

翟影怒道：「胡说什么？」

楚雄冷冷道：「那里胡说！连孩子都有了。」

翟影愤怒已极，喝道：「你再口出秽语，污我清白，我便同你拼了。」

楚雄道：「那晚在洞中，你是如何的尽情欢愉，即便是破身时也逢迎有加，这时却又清白无暇，贞洁无比了？」

翟影面色苍白，惊声道：「你、你说什么……」楚雄便将当时情形一五一十的描述一遍。

话未讲完，只听翟影凄叫一声，猛扑过来。楚雄见她双目尽赤，面色可怕，好象发疯的野兽，似要一口吞噬自

己，不由大惊，转身急奔。逃了一段路程后，回头见翟影并未追赶，方停下脚步，长吁口气，心道：「这女子性情

刚烈，想是听了这番话，气得发疯了。」想起翟影刚才的恐怖神情，不由心中阵阵发毛。

停了片刻，楚雄正欲离去，忽然听到一阵奇异的声音传来，不由一怔。这声音对他来说最熟悉不过，只是没想

到在这山涧野外会遇到这种事情，好奇之下顺声音寻去。行不多远，见一大石后的地坪上，两条赤裸裸的身躯正激

烈交合，一个魁梧强壮、皮肤黝黑的男人正奋力抽插着身下的女人。那女子皮肤白皙，与男人形成鲜明的对比，两

条腿被大大分开，随着大汉的动作头部左右摆动，口中发出阵阵痛楚的吟鸣，偶尔夹杂几句愤怒的咒骂。

从楚雄的视角看去，正可看到男女交合部位的全部运动，当真香艳淫亵无比刺激。楚雄感到欲望冲动，下身支

起了帐篷，不由心念急转，跃身而出。男人听到动静，机敏的起身回转做好防御架势。楚雄见他是一个满面虬髯的

番人，胸前毛丛旺盛，胯下一根巨大肉棍尤自颤动，形象可笑之极。强忍笑意，楚雄喝道：「大胆淫贼！竟敢在这

里做如此下滥勾当，爷爷替天行道，今日务必除掉你这祸害。」

那番汉叽里咕噜说了几句番语，楚雄不解其意。番汉忽然身形疾进，伸手向楚雄抓来。楚雄见他五指微颤，这

一抓法度谨严，沉稳老辣，显见功力深厚，心下暗惊：「想不到这番人竟是武学行家！」当下运息内力，凝神接战，

右手一挡，随即反钩他手腕。番汉呼的一拳击出，直取楚雄右肩，楚雄飘身闪开，番汉第二招已紧接而至，中间竟

无丝毫空隙。

楚雄心下大奇：「这番人身手了得，当属一流高手之列，究竟是何来头？」当下施展本领与番汉斗到一处。楚

雄招数实在太过精妙，番汉每一招都是只使半招，下半招便被封死无法施展下去，只得紧紧守住要害，待隙反击。

但楚雄招数奇幻，却是生平从所未见，一拳打到半途，已化为指，手抓拿出，近身时却变为掌。堪堪十招打完，楚

雄喝道：「你认命罢！」番汉眼前一花，但见四面八方都是楚雄的人影，左边踢来一脚，右边击来一拳，前面拍来

一掌，后面戳来一指，诸般招数一时齐至，不知如何招架才是，只得双掌飞舞，凝运功力，只守不攻，自己打自己

的拳法。

蓦地里楚雄大喝一声，番汉只觉腰间「脊中穴」、腹部「商曲穴」同时一痛，已被点中穴道，手足麻软，再也

动弹不得。楚雄哈哈大笑，转身走至女子近前，细看之下不由一震。

秀云般的乌发四散开来，白玉般的额头，两条弯弯的细柳眉，一双深如秋水、美若星辰的眸子，露出冷漠、高

傲加少许惊恐、幽怨神情；微微高挑的鼻子，性感鲜红的嘴唇，圆滑的下颌无不美至极点诱人心动，当真倾国倾城

之色，闭月羞花之容。

浑身晶莹雪白身材苗条，骨肉匀称线条优美，仿佛精心雕刻出来似的；丰满的胸部挺立着一对雪白粉嫩的乳房，

不大不小十分完美，淡红色的乳头象两粒樱桃般让人忍不住要咬上一口；下面是盈盈一握的小细腰，完美的线条向

下延伸和那嫩白丰挺的臀部形成两道美丽的弧线，可爱的肚脐镶嵌在平滑的小腹上；再往下那令人喷血的茸茸草丛

中的迷人花瓣若隐若现，羞答答的躲在美丽的花园中。

原本应该是冰肌玉骨、雪白粉嫩的身体此时却是浑身湿漉，散发着强烈的男人汗味。身下地坪上的斑斑血迹证

明她不久前还是纯洁无暇之躯。楚雄心中暗自惋惜伸手探察，知她被点中穴道无力抵抗。沉思片刻，提起少女奔回

到清水潭旁。此刻翟影已然不见，楚雄脱光自己衣物，抱着少女下入水中。他仔细清洗着少女每一寸肌肤，少女冷

冷的注视着男人动作，眼神满是轻蔑、愤恨之意。

楚雄看着眼前裸露的光滑美丽的身子，雪白的肌肤，纤细的腰肢，圆润挺翘的丰臀，笔直修长的玉腿，在氤藴

的水雾中仿似仙子般动人心魄。

赤裸裸的身体在水中接触有种很新奇很刺激的快感，少女美丽的乳房在水中荡漾，两颗嫣红的乳头在水面上一

起一伏，充满了迷人的魅力，透过荡漾的水波，可以看见她两腿间那丰盛的毛发象水草般漂浮在水底，似乎在显示

着旺盛的生命力。

楚雄的手从水底登上了她高翘的乳峰，手指夹着她的乳头温柔的捏动，小心翼翼的揉着乳房，赞道：「好有弹

性！」完美的胸部搭配淡小的乳晕、硬挺的乳头看来更加引动情欲。他转到少女身后，慢慢擦拭身体，手伸过少女

掖下爱抚着滑溜溜的胸部，乳房白嫩的肌肉随动作向左右歪曲，胯下的阳物紧贴在少女丰臀上硬翘的顶着。

少女高傲的眼神有些散乱，呼吸粗重起来。楚雄魔手一路向下，在水中轻轻抚弄少女葱郁的耻毛，缓缓移到股

间炽热的穴口。少女微微一震，楚雄慢慢轻抚中间凹缝，上下来回厮磨，穴内渐渐变的潮湿。楚雄手指移到肉缝顶

端，摸到一粒红豆大小的突粒轻轻拨弄，少女全身一阵颤抖。楚雄中指抵住阴道口缓慢插了进去，马上感觉到了里

面的紧迫，他从背后将少女紧紧搂住，两人灼热的身躯紧贴在一起，楚雄的男根在少女股沟不断挺动，手指在穴内

开始抽插。

随着动作越来越大、越来越快，鲜红湿热的秘穴吐露汩汩滑液，少女发出阵阵急促的喘息。楚雄抱住少女臀部

向后突起，男根找准目标慢慢挺进爱液泛滥的肉缝。尽根没入吐了口气，开始缓缓律动，静静享受穴壁压迫带来的

紧束感。水中欢爱，那种感觉真是妙极了，随着阴茎的出入，少女的肉缝被撑得门户洞开，水压荡漾，男根顶进腔

道的深处，无与伦比的刺激使腔道内的肉壁一阵阵颤栗。楚雄感觉非常刺激，潭水和着少女腔道内的爱液让他的抽

插越来越润滑，阴茎在狭窄肉壁的紧紧包容下感受着非同寻常的快感。

少女的眼神变的迷离恍惚，不同于刚才的痛楚难堪，阵阵美妙无比的感觉刺激着全身神经，使她真正感受到了

男女之间的欢爱滋味。但她内心高贵的自尊使她仍倔强的保持着少女的矜持，紧闭朱唇不发出一丝声音。楚雄报复

性的加快攻击她的身体，粗壮的阴茎象条蟒蛇般在水中一次次深入她的嫩穴，搅得水花四溅。随着少女的起伏，她

下身的毛发象水草般在水底来回漂动。楚雄的一只大手用力揉搓着鲜嫩的胸脯，乳房的感觉好有弹力，握在手中彷

佛快要弹出似的。激荡的水花中，两人的身体激烈律动，在弥漫的雾气中一切恍若仙境。

楚雄不禁佩服少女的定力，只见她蹙眉咬牙忍受强烈的刺激自始不发一言，即便是在两次高潮中也仅是微张檀

口，发出轻微的「啊！」声。但那迷人的娇态让楚雄的心里更加舒服。刺激，强烈的刺激，楚雄好像还从没有如此

疯狂的肆无忌惮的欢爱过，他感觉到在他猛烈的冲击下，少女又一次达到了高潮，脸上现出艳若桃花的春情，轻「

哦！」一声，身体一阵阵的痉挛，小腹绷紧，湿滑的腔道内肌肉强烈的收缩，将他的阴茎箍的紧紧的，一股滚热的

爱液从她身体的深处喷涌而出，随之身体软绵绵的放松下来。

楚雄也在腔道内一阵强似一阵的收缩下同时到达高潮，下身的痉挛持续了很久，仿佛要将体内所有的精华全部

射空一般。楚雄抱紧少女在水中又呆了好一会儿，才走到岸上擦干两人身体，穿好衣服。将少女挟回原处，解了她

的穴道，回身搜翻那番汉的衣物。除了一些金银珠宝外，还有一块晶莹剔透的玉牌和一把配剑。楚雄拔剑出鞘，只

觉冷气深深寒人毛发，竟是一口难得的利器。

楚雄将所有东西收拾妥当，心中暗想：「这番人武功不弱又身怀宝物，想是来头不小，需留他不得。」当下来

到番汉身旁，伸手点中他的死穴，那番汉即刻丧命。忽听身后一声惊呼，回身见那少女已穿好衣物，正吃惊的望着

他。楚雄心下踌躇，不知将少女如何处置。那少女深深看了楚雄一会，突然转身飞奔而去。楚雄怔在那里好一会，

终于叹了口气也转身掠去。

回到茅舍，见丘海棠三女眼神异样的盯着他。楚雄心中有鬼自是不敢多言，直接径入屋内坐到榻上。

丘海棠随即跟进，冷声道：「你对翟姐姐做了什么？」

楚雄心虚道：「没做什么呀！为何这样问？」

丘海棠冷哼一声，道：「你已有了三房妻妾还不知足，竟然打起翟姐姐的主意！如果翟姐姐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们决不再和你共处！」

楚雄怒道：「胡说什么？我又没碰摸她，哪来三长两短。」

丘海棠道：「那她为何独自走了？」

楚雄一呆，问道：「她走了？如何走的？何时走的？」

丘海棠神情冷漠道：「已走了两个多时辰，还带上了放儿，将马匹全部骑走了。」楚雄听了愣在那里，一时缓

不过神来。

丘海棠又追问发生了什么事，楚雄哪里敢说实话，只说无意间碰到翟影沐浴，惹得她怒气大发，自己便离去了。

丘海棠听了半信半疑，想起翟影走时神情，倒和楚雄说的有些相似，便不再责难。

第二日清晨，楚雄突然说道：「我们也不要在这里住了，到外界走走，顺便寻找翟姑娘。」丘海棠三人皆感惊

奇，但见他去意甚决，也无法违拗，只得同意。

丘海棠问道：「去哪里呢？」

楚雄沉思片刻道：「先到客尔沁城吧！」四人便收拾好行装，向客尔沁城进发……

第六章枭雄英雄

楚雄等人进了客尔沁城，见城内人烟稠密，大街上青石平铺，市肆繁华。过得几条街道，眼前笔直一条大石路，

大路尽头耸立着无数黄瓦宫殿，夕阳照在琉璃瓦上，金碧辉煌，令人目为之眩。他们进了一间小铺子，要了酒饭，

楚雄边吃边寻思下步打算，忽听街上一阵大乱，只见一匹惊马急驰而来，街人纷纷惊恐躲避。一名大汉从路旁冲出，

一把将缰绳拉住，任那惊马翻踢腾跃，身躯却牢牢稳住，纹丝不动。惊马咆哮一阵，渐渐平稳下来。

楚雄暗道：「那汉子臂力惊人，不是等闲之辈。」正好见他走进小铺，便邀他同桌共饮。那汉子也是直爽之人，

便坐下与楚雄互通了姓名，聊将起来。他叫戈金木，以放牧为生，到客尔沁城是为了参加勇士比武大会。

楚雄正要细问，忽听丘海棠低声呼道：「白伏威！」楚雄向外看去，见有数十骑驰来，为首之人身着白衫，面

色苍白，正是『九荒神魔‘白伏威，身后跟着一群异装武士。一干人瞬间急驰而过。

戈金木啐了一口道：「他们是吐蕃武士，也妄想争夺『天下第一勇士‘的称号，好向我家公主求亲。也不看自

己是甚么东西，怎配公主仙女一样的人。」楚雄细问详情。

原来瓦刺和鞑靼是塞外最大的两个国家，为了称霸，连年交战，互有胜负。瓦刺每年都要举行『勇士比武大赛

‘，以选拔最杰出的武士和统兵将才。前些时日吐蕃王子向瓦刺公主提亲，瓦刺国君有心推拒，便说只有天下第一

勇士才配和公主联姻。所以今年的比武大赛犹为隆重，胜出者不但可以荣获『天下第一勇士’的称号，而且晋封『

武爵铁骑将军‘执掌兵权，如果通过公主殿试，还可以和公主联姻。所以这次比武大会不但吸引了本国的大批勇士

和将领，也招来了不少异国武士。

楚雄了解清楚后，心中已有了主意，问明比武时间和地点，用过酒饭后与戈金木分手，同三女找到住所安置下

来。在房中与丘海棠商议比武之事，丘海棠道：「你想做大将军、驸马爷，便去好了，以你的武功哪个争得过你？

商议什么？」

楚雄笑道：「棠儿说笑！我只是想有个栖居之所，让你和彤妹安稳的把孩子生下来，过些舒心的日子罢了。」

丘海棠叹道：「欲无止境，你本不是安生之人，怎样随你，只盼以后善待我们就是。」楚雄嘿嘿赔笑。

到了比武之日，楚雄和男装打扮的三女来到瓦刺校军场外，见门前已聚了三四百人。他们并不朝前，只站在远

处等候。忽听身后一阵骚动，回身看去，见白伏威和一干吐蕃武士匆匆而来。白伏威面色阴沉，显得心事重重。走

过楚雄等人身旁，忽然止住脚步，盯住楚雄目露奇光。楚雄等人正自诧异，白伏威身后已跃出两人呼道：「那是大

师兄的剑！」

楚雄恍然大悟，原来是自己腰上那把剑引起白伏威等人的注意，看来那番人必是同他们一路。他那里知道那番

人是白伏威的首徒，名叫达达木勒，乃吐蕃国的王子。只听白伏威沉声道：「这剑从何处得来？」

楚雄道：「从一死人身上拾的。」

白伏威脸色大变道：「是你杀的？」楚雄不答，神情不置可否。白伏威一声怒喝，一掌雷霆击出。楚雄见他一

掌劈到，便也一掌劈出，硬碰硬，丝毫没取巧的余地，双掌相交，砰的一声巨响，白伏威身子一晃，退了一步，楚

雄却是神定气闲的站在当地。

白伏威大惊，没料到他内力如此之强，心念急转，高声喝道：「这厮乃杀害吐蕃王子的凶徒，今日依仗武功高

绝来夺『天下第一勇士‘的称号，谁能将他拿下，不但吐蕃国感恩重赏，而且便可荣登『天下第一勇士’的宝座。」

话未说完，他的两个徒弟塔可达、彭虎左右攻上。楚雄大喝一声，双掌推出与二人对了两掌，砰砰两声将二人击出

丈外。

这时一个四旬左右的小个汉子冲出喝道：「哪里来得狂徒，敢到瓦刺撒野？」楚雄并不认识此人，这汉子是瓦

刺最出名的武士，身拜『游击左参将‘名叫左查。左查身裁矮小，武功却着实了得，左掌拍出，右掌疾跟而至，左

掌一缩回，又加在右掌的掌力之上，连环三掌，并力齐发，比之他单掌掌力大了三倍。楚雄叫声「好！」左掌挥出，

两股掌力相互激荡，挤得余人都向两旁退去。便在此时，塔可达和彭虎再次攻到，跟着其他武士也纷纷加入战团，

戈金木也在其中。

楚雄笑道：「果真利字当头，人人奋勇。看招！」左脚向彭虎踢出，忽尔中途转向，戈金木一声怪叫，臀部中

脚飞身而起。楚雄自神功修成，从未一败，但同时与这许多高手对敌，却也是生平未遇之险。气息运畅，内力鼓荡，

双掌飞舞，逼得众高手无法近身。白伏威一旁看着楚雄和众武士搏斗，出手之快，落手之重，实是生平仅见，不由

得脸色阴沉，心中砰动。这汉子武功如此之强，恐怕尤在自己之上，那里冒出这样一个高手，看准时机务要将他除

去。

左查上前，大袖飘动，袖底呼呼的拳力向楚雄发出。楚雄见他攻到，两只宽大的衣袖鼓风而前，便如是两道顺

风的船帆，威势非同小可，大声喝道：「果然了得！」呼的一掌，拍向他衣袖。这一掌力聚而凝，只听得嗤嗤声响，

两股力道相互激荡，突然间似有数十只灰蝶上下翻飞，左查衣袖被撕得粉碎。左查脸色铁青，狂怒之下双臂直上直

下，猛攻而前。

本来是数十人围攻楚雄的局面，左查这一放手力博，余人自觉在旁夹攻反而碍手碍脚，自然而然的逐一退下，

各人团团围住，凝神观看两人决战。楚雄眼见旁人退开，蓦地心念一动，呼的一拳打出，一招「怒锁狂龙」，姿态

潇洒大方已极，劲力更是刚中有柔，柔中有刚，武林高手毕生所盼望达到的拳术完美之境，竟在这一招中青露无遗。

众人都是情不自禁的喝了一声采！眼见楚雄第二招「天际纵横」一般的精极妙极，比之他第一招，实难分辨到底哪

一招更为佳妙，立时又引起许多「哦，哦」「呵，呵！」的低声赞叹。

楚雄初时和各人狠打恶斗，众武士专顾御敌，只是见他凶悍厉害，这时暂且置身事外，方始领悟到他武功中的

精妙绝伦之处。但见楚雄和左查只拆得七八招，高下已判。楚雄每一招都是慢了一步，任由左查先发。左查一出招，

楚雄跟着递招，也不知是由于他年轻力壮，还是行动加倍的迅捷，每一招都是后发先至。楚雄看准时机骤然发难，

一掌打中左查肋下，左查闷哼一声身形急退。

楚雄并不追击，高声喝道：「谁还不服？」众武士哄然一声重又围上，楚雄手上却丝毫不缓，拳打塔可达、脚

踢彭虎、肘撞未见其貌的青衣大汉、掌击一瓦刺武士，说话之间，连续打倒了四人。众人见他神勇，心生畏惧，忽

然一股暗劲袭来，楚雄回应一掌，却感力道出奇之大，浑身一震，细看之下却是『九荒神魔‘白伏威终于出手，当

下不敢大意，凝神应敌。

白伏威见偷袭不成暗叫可惜，凝运功力，全力出击。刹时劲气激荡，两人斗至一处，旁人忍受不住气劲，纷纷

后退。反反滚滚斗了二百余招，楚雄突然两招「玄机神掌」化开白伏威的攻击，还隐隐蓄有坚实浑厚的反击之力。

挥掌击出，掌风中隐含必必卜卜的轻微响声，姿式手法，正是《玄铭录》中上乘功夫。白伏威大惊，避身闪过，又

斗几招，完全处在被动局势，不由心中焦急，眼见楚雄又是一招打到，突然间掌一沉，双手陡探，已抓住楚雄拳头，

正是成名绝技「魔缠手」中的一招，左手拿着楚雄的小指，右手拿住他拇指，运力向上急拗，准拟这一下立时便拗

断他的两根手指。

楚雄突然右腕转个小圈，翻将过来，使出「无影神拿」拿住了白伏威的左腕。白伏威一抓得手，正欣喜间，万

料不到对方手上突然会生出一般怪异力道，反拿己腕，心中一凛，只觉左腕已如套在一只铁箍之中，再也无法挣脱。

情急之下，右手成掌展开狂飙攻击，却被楚雄一一化解，正自悲叹，却感楚雄放开他的左腕后退开来。

白伏威狠狠看了楚雄一眼，闷哼一声转身而去，塔可达、彭虎和一干吐蕃武士也随之离去。其他各路高手见此

情景亦感无望，纷纷离去。这时一校官行出高声宣布比武者进场，见门外所剩无几不由惊诧，了解事情始末后忙回

殿禀报，不一会出来召楚雄进殿面见瓦刺国君。

楚雄上殿跪伏在地，瓦刺国王免了礼数，又将情形问了一遍。楚雄如实讲述，国王听了大是惊奇，心道果如所

言，此人可是难得之奇才。但见他是一汉人，心中顾虑，一时委决不下。

楚雄见状，忙按丘海棠教的说道：「在下原是前宋朝的贵族后裔，比武不是为了称号和将军之职，只希望有机

会向公主提亲，别无他求。」说罢从怀中掏出六颗夜明珠，双手呈上。瓦刺国君见了这等厚礼，也不禁为之一震。

须知他见过无数奇珍异宝，但象眼前这般大的稀世明珠还是首次得见，不由心中大喜，道：「只要你能通过公主的

殿试，朕便允你与公主联姻。」

说罢下旨请公主上殿。

不一会，殿侧挂上珠帘，里面宫女来回走动，静下后见一女子坐在帘后，年龄样貌看不清楚，只觉身材窈窕，

甚为动人。楚雄凝神等候公主发问，过了良久，忽然那女子起身离去，珠帘撤下，宫女纷纷退入后殿。楚雄正自奇

怪，一宫女走出呈给国王一张密柬，国王打开看了片刻，随即下旨，册封楚雄为『武爵铁骑将军‘之职，并与公主

即日完婚。楚雄感到大为惊异，突来的惊喜让他茫然不知所措……完婚庆典隆重喜庆自不必细说，好容易结束所有

礼仪，楚雄走进洞房，心中对这位神秘的公主充满了好奇。走到佳人面前，掀去头盖，眼前现出一付绝美的姿容。

楚雄惊声道：「原来是你？」这公主正是在绿潭被楚雄奸淫的少女。

只见她仍是一付冷漠面孔道：「先行君臣之礼，再叙夫妻之仪。」

楚雄感到有趣，道：「什么君臣？什么夫妻？我只知道你是我的女人，而且是排名第三。」

公主脸色一沉：「你大胆……」

楚雄嘿嘿冷笑道：「你见识过我的手段，便是将你整个皇族屠尽也是轻而易举，还摆什么公主架子，想威胁我

吗？」

公主终于脸色大变，颤声道：「你、你要……干什么……？」

楚雄冷声道：「做好你女人的本分！脱衣服！」公主终于明白面对的是什么人，浑身不由阵阵抖颤。

楚雄嘿嘿笑道：「别怕！只要你听话，我会对你好的，你叫什么名字？」「奴……奴尔海娃！」

楚雄抬起她的下颌，凝视她的面容道：「好个美人，可惜是个残花败柳，上回我和那番蛮哪个令你满意些？」

「啊……」奴尔海娃一脸羞怒，忙将脸扭到一旁。

「从今以后你要完全倚属于我！包括你所有一切，如果你敢违抗我的意愿，嘿嘿……你知道后果……」楚雄一

边脱着她的衣服一边狞笑着。奴尔海娃看着眼前自己认定的男人，心中一阵寒气。很快，她被脱个精光，楚雄将她

按伏在榻上。看着眼前美妙的胴体，他的欲火燃烧起来。「前次你的耐力不错，今日再试试我的手段，看你怎样表

现！」楚雄淫笑着。

楚雄的手在奴尔海娃肌肤上游移，指尖滑过的地方皮肤像一寸寸被激活，那些被挑逗过的细胞跳跃起来。奴尔

海娃无法否认，她的身体对楚雄的触碰很敏感！楚雄的手滑入她双腿之间，最隐密的地方完全被他侵占。他的手指

搓动奴尔海娃的花芯，她无力抗拒，慢慢地分泌出滑液，使他的手与阴唇间的磨擦更为顺利。……很痒，奴尔海娃

闷哼了一声。接着他的双手都伸进来了。在恣意蹂躏的同时将她的腿根向两边挤开。两只手的手指轮番搓动奴尔海

娃的阴唇，令她情不自禁地夹腿。

「张开！」楚雄命令道，同时奴尔海娃的双脚被他的脚一挑，不由自主地分开，彻底暴露了腿间的秘密。他的

搓动令奴尔海娃呼吸加剧，不仅肢体自动自觉地扭动，连体内的一些敏感部位也在收缩悸动。忽而楚雄的手退开去，

奴尔海娃听见了他脱衣的声音。再接着一个硬梆梆有温度的东西抵在了她的阴道口，奴尔海娃的反应竟是……不由

自主地将双腿更加分开，好象主动在迎接他的它！

当楚雄的阴茎插入她的阴道中，奴尔海娃甚至还松了一口气，就像终于得到了十分渴望得到的东西一样放松了

下来。在他的阴茎与她的阴道壁的第一次磨擦中，奴尔海娃得到一种十分奇妙的感触。楚雄插得相当慢，似要把每

一寸的访问感觉完全记清楚。终于他插到底了。「他的阴茎好粗大！」虽然看不见，但是一个女人对这方面的感觉

是很清楚的，他的阴茎胀满了奴尔海娃的整个阴道，把她撑得好紧！而且他在插入的过程中完全没有一点抽退，是

很坚定、很霸道地慢得像过了一个世纪般悠长的深进！

插到底了，奴尔海娃所有能包容异物的空间也完全被占据了。楚雄竟然再也不动，任由他的阴茎在奴尔海娃幽

穴中停留，教她有足够的时间彻底感知清楚他的所有。「公主！把腿并拢。」楚雄在后面再下达命令。奴尔海娃乖

乖地依言夹住双腿。双腿一闭紧，整个幽穴也跟着挤紧，硕大的异物在体内的感觉更强烈了。

「感觉到了什么？」楚雄问。奴尔海娃感觉出了他话语中的一点点笑意。

「唔……我被撑开……挤满了我。」奴尔海娃很老实地说出此刻她的感受。

「张开。」楚雄再次下令。于是奴尔海娃又把腿恢复成刚才的样子。

「那么这样呢？」说着，楚雄抽离开去，仍是缓慢得不可思义，如同他插入的时候一样，每一寸的磨擦，那种

感觉极其清晰。

奴尔海娃答不出话，只能「嗯……」了一声。楚雄退到快要完全出去时，又开始往里深挺。不可思义当他挺进

到极端时，奴尔海娃紧绷地身体才稍微松弛了一下，呼出一口气，然后在他退出时发出呻吟。接下来他反复地这样

抽退、挺进，再抽退，而后再次深挺……缓慢到极致。

奴尔海娃在他身上感觉不到一点冲动，仿佛他只是十分冷静地玩弄她，观察她的反应，如此而已。这让她不寒

而栗，身体却更加兴奋。

「天啊！莫非他要永远以这种速度进行下去！」当奴尔海娃不自觉地扭动了一下臀部去「套弄」他时，她这样

想到。她真的已经冲动了，她的性欲已经完全被楚雄挑逗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她明白了女人在最需要的时候是

什么感觉。可是这种情欲不断被挑动却得不到有效的解决是多么无奈而又痛苦的事！而他，只是那么冷静的，缓缓

地……「嗯……你……」奴尔海娃控制不住地发出呻吟。「公主，受不了了？」奴尔海娃听见他的一声笑，突然他

用力一挺——「啊！」奴尔海娃的身体被狠狠地插了一下，整个人都向前扑去。若说刚才的感觉是细水长流，那么

这一下就是翻天巨浪。奴尔海娃觉得她的身体被一种从未领教过的澎湃感觉冲激，「噗！」她的上半身猛扑到榻上，

乳房被挤压得变了形。

在她还来不及完全消化这种感觉时，楚雄又继续以同样狂暴的方式插她。奴尔海娃头晕目眩，在这一波的感觉

还未被她的身体完全吸收时，下一波的攻势已排山倒海般涌来。她只像一只脆弱的小舟在滔天巨浪中翻滚，身不由

已，无力抗拒。更不可思义的是，此刻她完全被腿间传来的快感征服了。奴尔海娃终于领略到性交的真正魅力，原

来喜欢身体被另一个人抚弄、抽插，都是真正毫不做作的感觉，那真的……棒透了！

「嗯……嗯……啊……」他的每一次进攻都让奴尔海娃的身体深处产生出一种反应，这种既像迎接又像抵抗的

力量让她仿佛在投入太多精力去反应他的攻击，几乎要掏空了她的力量。终于奴尔海娃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了——

她腹间射出一股激流，狂泻而出！现在她只能软软地趴在榻上，大口地喘着气。

楚雄将她翻了个身。奴尔海娃不由瞪大了眼睛看着他的阳具。有那片慑人心魄的浓黑森林掩映下，长度并不过

份，但是很粗，很壮硕，它此刻仍是硬挺着的！楚雄令她躺在榻上，臀部悬在榻沿，他抱起她的双腿，从正面进入

仍是湿淋淋的奴尔海娃。

「天啊，那种被胀满的感觉又来了！」羞辱和恐惧感早已荡然无存，在楚雄再度插她时，奴尔海娃竟然是欣喜

的，而且是渴望的！楚雄猛烈地插着她，阴茎在她阴道中狂乱地搅动，奴尔海娃娇声地叫喊，在失去神智之前，她

看到了楚雄脸上的表情。他的脸并无太大的改变，只是将唇抿成一条修薄的线，浓黑的双眉紧拧在一起，双眼紧闭，

表示他在忍耐着，享受着。这显示出他是有感觉的。她能让他感到满意！不知为什么这竟会让奴尔海娃偷偷地欣慰。

抽、插、冲击……顶、撞、扭动、摇摆……奴尔海娃再次狂泻了。楚雄抱她坐起来，搂住她的身体，在最后几

下狂插后，激射入她体内。那灼热澎湃的力量将奴尔海娃淹没。她既有失去后的空虚，又有得到后的满足。奴尔海

娃全身瘫软，只有紧紧地攀着楚雄雄壮的身躯，靠在他身上剧烈地喘息……清晨的时候，奴尔海娃醒了。她是被袭

遍全身的一种难以名状的快感弄醒的。她在半梦半醒之间情不自禁地想蜷起身体，但是不行。她被压住了。是楚雄。

他滚烫的身躯压着奴尔海娃，令她无法动弹。他的舌尖舔舐她的乳头，掀起一圈圈的涟漪……粗糙的大手搓弄她的

阴唇，强烈的快感从奴尔海娃最敏感的地方蔓延至全身……她拼命地扭动身体，她的双乳如波浪般地晃动。奴尔海

娃的腿也不由自主地乱动，一直搓弄得楚雄的阴茎鼓胀发硬。他低吼一声，突然伏下身去，猛地掰开奴尔海娃的腿，

低头吻住她的阴唇。「啊……」奴尔海娃叫出声来。随着他灵活的舌头不住地舔她，奴尔海娃全身颤抖不已！那种

感觉棒极了！她呻吟着，狂乱地扭动。

楚雄并不放过她，继续玩弄着。那种痛苦而又欢愉到极致的感觉，让奴尔海娃仿佛已不再是自己。「啊！」奴

尔海娃狂叫一声，全身崩溃。双腿间热流溢出，双腿无力地瘫软下去。楚雄的手抚上她不停喘息的躯体，温柔中带

着霸气。他抬腿跨上奴尔海娃的脖子，把硕大的阳具伸到她嘴边。

「舔我！」他命令道。奴尔海娃张嘴含住它，不住地亲吻，吮吸，她的舌头不停地舔舐茎身，耳畔传来楚雄沉

重的呼吸声。他的阴茎越来越硬，青筋暴露。「嗯……」他情不自禁地呻吟起来，这令奴尔海娃兴奋不已，更加卖

力地吞吐着。楚雄的手紧紧抓住她身体两边的被褥，似要把被褥揉碎。奴尔海娃咬着龟头，舌尖轻舔他的马眼。

「啊……」楚雄狂吼一声，全身绷紧。奴尔海娃鞠住他的龟头，往马眼里硬挤出一口气，又用力吸吮……「唔！」

楚雄低吼出来，全身一阵剧烈地抖颤，粗重的呼吸声一刻也未间断过。奴尔海娃更加狂野地吮吸着他的阴茎……直

到楚雄已再不能控制地仰起头，眉毛纠结，双眼紧闭，他不停地在低声吼叫呻吟：「哦……啊啊……唔……」喉头

颤动，情动不已。奴尔海娃要把他吸出来了——楚雄再也不能保持，一声火爆地叫喊，一股热流狂射进奴尔海娃的

嘴里，他全身一沉，像座山似地朝她压了下来，剧烈地喘息着。奴尔海娃被迫将口中的东西全部咽下。休息片刻，

两人亲密地粘在一起，久久地相互抚摸而且热吻。奴尔海娃知道，自己被身上的男人永远的征服了……楚雄对奴尔

海娃做了如下规定：对外，维护她的公主形象和尊严；对内，她和丘海棠、霍新彤平起平坐，地位平等，按年龄以

姐妹相称。奴尔海娃身心俱已臣服于楚雄，自是不敢违抗，又见丘海棠和霍新彤品貌绝佳，很是投缘，三人相处倒

也融洽。

楚雄崇尚武力，掌握兵权后，与鞑靼国几次交兵颇有建树，更得瓦刺国王信任，官封『武成骏王‘。此后的生

活真可谓门庭显赫、风光无限、富贵荣华、极尽奢侈。但楚雄并不以此满足，他时常派人到中原探察形势，同时加

紧军备，扩张兵员，积极操练，时刻准备入侵中原。平日丘、霍二女身体不便，无法伺候，好在有奴尔海娃和尚美

珍任他发泄，倒也不觉寂寞。

时间推逝，丘海棠、霍新彤十月期满，即将临盆。楚雄心中高兴，即为自己开枝散叶、后继有人而欣喜，同时

也为时机成熟，即将问鼎中原而兴奋。他之所以迟迟没有用兵，就是因为少了丘海棠这得力助手。楚雄深知丘海棠

对自己并未死心塌地，兼之有孕在身，无法辅助自己成就大业。如今有了子嗣，料想她必死心所属，助自己统一华

夷。

这日，楚雄到丘海棠屋内探看，碰巧霍新彤也在，三人便闲聊起来。楚雄打量二女，见两人大腹便便，面容发

胖，皮肤稍许粗糙，眉宇间却透出成熟、娇媚韵味，不由心中怜惜，伸手拉过霍新彤坐在自己腿上。一边抚摩她隆

起的腹部，一边在她耳颈上亲吻不已。霍新彤许久没有接触男女之事，被他一刺激，不由发出娇声气喘。

楚雄听了有些冲动，便按在丰乳上用力揉捏，同时示意霍新彤抚摸自己下体。丘海棠见惯了楚雄的丑态，所以

并不为意，在旁不予理睬。霍新彤隔着下裳揉弄楚雄阳具，不一会已激起楚雄欲念。他让霍新彤跪在跟前，为自己

褪去下裳。

霍新彤早已被楚雄调教的服服贴贴，虽然羞涩，但还是乖巧地为他褪去下裳，把他的阴茎握住，轻轻揉搓着。

「吻它。」楚雄命令道。霍新彤一震，犹豫片刻，抬眼看看楚雄，终于用手拨开他浓密的黑毛，俯头在他硕大

的阴茎上印下第一个轻吻。

「很好。继续。」楚雄的声音透着兴奋。霍新彤用双唇含咬他的包皮，并伸出舌尖在他的茎壁上留下一串串湿

痕。楚雄的阴茎在她温柔的抚弄下迅速壮大变硬，令霍新彤不由心跳加速，血脉贲张。她用一只手握住楚雄的茎根，

另一只手按住他的阴囊轻轻揉动。同时用舌头舔过他阴茎的每一寸地方……楚雄喘息一声，霍新彤抬起头望他的脸，

他也在看着她。他眼里浮现一丝仅可觉察的淫淫笑意，嘴角也舒展开来，显得愉悦之极。霍新彤受到了极大的鼓励，

再向前爬进一步，双手紧搂住他的熊腰，脸深埋进他胯间，把他整个阴茎都吸进了嘴里。那一刻楚雄喉咙里发出第

一声闷哼，令霍新彤有也可以控制他一样的感觉，这令她兴奋莫名，于是更加卖力地把他的阴茎放在嘴里搅动。

「嗯……」楚雄又呻吟了一声。霍新彤紧啜着阴茎，不停地吸吮、舔舐。她的手不断抚摸楚雄的腰、臀和大腿

上纠结的肌肉。楚雄的阴茎像自己能动！霍新彤吐出它，看来它因兴奋而不断自动弹跳，茎壁上留下她的唾痕，在

他的马眼上涌出一滴亮晶晶的泪珠，在明亮的光线下闪耀。「啊……我渴望的！」霍新彤已有些动情，下身变的湿

润。

楚雄突然一把拽过一直旁观的丘海棠，把她的头按向自己胯下。丘海棠厌恶的挣扎，可是她摆脱不了楚雄有力

的双手。反抗一阵，只好认命似的屈服，低头吸住楚雄的龟头，用舌头舔那上面的滴泪。楚雄的双手猛地抓紧了座

椅扶手，指关节也发白了，显示出他的苦忍。丘海棠将他的茎身合在双手中，反复搓揉，嘴唇将龟头啜紧，用力吮

吸，似要把它深处的内涵吸出来似的。

楚雄再也忍受不住，他猛地站起来，两腿笔直地蹬在地上，将丘海棠的身体夹在中间。丘海棠跪坐在地上，身

体因他的站立而后仰。她攀住楚雄的双腿令自己不至于翻倒，仰着头，忘情地吮吸着他肿胀的阴茎。

楚雄用一双大手扣住她的头，不住有节奏地向他的胯间按压。他的包皮被丘海棠温柔的双唇磨擦，湿润与温热

令他迅速窜至高潮！他的腰不自觉地向前挺动，丘海棠自动地跟上他的节奏，力求与他达到最完美的配合。

丘海棠感觉很奇妙，好像楚雄是她的一样。她紧搂着楚雄，头狂乱地在他胯间蠕动。楚雄的手指插进她的头发，

并不是那么清醒地揉动着。他们这样激烈地运动了好一会，楚雄突然猛抱住丘海棠的头紧按下去，同时腰部猛烈地

一挺——他射出了！丰富的精液狂涌进丘海棠嘴里。楚雄喘息着，胸口剧烈地起伏。

丘海棠感觉呼吸困难，被迫将连续喷进的精液一口口吞下，最后用力推开楚雄身体，大口喘息着。她感到一阵

阵的恶心反胃，同时心中说不出的酸楚。

「我怎么会越来越下贱？难道自己真的让这个男人彻底改变了吗？」她感觉自己越来越适应楚雄了，也越来越

适应和他在一起的日子，然而这是她绝对不愿意看到的。

忽然小腹传来一阵阵撕痛，「棠姐姐！你怎么了？」霍新彤看到丘海棠痛楚的表情，问道。

「我……疼……」丘海棠脸色苍白地说道。

「我……我去找接生婆。」楚雄也慌张起来，急忙奔出屋去……入暮时分，丘海棠产下一个健康男婴，哭声洪

亮，啼鸣不止。两日后，霍新彤也顺利分娩，诞下一女婴，眉目俊秀，酷似乃母。楚雄欣喜之余，为男婴取名楚乐，

女婴取名楚娇。一个月后，丘、霍二女身体康复，重又现出以往的苗条曲线、花容月貌，更凭添了一股成熟妩媚的

韵味，越发显得姿容绝色、倾倒众生。

这时楚雄又收到消息，元朝覆灭已成定局，各路义军为夺江山相互讨伐，征战不休。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和

丘海棠商议进兵中原，以图大事。丘海棠执意不允，最后拗不过楚雄软硬磨缠，与他约法三章：第一，善待各路义

军英雄，不可杀伐过重；第二，德政治国，恩泽天下造福百姓；第三，时机成熟便脱离瓦刺，与番夷划清界限。

楚雄一一应允，然后忙着上奏国王，鼓动出兵入侵中原。瓦刺国王应了奏本，晋封楚雄为『威武天下盖世无敌

招讨大元帅‘，领兵十万入主中原。楚雄运筹壮志，意气风发，安排好府内逐项事物，和丘海棠作好远征准备，只

带尚美珍随身伺候。奴尔海娃和霍新彤不免叮嘱牵挂，楚雄安慰一番。择吉日，点齐十万铁骑向中原进发。

这日大军行至边关城外安下营帐，楚雄和一干将领研究明日攻城之策。直至暮夜，众将领散去，楚雄一人仍看

着案上图形沉思。帐帘挑处，一身侍卫装扮的尚美珍端着茶水走进大帐。

楚雄抬眼看到男装打扮的尚美珍英姿娇媚，别有一番风韵，不由淫性骤起，笑道：「珍儿来得正好，我正想你

伺候呢！」

尚美珍将茶水放在案上，行至楚雄跟前跪下，媚笑道：「主人真是精力充沛、体魄过人，无一日离的开女人。」

说罢揭开楚雄下摆，掏出男人物件纳入口内吸吮，头前后不断摆动，不时抬眼看着楚雄面上神情。

楚雄看着红唇小口吞吐自己阳具，心中舒爽已极，靠在椅背闭目享受，待到欲念炽热，示意尚美珍骑将上来。

尚美珍褪去自己下裳，跨骑至楚雄身上，伸手扶助涨大的男根对准自己蜜穴，吐气沉腰已尽根吞没，适应片刻便耸

动起来。

楚雄下身传来阵阵刺激，看着尚美珍春意盎然专心投入的表情很是满意，开口道：「他日主人登位称帝，你想

要些什么封赐？」

忽听一声呵斥：「番夷妄想成就霸业！」寒光一闪疾速削至。楚雄临危不乱，一手搂住尚美珍，身形一晃已平

移三尺避开一击。那人刷刷挥刀连砍，全是进手招数，势若飘风，迅捷无比。楚雄抱着尚美珍闪辗腾挪在刀影的夹

缝中一一避过，下身仍与尚美珍紧密结合，始终没被带到一片衣角。

那人心下骇然，自知不是敌手，却义无返顾刀势更盛。但他每一招不论如何凌厉狠辣，总是递不到楚雄身周两

尺之内。忽见楚雄屈指连弹，道道劲气逼得那人纵高伏低，东闪西避。楚雄哈哈笑道：「原来是『铁汉‘苗大侠，

久违了！」手上却是指法加快，攻势甚急。十余指弹出，苗伟已然额头见汗，不住倒退，心知行刺无望转身逸出。

楚雄喝道：「苗兄留步！」一指弹出石破天惊声势迅疾。忽见一道寒光，一人挺剑向苗伟背心刺去，偏巧与指

风迎个正着。「铮」的一声，长剑激飞半空，苗伟身法快捷，转瞬消失在茫茫夜色里。楚雄定睛看去，见那刺剑之

人却是夫人丘海棠……苗伟出了兵营来到附近一座山头，回身不见有人追赶停下脚步，仰面夜空心中长叹：「眼见

中原战火不断，如今番邦铁蹄又压境而至，大好河山被践踏的四分五裂，当真令人心痛。」

忽然远处一骑疾速奔来，苗伟凝神静气严阵以待。那骑将近，一人翻身跃下奔至近处开口道：「苗大哥！你没

事吧？」苗伟仔细打量，见是一容貌绝色的女子，沉思片刻道：「你是裘兄！……或者该称呼你为丘姑娘！刚才多

蒙援手，苗伟多谢了！」

丘海棠笑道：「苗大哥认得我了，几年不见为何如此生分？叫我棠妹好了。」苗伟不语。

丘海棠道：「苗大哥因何至此？」

苗伟反问道：「你又因何在番邦营中？」

丘海棠神情一黯，道：「小妹此身苦楚一言难尽……霍大哥和义军兄弟们都还好吧？」

苗伟长叹一声：「义军早已全军覆没，霍大哥也已战死沙场。」「啊！？……」丘海棠闻言惊呼一声，「怎会

如此？」

苗伟道：「各路义军揭竿而起，元朝已经土崩瓦解。奈何义军之间你争我夺，难休刀兵。我们势单兵弱，被其

他义军剿灭了。」

丘海棠又「啊！」了一声，语音透着悲伤。「那苗大哥你……？」

苗伟苍声道：「当今中原是朱元璋、陈友亮、张士诚、刘福通等枭雄们的天下，不是英雄逢生之时。如若当初

有你辅助，也不至于……唉！往事已矣，我今已心灰意冷。想起当年与『云霞宫‘之约，所以重出塞外，远避中原

问鼎之争。」丘海棠听了心中酸楚，默默无言。良久开口道：「路途遥远，小妹就以此马相赠，愿兄以后永享福静！」

苗伟拱手谢过，望着远处连绵的营帐，心潮起伏低声吟道：「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

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

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丘海棠眼中泪芒闪现，亦吟道：「调角断清秋，征人倚戍楼。

春风对青冢，白日落梁州。

大漠无兵阻，穷边有客游。

蕃情似此水，长愿向南流。」

苗伟心中一酸转身道：「棠妹珍重！我去了。」说罢跨跃马上，扬尘而去。丘海棠目送他的背影渐渐消逝，耳

中恍惚听到远远飘来苗伟雄厚的歌声：「天边金掌露成霜。云随雁字长。

绿杯红袖称重阳。人情似故乡。

兰佩紫，菊簪黄。殷勤理旧狂。

欲将沉醉换悲凉。清歌莫断肠。

天苍苍，野茫茫。英雄赴他乡。

何日凌云九霄上。浴血骋疆场。……」

【全文完】